

乾隆年間製

~~77390~~

40 220.15

30

印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目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目

嘉靖御書范子心箴碑

嘉靖御書程子視聽言動四箴并跋語共四碑

司鐸吳泌南先生去思碑全椒楊於庭撰萬曆丙寅年今
臥尊口閣下

五王殿碑二

鼎建五王殿碣

捐修啟聖祠功德碣

明倫堂碑五

訓飭士子文臥碑

重修明倫堂碑簡學院撰康熙十
一年

重修明倫堂并東西二齋記邑令施廷瓚文雍正二年採
入學校志內

修學宮功德姓氏碑雍正
四年

鼎新大成殿記施霖文雍正六年採
入學校志內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目

三

歲修會記張秉仁撰乾隆三年採
入學校志內

忠孝祠碑二

泰定忠孝二賢碑新安胡炳文記門人程益書泰定三年今
採入藝文

重建忠孝祠記令胡為籀撰雍正八年採
入學校志內

泮宮儀門內碑二

新置學田碑記藍學院捐俸置順治十
一年

重修學宮碑記司鐸林翹修羅秉倫撰文康熙二十七年
今採入藝文志

文星樓下碑二

文星樓碑教諭沈升撰隆慶
三年

重建文星樓碑記康熙五
十二年

又昔有今無之碑

葉表徙建學記元豐二年憑舊
志採入學校志

重修學校記令韓思孝韓宗器修邑人朱純記洪武十二年憑舊志採入學校

志內

重建戟門記令徐大安修胡儼記永樂十年憑舊志採入學校志

重建大成殿兩廡記令徐廣修侍郎尹直記成化十四年憑舊志採入學校

志內

名宦鄉賢詞記令周仕修楊沔記嘉靖二十三年憑舊志採入學校志

劉宰重建縣學記萬曆志

焦竑文昌閣記萬曆志今仍入藝文

按以上諸碑并立學校即湮沒一二亦有舊志可憑考學建於唐開元今宋碑祇大觀紹興暨寶慶五瑞三碑而已唐碑惜乎其不存也然唐以岑文本之孫岑植為句容令岑亦舊有碑在縣治前豈當時文臣極盛碑刻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目 四

極工獨無此都廟堂之碑耶不識葉表未曾徒建之時尚有存者耶元明諸碑則巍然林立較他邑為獨盛其間書法有可為楷模者則嘉靖癸未楊廉一碑侍郎汪偉所書與道統聖賢之贊巡撫陳鳳梧撰并書皆字法顏柳又秦定忠孝二祠碑程益書與至順學田記如出一人皆字法北海又至元大樂禮器碑御史曹復亨所書八分極佳字法漢景完唐濟瀆又至元加封孔子字極雄渾為趙松雪所書又筮重光書三田碑字法蘇米而紹興江賓王所書隸字碑額至元禮器姚復所書小篆碑額與大觀作聖之碑蔡京所書行楷碑額此三碑額又極鐵畫銀鈎精光燦美可為翰墨寶玩也惟唐岑公德政一碑康熙末年為修廟俗工摩去作別用深堪

旬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目

徐侯茅山生祠碑 舊志

周侯生祠碑 舊志

丁侯德政碑 舊志

丁公生祠碑 舊志

陳公生祠碑 舊志

過公江左書院碑 舊志

金公三台閣碑 舊志

督學金公德政碑 舊志

四賢祠合祀碑 新採

邑令題名記 舊志

進士題名記 舊志

學院題名記 新採

句容縣志 藝文志 卷十 目

司訓崔天池先生墓碑 新採

朱東溪墓銘碑 新採

朱松溪處士墓銘碑 舊志

南元朱鶴湄墓銘碑 新採

龍潭水馬驛碑 舊志

西石路碑 舊志

砌街二記 舊志

建東新聞記 舊志

重修社稷壇碑 萬曆志

重建鋪頭橋碑 新採

重建龍虎橋碑 新採

重修文昌閣碑 新採

紳士公捐平糶碑 新採

至正城隍廟碑 新採

城隍廟萬年燈記碑 新採

唐大泉寺碑 新採

崇明寺大佛殿莊功德記碑 新採

崇明寺碑 舊志

重修塔記 舊志

達奚將軍廟碑 新採

重修雲塘廟碑 新採

按以上諸碑或舊志已採或舊志所遺或增修新入俱金石與梨棗同堪徵信其事無關係文不雅馴者不錄或刪節存之各處祠觀寺廟之碑已採入各志下遺者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目

補入藝文茅山古碑極多有山志專載茲不重錄縣治內外奉勒禁碑係大事永遠遵守者錄之係一時政績隨卽改易者亦不錄惟淳祐咸淳二碑雖宋代舊物係訓廉銘子民箴當日英宗賜凡爲縣令者無可錄又徐侯九思菜銘碑不過兩辭而已本無碑文又

聖祖懷冰雪碑文無碑文紀書院志下惟崇明寺石幢係大唐開元年法物字之整鍊雄秀極爲妙品雖剝蝕尙存大半然係陀羅尼經咒無文可錄塔上經咒短碣甚多亦皆宋元人手筆志館刻日告成遺漏容當續補

句容縣志卷第十

藝文志上

碑文

元至正重修學記

句容爲縣最古漢長沙王子黨建侯於此國朝舊臣創兀氏亦以此封王爵其廟學宏壯異他邑第歲久不治漸入壞域至正丁亥八月縣尹邯鄲張承務士貴迺率義命工不資學計自堂徂門暨翼序庠庾都宮環堵罔不畢葺遂使雕甍丹楹朱扉網戶悉逾舊觀當興役之際適有巨盜繇淮甸厯朱方登茅阜涉土橋問津龍潭欲走江以逸鎮南王令司馬會省臺帥臣督十餘路戎士圍於東華山抗萬夫江甯監邑死之彌月有半始克殄滅於時應酬徵需供億軍餉承務寢食兩忘一如律令仍於巡徼關柝輯綏里閭之隙不憚劬勤篤意廟學可謂本末具舉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一

得爲政之要矣予膺臬寄海北尋調西蜀未幾遽拜工部之命還抵金困溧士謝瑛時攝事於學請文以識石子惟正人心厚風俗無一不本於學人心正風俗厚凶盜安從生哉承務能飭俎豆於甲兵中以急人之所緩視不知所當務者遼遠矣則其政績宜亦可歌故輟行不讓系以辭云易列蠱卦事壞必新詩誦泮宮專美魯申先甲後甲爻象可則獻馘獻俘卒以滅賊彼殺越人暴禦國門緣教之失懿德遂昏駢首就禽或斲或磔究原以思惕然斯惻禮讓興行疇不向方雖賞不竊刑厝成康猗歟張尹卓見不忒尊崇聖道淑此邑國美錦優製聲藹絃歌纂庸樂石永矣不磨 正議大夫中書工部尙書高昌僕哲篤謹從仕郎贛州路龍南縣尹兼勸農事中山李桓書并篆額至正八年戊子五月吉日中山謝瑛立石

按此碑文極嚴整歌亦典麗元文之傑者李桓書亦雄渾道勁志內文學傳中謂李桓有文名得樊仲式之文讀之深加歎賞觀此書法亦可知其文識兼優者矣

重修廟學記

豐城楊

廉

禮部尚書

句容縣廟學創於唐遷於宋修於元屢修於我朝勒諸碑載諸志皆可得而考焉近年以來修之不繼上雨旁風頽垣敗瓦漸次而見提學柱史蕭君謂南京乃聖祖肇造之都視今京師若周之成周首善之地教化之原句容爲縣去都城僅九十里地之相去若是乎其近也已復如此則夫遠者又何說焉於是鳩工庀材之費力主於上而程督經畫之任一屬之縣令李應春焉自是凡兩越稔而嘉靖改元始落成之外之爲垣以丈計之百五十有奇內之爲屋以間計之百三十有奇詩曰新廟奕奕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二

夏屋渠渠記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實兼有之所以妥聖靈育青衿者斯其稱哉學官錢組等率其諸生謁予文以記之昔者魯修泮宮春秋以復古興廢之大事不書今書之何如春秋有褒焉重其所以修之之意而書之亦變例也因爲之言曰廟學一事也後世郡邑之學卽古之大學大學則三綱領八條目孔子之經會子之傳所示人者是已朱子章句序有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說誠非古者大學之教但虛無寂滅今之學校無庸慮此惟記誦詞章則有所不免焉蓋不徒科目之求與所以應之者爲然至於教而督之亦莫不然教而育之於其不率或懲以二物又否則復之田畝欲一切屏之得乎然則朱子之說果不可行於今乎竊聞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固未嘗不記誦也惟舉史書不遺一字爲玩物喪志者則不可焉西銘之筆

力定性書之胷中瀉出如物迫之固未嘗不詞章也惟榮華其
言鮮至於道則不可焉謂之不可者乃真記誦詞章者也謂之
可者類記誦而非溺於記誦類詞章而非耽於詞章者也是則
所以爲教所以爲學者又豈外於古之大學哉誠如是則格致
誠正者在是修齊治平者在是郡邑之學非古之大學乎科目
網羅之設非賓與勸駕之盛乎後世之士非三代之英乎此非
子之私言也河南關中之論也記廟學之修不得不及乎此也
蕭君山陰人鳴鳳名子雖字其所以督學者實古大學之教也
廟學之修意也

重修句容學宮碑記

學校之設凡以明倫育才講禮習射養耆老興文章使天下奇
才異能皆涵濡於詩書六藝之澤樸者亦知敦尚孝弟循循焉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不敢爲非油油焉相親愛而不忍卽於薄所係綦重矣三代而
下有道之君莫不重學命師儒蒸髦士釋棗鼓篋之典至於今
不廢然而制久陵夷雖傾圮頽廢而莫之省憂蓋學校之興替
存乎司教之人而已宛陵林君翹秉鐸句容至之日詣學瞻拜
環顧廟堂廊廡齋厨櫺星欄楯之屬漸就頽塌怒焉傷之今

皇上御極之二十三年躬詣闕里灑翰勒碑復飭天下修葺學宮無

間遠近崇儒右文之意云極盛矣於是林君遂與司訓蕭國縱
君閔中謀之鄉先生及諸弟子員鳩工庀材無不歡然爭相委
輸刻期興役未幾縱君遷皖潛王君大經來偕與督率凡闔巷
月而落成於是榱桷之蠹者監垣宇之塌者完粉繪剝落而瑩
石殘蝕者丹堊且密緻矣溯句容之學創自唐世宋徙之歷元
迄明或盛或衰其規模弘敞制度精審禮器儀觀之備率未有

過今日者也夫句曲去金陵都會之地不百里流風所漸固宜
文物冠他邑而興替頓殊豈不係乎人哉余交林君有年知其
學識超邁顧處是地多蓄而未試辛酉之秋分校浙闈得士五
皆知名聯雋者二其一選庶常一廷對第一當是時林君知人
之聲震天下而茲又出其綜理之材爲盛朝黼黻王業使士
子知聖賢之道久而彌尊望其宮墻巖翼彪炳不至厭棄以去
噫嘻其亦偉矣今年余過良常訪林君於學署聞其鄉風俗淳
美少長有禮鄉飲賓賢之事修舉不廢所教文武士咸中程度
入其門瞻仰徘徊肅然生敬而林君且被擢赴閩任矣倘異時
晉秩中朝車轍所過停驂訪藻芹此地諸弟子必有騰起而變
化者相與詠歌教澤誌林先生之功不衰其相顧而喜當何如
也多士屬余書石以記俾後之君子覽而鑒焉庶句曲之學可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四

常新而文教且永無極矣

重建學宮奎閣碑

飭治而隆千古觀創制而規奕世利諸所締紹皆將永永賴之
况其崇文弘化流徽在澤宮貽休在縫掖者也吾容夫子廟庭
改闢以來規制宏矣風氣聚矣第多歷年所不無風雨之飄搖
間有綢繆不過丹堊之塗墍榱椽之楮柱已爾其東南偏之文
星樓則卑隘尤甚歲壬子學使者熊公會議增高二丈許弗果
距今更數長令亦莫或爲之厝意辛未冬李侯奉命來宰毅然
肩修剏之任逾半朞即筮日鳩工庀材治埴凡殿堂門廡廨舍
庖漏舊者更之朽蠹者撤之周垣之頽蕪者洒築之其右一坊
驟緣驚颺所折立爲構植文星樓則第循其方而擴其基者三
之一高加倍焉乃易以今名塑魁像於上巍然儀文頽漢儼與

聖殿相望矣計自營度迄竣工僅八閱月維侯之先丁後癸手敏心靈種種精研故事半而功倍也其所經費約七百餘緡則盡捐秩金佐以贖鍰總不擾民間一錢半粟而紳衿捐助會埃滴之幾何哉夫事因人立功以時建非諳於政之先務不足與成於教化非殫於力之耑挈不足與隆於興作侯來適湛暎不時且功令孔棘之日既下車拊摩以惠眷百姓上厘國課以無滯軍需而尤先一意於學校飭其蠱擴其新俾廟貌奕如奎名肇起爲諸人士貽萬世無疆之利嘗稽往牒考政論治率以興學爲兢兢故魯申頌詩文翁贊史柳州著薛伯之績昌黎美鄴侯之文凡以崇文弘化功莫加焉今侯功茂澤宮而課業丹鉛寒暄靡斃其所刻豐芭人文已復奕奕舉舉諸人士感赴風雲之會仰依日月之光以繼前茅而開後勁振夕秀而麗朝華疇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五

句容縣學鄉賢祠記

祠鄉賢所以善風俗表忠孝所以厚綱常容邑祠非其鬼者甚眾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者學未有祠非缺典歟泰定乙丑乃始闢講堂之西爲之按邑志及史書唐有張公諱常洧居喪盡孝廬墓三十六年劉公諱鄴事主盡義當黃巢之亂不臣賊而死此正李泰伯學記所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者也祠之於

學見鄉先生之所以可祭者如此見士之所以爲學者當本乎此高山景行之思秋菊寒泉之薦使人親親尊尊之天油然而能自己也其或士之躬行於此稍有歉焉不可以升斯堂扣斯祠矣然則此舉有關於綱常有補於風化不淺也可不爲之記云是年冬至前十日新安胡炳文記門人程益書教諭劉元明篆額泰定三年七月訓導江聞震立石

唐吳郡張常洵紀孝行碑銘

君名常洵字巨川句曲人也其先弈世載德錫姓受氏詳乎家牒炳乎國史矣在昔宣王時則有若張仲孝友周人美之列於風雅在悼公時則有若張老恢晉國之圖拯魏氏之急魯史嘉之編於簡冊高祖伯卿會祖元紹並怡情典墳抗志不仕祖處靜皇湖州烏程縣令考璋皇建州司戶君卽建州之第四子也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六

幼而聰敏長而岐嶷窮百行之源事父母以孝稟五常之性奉親族以和及父母旣歿居憂泣血柴毀骨立躬自建塚高數尋手植奇樹盈千餘本然志戀墳塋終身洒掃雖喪紀踰制而靡釋衰絰乃葺結庵居於墓次哀動行路感通神明白鶴翔於林中靈芝生於墓側鄉黨稱其孝郡邑嘉其行錄表上聞優詔允答復其徭役旌其倚廬三紀於茲情猶一日君嘗疾困殆不勝喪勺飲不入口者累日矣其兄常泳勸令飲食堅執不從兄謂之曰有疾飲酒食肉在禮自有明文蓋無以死傷生也今汝異居幽荒之際而卽安於疾殆至滅性又焉得爲孝乎乃曰吾負終身之憂匪惟一日之戚且吾有兄不患死之將至兄有子不患祀之將乏身旣不賴其生口豈復食其味乎君子曰甚哉張氏兄弟孝友之至也非令弟無以知兄之賢非仁兄無以成弟

之美所及其遠哉上以彰聖朝孝理之至中以表牧宰奉化之極下以明張君錫類之永此一行也而三善成焉乎雖庸愚備知盛美竊以寵錫之命雖行於門閭紀述之詞曾未標於篆刻敢直書其事識之貞石焉銘曰天錫嘉命保佑我唐篤生張君令名是揚令名伊何純孝克彰終身在戚執親之喪獨居幽荒廬墓之側喪制既踰哀情罔極衰絰弗離甘旨靡食疾苦嬰身志行不忒節彼高墳巍然如岡草木呈瑞鸞鶴表祥孝感之至達於聖皇詔命旌美殊其并疆勒銘紀行於門之旁千秋萬祀斯風不忘

附李哲撰孝子廬墓記人與天地同有孝與父子偕生道德

失而稱仁哀慕結而滅性於是先王立中制三年通喪人倫以達然孝子之心感逐時并戚隨身盡句容張常洎哀親之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七

不返將已以爲殉鄉閭懼法孝子違心長號天高侍宿墳側歲移六次人無二行柴骨杖起蓬頭瓊垂非禮教之所知非名實之相與誠至孝之所致而至於斯也余執事之日耆老趙茂等共舉之愴然感懷因自俯慰申州上請以表門閭州司慮其矯情異眾飾哀求顯事留精詳時多永歎國體不以殊行立法故旌善以激俗史館編集傳記頒令播揚今年八月觀察使御史丞王公錄上尙書省明詔未及幽魂已慶唯此孝子實行難於昔人故余記之

按唐孝子張常洎舊志所載碑銘贊記不一而足并泰定鄉賢碑凡見五六篇今採三篇又附記一首已再四矣餘可刪去甚矣孝德之炳耀天壤而動人筆墨之思也如是夫

大唐朝散大夫潤州句容令岑君德政碑 張景毓

蓋聞諸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星辰象緯邱陵山險所以經啓入紘彌綸萬域者也聲名文物禮樂刑政所以黼藻生靈化成邦國者也至於高居萬乘富有四海爲而不宰裁成於孕育之先感而遂通囊括於混元之首雖柔來剛往乾坤之軌躅可尋而步帝馳王雲火之聲塵不昧則疇咨四岳允釐百工大則鶴鼎魚璜錫寵於璣衡之地小則緇繡墨綬守位於子男之國其有相門紬緒王佐推才負揭仁義周旋禮節排九流而迴出掩三異而孤昇緝諧毗吏綏和風俗堂上堂下驅必賤於後塵星出星入置馬期於散地簡而以肅嚴而不殘馳心於廊廟之前逃迹於江湖之上者獨在於岑君乎君名植字德茂南陽棘陽人也其先出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八

自顓頊氏后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輝剋定殷墟封爲岑子今梁國岑亭卽其地也因以爲姓代居南陽之棘陽十三代孫善方隨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跡寓居於荊州焉自軒階垂祉姜汭開宗神岳構其崖巘靈根肇其枝葉其後佐帝師王封侯尙主十卿五公之貴七珥三組之榮衣冠燭耀於區寓亂緒綿聯於載籍亦猶秦移趙璧魏得隋珠不常厥地所在稱寶何止梁亭漢室先開佐命之封吳郡荆門晚葺因居之地若斯而已哉高祖善方梁驃騎大將軍周起部尙書開府儀同三司長寧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贈侍中諡曰敬當萬機之損益成八座之儀表銀艾圭茅金鏘玉振榮高當代龍豹之託逾深寵茂幽局鷓鸞之寄斯重曾祖之象隋虞部員外侍郎襲爵長甯公霞騫電邁鳳彩龍光初膺星象之榮晚襲山河之寵祖文本皇朝中

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江陵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贈
侍中諡曰憲宏材巨量經文緯武高標百尋絕壁千仞丹青神
化翊亮天工卽隆周之申甫亦皇軒之風力若乃百揆務殷三
階事切西朝機要之所北閣神仙之地任總訐謨榮高密勿至
於五車萬卷百家諸子吐鳳懷蛟凌雲槩日不尙浮綺尤存典
裁藻翰之美今古絕倫父景倩周大中大夫行麟臺著作郎兼
弘文館學士綰青襟而司禮館草玄經而登書閣聲榮之重驛
美於當朝燕翼之寄傳徽於後烈君紫泉飛液丹山耀彩孤峰
懸日月之輝激溜聚煙雲之氣虛心倜儻靈鶴再舉而未窮逸
調縱橫大鵬六月而方息生而好學幼而知禮孝行無待於傍
授仁心得之於自然黃憲之類顏回汝南爲貴賀循之擬龔勝
江東擅名不學左思十年爲賦聊同方朔三冬讀書不出戶庭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九

旣馳心於萬里將排雲日亦因基於一簣弱冠以簪纓貴胄調
補修文生明經擢第緇帷連夕拜之所紫禁邇朝聞之地圖書
所會館宇生光解褐同州參軍事譽警北曹聲馳南府地靈天
秩渾金璞玉之材主吏參卿孫楚蕭何之德屬軒瑩卜遠禹山
斯會撫遺劍而空存想遊冠而無及松蘿漢隧竹染湘川雖鏤
鼎銘彝將勒生金之字而庀徒葺事終資倚玉之材課效居多
恩腴俯逮特授蒲州司戶參軍事俄以親累左授夔州雲安縣
丞賈誼長沙屈原湘水溪連五毒攀鳥路而銜悽峽帶三巴聽
猿聲而下淚秩滿丁府君憂去職三年泣血七日絕漿殆不勝
喪幾於滅性服闋調補衢州司倉參軍事秦稽負日楚夢含雲
東連射的之山西拒沈珠之浦上農攸屬倉廩爲禮節之先下
位斯安等列處儕流之首尋沐恩旨雪其親累一遇雲雷之施

再生花萼之榮旣席寵而沿恩亦流根而泊葉君之兄義材望
冠時聲名動俗膺奮飛而首出指寥廓而會鸞位纔陟於聞鶯
才實兼於綠鵠旣而入龍雙驥慈明與劉岱均飛二陸三張士
衡與孟陽齊價豈直家風祖德見稱於中旨掌紉司綸復傳於
後葉光暉所燭朝野增榮然則宅火均司象雷分邑莊周著小
鮮之誠尹何招美錦之嫌列五等於姬封高十城於漢秩字育
之道循良是資擢授潤州句容縣令瑤山奧壤金陵舊地郊原
枕端委之墟江漢擁朝宗之水海潮驚而翔鷺起山氣合而盤
龍見物產殷積水陸兼井人多挺劍之雄俗有亡珠之弊君達
於時事明於政理教不嚴而自肅化不令而人從毗黎感惠愛
之如父母奸邪迸迹畏之若神明戶口滋豐田疇墾闢行太邱
之道德息灌壇之風雨國家下武膺運中興纂業氛祲廓除日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十

月開朗君遇見知之主逢時來之運若魚縱壑如鴻順風優制
所覃崇班益峻加朝散大夫上柱國紫泥流渥朱紱昇榮列五
綵之通班聯九章之賁飾於是貴而思降盈而知損如絲之旨
載流亂繩之化逾息先是邑居湫隘里閭榛蕪爰自厯政未遑
加葺君乘三餘之隙因四境之暇覽山川之體勢量賁物之豐
嗇逐便興工因時改作人無廢業役不浹辰流一切之權道成
累代之宏業頃緣稼穡焦於炎亢雲漢之詠徒勤京坻之望斯
絕君親加暴露徧請山川率毗庶以具馨香俯壇場而展誠敬
濃雲布族膏雨成絲綿入極而俱灑匝四溟而廣徧自非仁心
所及誠感必通其孰能預於此乎加以道尙朋執情敦讌喜每
至星搖劍室月下珠潭菱津迴棹女之喧桃逕擁樵童之樂臨
萬家之井邑眺千里之風煙良談間起清文不輟信可謂兼文

兼吏公才公望者馬上聖深視九重高居萬寓乃睠時政分命使司端冕旒而思天下布德澤而周海內博訪英髦探求異術十道飛驛萬域承風江東道黜陟使朝散大夫行度支員外郎攝右臺侍御史源乾曜崖岸孤聳風飈秀出千仞罕節百尺無枝地入星臺列珠軒而應翟庭分月樹搖鐵柱而驚烏冰霜凜白簡之威霞日聚繡衣之色遙同李邵上迴星象之暉俯類張綱先懾權豪之氣以君才地加之聲實每肆揄揚先膺薦舉王生千里仁入於匡佐荀氏十旬行登於台府顧盼之重郡縣增榮馳表疏於龍闈遽翻飛於鶯路隨郗詵而齊舉攀鄧攸而不留黯黯津亭搖搖軒騎壽春遺犢將折轅而其分葉縣歸鳧逐行舟而俱遠由是三吳士庶二江人物來暮之歌方遠去思之戀益深期寇君於一年思段侯之再撫丞魏烜家承軒冕代傳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十一

儒墨鳴謙自牧處劇若閒以函牛之巨量貳割雞之小道主簿崔子佺相門卿族玉葉金柯光彩可以射人風神可以凜俗尉李芬張隱朝章仇嘉勛等竝公侯復社琳瑯積譽經史足用刀筆推工蹇迴東道之姿久屈南昌之化鄉望等或者年宿德或盛族名家負雲澤之瓊寶馳水鄉之俊逸山川舊跡龍蟠武踞之間軒冕餘風東箭南珍之亞餐和浴道多從食榘之恩老安少懷久沐惟桑之化雖功成帝力上皇之耕鑿已勤而事稟國經下邑之風猷可紀是用傍遵縑簡俯緝謳謠覈南襄之故事採西郭之前躅飛丹屑瓦行杼雕金之思相質披文無媿沈碑之浦其詞曰山岳騰氣河汾孕象基構百尋源流千丈地靈坱圠天姿肸鬩長甯建侯襟懷洞朗江陵弈載風飈峻上隴隱鈞深知來藏往斲雕爲朴用晦而明文緯天地武定從橫如周禹

稷似漢良平金社開封珠盤載盟逖矣遐緒猗歟克生乘彼靈
慶光斯燕翼道映時宗言爲士則月鏡虛湛雲峰迴植藝蘊縑
緇材經邦國金玉其行筠篁其德鶴鳴不已鴻飛未息欲麗九
成先階一簣比迹庠序聯芳旌旆軒瑩卜遠禹山云萃倚玉推
材雕金纂懿秦關漢輔吳田號地孫楚參卿蕭何主吏鴻鐘待
扣明鏡不疲詞端筆杪月落雲披時更出處道或推移會參盡
孝賈誼傷離五湖東指三峽西窺六條齊稟百里均知帝道光
亨聖人有作如鵬得吹似魚縱壑越自奮飛載翔寥廓珠江控
海金陵負郭夏禹經營農皇甄度星纏斗牛雲連蜃閣令長何
擇循良在茲驅駕必賤雕鏤馬期政實無擾人稱不欺韋絃是
緝冰玉攸資神憂河甸獸斷江湄蝗去無限鸞歸有時入使出
關二星向蜀乘驄衣繡揚清激濁黜陟攸先椎埋是屬上敷帝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念下從人欲一聽謳謠載欣風俗行收顧盼坐成珠玉若管知
鮑如蕭得王君子既見爲龍爲光選眾而舉載揄載揚飛各日
路驛薦雲莊眇眇雲澤颺颺水鄉西北萬里東南一方坐結去
思長嗟來暮躑躅輦壤迢遙鷲路何以報恩宸階遠訴何以旌
德高碑迴樹潘岳創詞楊修辯句一刊懿跡千齡垂裕

按岑公德政一碑文既奇絢字亦雄古應爲句邑金石
翰墨之寶在大泉石幢茅山諸唐碑之上陝人鬻帖者
至此必搨十餘本而去今既爲愚工磨滅而搨本亦復
罕見甚矣薦福雷轟有同慨也願同志者一見搨本卽
購求之以爲重摹上石之舉

唐顏魯公祠記

王遂

淳祐二年遂守宛陵愛魯公之爲人而無能得其像者朋友劉

汝進過虎耳山謁其墓而得之取南豐祠記而讀焉意其若臨川爲堂以祠者亦足以表一方矣後五百年知句容縣張君築以縣圖經見寄載縣東來蘇鄉後顏村有顏尙書塚石龜俱在然知公雖死於蔡州而踰年淮蔡削平贈公司徒謚文忠而盧杞旣貶李希烈敗喪斬首獻於朝有詔子頽碩護喪歸葬後顏卽虎耳山句容爲邑終唐之世惟至戊戌與上元辛丑屬昇州故其址基猶號潤州句容縣顏尙書塚九墳十八墓歲代流易昭穆雜處惟有石人石柱石版墓地雖存而墓誌無在莫克表識是可謂缺典矣自陋巷繼絕顏含師古咸以文名杲卿兄弟皆著風節公字畫道勁其放生記及府學碑茅山碑皆爲世所貴重晉有臺城卞壺之難父子一門皆著忠孝雖非土人其去今三百年著稱一郡豈偶然者故莫易於慷慨殺身莫難於從

容就義觀公志於死而不輕於死亦足以見其處之有道矣夫死生大節也出處大事也唐之禍始於天寶甚於貞元宋璟張九齡已死李絳裴度未生當是時惟郭子儀陸贄段秀實李泌陽城號爲得人而無救於唐之禍微李冕鄭叔則等救之於前李皋慟之於後則人心之公理絕矣平原失守恨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至有不識公之歎十七郡見推歸事肅代遭李輔國元載盧杞不悅南豐所謂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天下一人而已此足以見其爲烈而所以處之者未見也初杞聞舌舐先中丞面瞿然下拜而怨已深迨李元平奉使無狀而代之行是一死也而但敕子弟奉家廟撫諸孤四將強自推擇公曰吾兄杲卿守節而死希烈設坎不及用拘送蔡州自度必死自爲之誌曰此吾殯所是一死也希烈問朝廷羣臣儀式不對積薪於庭

欲焚之公怡然咲曰豈受汝誘脅此三死也僞吏稱敕從大梁來公罵曰逆賊耳此四死也且言吾自十八至七十六而論定天下望而稱爲魯公朝不必廢帛不必賜其所立未易言也南豐猶恨其雜出浮圖神仙之說韓愈之外未必可以責人近世名公咎其年高而不能勇退此言當爲後世法而非所以爲公論也張君非開人心覺天理爲令之職乎所以表其墓求居近進士高龜指示其處且欣然協力而立祠於中刻石以補墓上別圖其像作文以侑歲時祭祀云詞曰唐有天下兮內政不綱夷狄慙媿兮蕃方陸梁平原不動兮卒滅范陽淮蔡勃奚兮諸鎮喪亡陋巷有孫兮甚賢且良志存王室兮一飯敢忘行使宣慰兮其謀不臧餒之賊手兮肆毒虎狼余生在廷兮余死在牀忠肝義膽兮其未可量惟昇有縣兮山高水長虎耳名山兮來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古

蘇其鄉卞壺忠孝兮臣子有光兩縣一州兮百世齊芳從容赴義兮勵以自強畏怯觀望兮敢有伏藏鑿石爲龜兮祠之於傍蘋蘩以薦兮春秋烝嘗

葺張孝子常洵之碣記

王 暉

張孝子之碣由唐而來七百有餘歲所不同於瓦礫者幾希矣王侯爲邑三年稽於暉得厥蹟而表之云初暉舉進士例爲坊官爲度得舍傍隙地立焉他日王子見侯京邸曰是中有鄉先生遺蹟日就圯矣是唐孝子張常洵之碣也盍圖之侯驚曰何聞之後哉時太學生居子瓚鄉進士許子彥忠侍乃共索邑志披焉侯亟歸闕厥址垣焉起碣之斷爛案志補缺翻諸堅珉作亭覆焉外爲門設扇鑰啟閉以示民納舊碣於壁以徵遠且介居子來日子盍紀之或曰侯奚而表是哉王子曰若是乎其表

之也有三善焉而政斯流矣舉廢象賢尙德崇本樹聲敦化非君子孰察之今夫琳宮紺宇異教所棲觀堂幽室怪鬼之遺崇臺曲榭俾目眩而志迷一或傲焉孜孜焉修之恐弗力其孰與斯舉故曰舉廢所以象賢也程材較能百技是登筍錯室泥而孰窺大成必於德而登諸若木之有根故曰尙德所以崇本也導之率敲朴是逞面焉云革而孰屈其心反其本而示之標焉油油乎有餘感矣故曰樹聲所以敦化也知斯三者政旁溢而不滯矧曰爲邑曰孝子奚孝也曰我聞曰孝子至性不鑿親歿廬於墓側哀哀父母歷三紀而不變中心無求也白鶴翔芝草生天之發祥於是乎應曰奚而禍也曰昔者孝子之孝縣令李哲紀之貞元天子旌之姪之子公琰效之諸兄之子琢勒諸石垂不朽所以永世者也曰然則奚而與先王之制異也夫先王

句容縣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五

制禮喪

三年示民有終賢者俯就而不肖企及過中踰紀烏

可爲訓子子乃喟然歎曰吁有是哉偷已久矣期以爲可發於聖徒麻衣如雪祇以爲咏朝進溢米而竹筒置脯鮓而日益甚哉凡今之人有三年抱戚願衾禭飲食樂如平居者豈直閭井輿阜然哉可慨也昔者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人一等矣子貢於孔子師也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百世之下有遐思焉臣之於君諫不聽去斯可已矧武至仁而紂至不仁也夷齊何至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以滅性夫子願曰求仁得仁此又何說蓋覈厥諸賢罔難喻者未暇與俗人道也夫孝因乎心不累於物不亦德乎有終身之憂不願乎外世遠而愈芳誠積而不可掩也不亦賢乎彰往軌來振邇而聞遠不亦聲乎侯一舉而兼之其真德政之肯綮哉侯名

紳字子書滄州人以春秋學舉進士或曰茲舉也行其學也

樊淵孝廉記

江南被兵之初句容樊淵奉母遁於茅爲邏卒所獲母不行將加以刃淵年十有七抱母號哭願以身代死卒矜其情各截其髮縱之一時痛切哀籲方寸亂矣蓋不自知其然而然竟能感動暴悍得全其生此與漢江革負母逃難遇寇不忍殺之之事同革之歸里也號巨孝而淵亦爲鄉隣所推十有九年而受公朝旌表子客建康聞之曰淵世爲儒家自幼勉學其父先亡事母惟謹旣免於難終養益虔後以儒貢從事憲府獨清於眾濁之中矜然不滓方欲迎養而母不待居喪哀毀憲副廉公最相知促還職至再三弗應令服闋憲使傅公亦相知召爲掾至再三四又弗應令歲時展省於墓春秋薦奠於家朝夕饋食於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去

室如親之生存時鄉鄰述其孝廉之行告邑邑聞於郡轉聞司憲轉聞於行省鄉邑鄰郡暨憲府專官親至覈實眾口交譽翕然無異詞遂以上聞及旌表命下廉公時以浙東憲使任滿私居淵往見公喜曰昔吾家以廉錫姓今汝家以孝廉旌門乃爲大書旌表孝廉樊氏之門八字歸揭於門閭過者歎慕焉淵母旣喪十有五年仕於浙西憲府歷三期又七年仕於廣東憲府歷一期選主廣州清遠縣簿鄉鄰耆老咸曰句容蕞爾爲邑舊隸潤州唐建中四年太守樊泌舉孝子張常洵賜旌表碑志俱存六百年後有樊氏繼其美亦此邑山川風氣之所泄也宜勒碑以光淵來徵予文子謂仁義人心所固有孝本乎仁廉本乎義士大夫分內事爾教弛俗偷而孝廉爲卓行至有闔郡無一人可薦者斯惟艱哉漢吳祐言掾以愛親受汙彼爲孝而虧其

廉祐且賢之則孝而廉者尤難也貽父母名不貽父母羞辱事親立身之二者其惟孝與廉者乎樊淵爲子而孝爲佐而廉今又爲民之父母仁於人義於己必將大有可稱者書其美庶幾可以示勸方來淵字浩翁作詩得詩人興味蓋有行實又有文采云

明皇陵碑

歲在戊申正月己亥日高帝卽位於建業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追高祖爲玄皇帝廟號德祖曾祖爲恆皇帝廟號懿祖祖爲裕皇帝廟號熙祖皇帝御謹身殿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奉旨刻石於臨濠之先陵善長伏念皇帝奮跡淮甸收攬羣雄奉天運承大業建武功以有天下實由祖宗積德所致茲欲撰文成詞臣考撫弗周則紀載弗稱敢以上手錄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七

大槩若曰朕幼時皇考與朕之先世居句容縣通德鄉之朱家巷我祖生於宋季元初我時尚幼從挈家渡淮開墾兵後荒田因家泗州弗忘皇考有四子長諱 生於津鎮仲兄諱 生於靈璧三兄諱 生於虹縣皇考年五十居鍾離東鄉而朕生焉甫十歲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旣而復遷太平之孤莊歲在甲申皇考泊皇妣陳氏俱卒世長兄與其子亦旣沒家貧甚謀葬無地同里人劉大秀憫其孤苦與地以葬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葬旣畢朕煢然無託念二親爲吾年幼時有疾嘗許釋氏遂與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之皇覺寺鄰人汪氏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一月丁酉時主僧以歲歉不足以給食俾各還其家朕居寺甫兩月未諳釋典罹此饑饉傍徨三思歸則無家出則無學乃勉而遊食南歷

金斗西抵光息北至潁州崎嶇二載泗州盜起剽悍殺人時承平既久羣黎騷動乃還皇覺寺又四載潁亳蕪黃有警濠城亦破朕雜處兵間與元軍相拒期年元軍敗去得其義兵三千於定遠縣帥之夜襲元將知樞密院事老張既遁又得其男女七萬又攻逐元將參政野仙乃駐師滁州轉戰和陽渡江擊采石撫太平定建業將相協力賢能匡贊西平陳友諒東翦張士誠南廓八閩百粵成欵中原順服兵進幽燕元君棄宗社而去朕以十五年遂成大業仰惟先靈奇秀所鍾治葬之時厄於貧窶衣衾棺槨不能備具賴天地之祐祖宗之福今有天下願無以愜人子之情欲起壙而改葬慮泄山川秀氣使體魄不安益增悲感姑積土厚封勢若岡阜樹以名木列以石人石獸用備山陵之制而已其據事直書毋諱善長以手錄付詞臣素等欽承

君臣北徙空城晝開國籍未毀乃作禮樂乃垂衣裳重譯來貢
大開明堂永懷上世原其本始句容族居川迴山崎載渡淮海
開除榛荒或泗或濠奠處不常鍾離之西卜葬於斯化家爲國
靈秀鍾美積善彌久天賜禎祥循之於已維德乃常渡河之源
以達於委基岱之高亦觀其址奉天理物君職是揚丕顯大業
傳緒無疆帝敕相臣申命國史貽訓後昆受天之祉

朱氏世德之碑

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村通德鄉服勤儒業五
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伯六
四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男二人長四五公次卽祖考四九
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焉初
一公居長配王氏是爲祖父母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則先考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九

五四公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供歲賦
先祖初一公困於是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
父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君纔入歲先祖營泗上置田置產及
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鄉其後先考君因至鍾
離居先伯父暨先考君性皆淳良務本積德接人無疾言遽色
鄉里人稱善人先伯考娶劉氏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
皆生於盱眙重五公則鍾離生也其先考君娶陳氏泗州人子
亦四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於五河朕居其季
遷鍾離後戊辰年所生先伯父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而歿
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是爲大都督重六公重七公皆無嗣
曩者父母因朕年幼多疾捨入僧家歲甲申年十七父母長兄
俱喪次兄守家三兄出贅劉氏朕遂託跡緇流至二十四歲天

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集義旅兵力漸眾因取滁和龍鳳二年率兵渡江駐札太平爲念先考君嘗言世爲句容縣朱家巷宗族俱存平日有鄉土之念卽訪求故鄉族人之所在遂調兵取句容克金陵而朱家巷距城八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子孫數十人至是日得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族之道但朱氏自仲八公五世之上不可考自仲一公及高祖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家巷村惟先祖葬泗州先考君葬鍾離此朱家巷源裔也爰自金陵平駐師開府爲基本之地實鄉郡焉連年征伐拓境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因降制書贈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上護國司空吳國公會祖妣侯氏吳國夫人先祖考光祿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考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三月十一日祇謁先隴焚黃祭告遵舊典也重念根本者禮所宜厚今勉建事功匪已所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推恩三代並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昔祖父爲善天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當體祖父之心蹈德存仁以永其緒於無疆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於石惟以傳信使將來有所考歟

重建宣聖祠記

孔希潮

句容青城孔氏蓋自上世四十八代祖諱端隱者年甫冠在宋甲科登第察推江甯府德政有方歷十載而終於任葬於所治其子諱瑄伯祿甫城居殆四十餘年乃徙邑之福祚鄉地名曰

青城居焉嘗念林廟懸隔謀於所居之隙建立家廟以奉烝嘗
卽今道林遺址也伯祿公而下子孫繁衍祀禴不闕其子千八
翁者署明道書院山長諱書庭者自青城與其仲析居過察推
墓之後里曰許巷以居焉嗣是益蕃且昌至正末舊廟毀於火
因移建於今所歷歲未幾而日就圯敝今五十八代孫禧克念
先志不墮祖業一日集族之長少而告之曰吾宗之有今日莫
非上世垂裕之所致也吾屬雖春秋致祭以不忘本始而祠宇
弗稱於心若何於是族長文知文質輩慨然惟命助資舉事經
營於永樂庚子之冬越明年而落成厥材孔良厥工孔善殿堂
寢廡朴素渾堅洋洋乎有闕里之遺風焉希潮守先人奉議府
君墓目擊其展力之誠爲之作而歎曰於乎我宣聖祖道德之
大垂憲萬世用能福我後人貽於無極不幸靖康之禍子孫散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之南北惟茲譜系可訂茲青城之族襲東魯之餘芳衍南衢之
支裔惟爾禧輩讀書尙禮遵行仁義越出眾人之表竭心廟祀
不以功大而憚煩不以事繁而畏縮不遑暫逸而廟貌煥然一
新俾世世對越有依厥績不亦懋乎苟不著之螭首龜趺之間
則夫後之人莫克知所自矣潮雖不文心嘉其勤誠有不可委
者略述其槩使繼是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焉爾

重修宣聖祠記

吳文梓撰

句容許巷孔氏蓋自宣聖四十八代孫端隱公登宋紹興進士
察推江甯觀風於容因家焉巷有宣聖舊祠載舊志班班可考
余世居池陽何由知孔氏甚悉以宣聖六十二代孫諱聞敕者
宣聖奉祀生員也其先世應我高皇帝納粟例僉民兵而屯於
吾郡之建德其弟上舍聞敕輩俱屬交厚每談及祖氏輒咨嗟

太息謂余曰吾祖祠由來遠矣嘉靖間幾於議毀而賴吾族貞固發憤挽回藉以復留今且告圯雖有修舉之志而未逮焉旋戊子六十三代孫貞臣貞時試補句容庠博士弟子員目睹其做慨然欲爲更新計歲壬辰遂具呈於邑侯李君李君大嘉厥志首可其議因專責於戶長總成於二生給以明示程以終事一時作興之意可謂美矣緣於議族眾於祠照丁僉派其身家饒裕者另有所捐若少若長靡不欲從是固子姓至願哉未必非此一倡力也專力效勞越三臘至乙未而竣事棟宇鞏固垣圍整肅廟貌煥然改觀誠可以妥聖靈繼祖禱而竟厥志昔希潮公所稱有闕里遺風至今不再覩矣乎是役也聞敕主其議貞臣貞時總其成相與庀材鳩工不憚一勞而永逸者則戶長弘陶聞暹之力居多耳噫不有創者胡以崇禮祀不有留者胡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以有今日不有修者又胡以垂永久茲三者非所當並傳不朽哉時庠生貞運謁余於公署丐一言勒石余故詳述其事以鳴相繼之盛云是爲記

修建都察院碑

宋儀望撰

萬曆三載春應天撫臣員缺有詔舉朝臣堪任經略往代於是大理寺右少卿儀望奉旨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給之璽書往撫南畿臣謹拜手受命以三月十有三日陛辭錫宴頒鈔恩賚有加先是御史臣堂疏言往在江南承平日久內外和豫巡撫重臣要在拊循懷服毋煩馳驅嘉靖中倭奴倣擾歲勤兵革始議兼領提節蘇州以控馭海甸比歲倭警稍甯復議還駐留京臣頃以職事沿厯海上備見兵力單罷置制疏闕有識者咸以爲憂乞命撫臣仍鎮蘇城以便經略從之臣時新被簡命不敢

留豫既抵境內諸郡邑長吏考政受事道理相懸郵遞公移動稽旬日卒有姦萌發覺後期且地當七省賓客交馳撫臺體崇務繁顧日勤酬接廢時損重臣竊病之臣惟自昔大臣銜命出鎮必據形便酌地宜均節制臣所領州郡南控楚越西接江黃北界淮揚東臨海徼固四達之區也臣嘗博考輿圖伏見應天所屬句容爲我國家肇跡之地襟帶江海表裏鎮瀆且與薊之遵化密雲並隸神京今二邑開府建牙遂稱雄鎮假令籍地句容設建行臺以臨制郡縣其於道里往來甚便尋移咨本兵達於政府詢謀僉同卒得如請願茲眾口猶繁異同未幾巨盜劫奪蕪湖藏庫以去朝廷切責益急議者因是知臣所決策爲當乃檄所司察地宜諏時日計財用毋越程度毋煩民力以去秋九月聚材鳩工乃闢重門乃築寢室乃戒牆垣中軍旣立旗鼓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以備是歲閏臘之月遂移鎮焉於是藩臬大夫副總參遊咸來觀成罔不稱善旣乃進曰明公更置督府以鎮撫百姓禁戢封疆維茲堂屋庫陋朽蠹非所以示崇握樞也盍其圖之明年夏有海上之捷旣返鎮諸大夫復申前請各出贖鏹以佐工作時在仲秋工役繼興爰建正堂進爲重屋高明宏敞直達靚密又後爲樓戶皆北向登而指顧宸居在望賓從有館吏胥有廨兵器有庫有事則馳騫四出無事則居中調度信哉長治久安之道也臣惟古者凡厥營建必稽天時相地利協人謀今茲新鎮形家維宜時和歲豐民乃大豫甫訖工會巡按御史勘奏海上功狀而臣以區區特蒙殊恩加秩頒賜督撫如故其諸文武佐吏陟賚有差蓋異數也臣不佞謹再拜稽首颺言於眾曰在昔文武造邦咸在豐鎬成王營洛復宅成周當其時並命周召分

陝而治政教既洽禮樂大興卜世七十延祚八百可謂盛矣維我聖祖肇造寰區建都金陵開設府部並置臺司坐制寓內化行乎畿甸而威及乎蠻夷其神功盛德登三咸五蓋莫得而紀云迨於文皇載遷於燕深惟重地實作陪京爰遣臺臣領敕撫巡以重彈壓名臣碩輔後先相望樹勳流聲勒於旂常者不可勝數臣竊觀二祖規模宏遠根本綿延與天無極視成周不啻過之嘉靖中大江南北倭奴爲患遣將出師迄十餘年始克蕩平然征調旣煩供輸大困馴至今日地方溺於久安官司憚於更議兵防懈弛視若贅疣當事者深惟根本申飭薦至臣迺奉揚明威更置將領增益兵餉未幾海波載熘旋就殄滅方今南北交兵征討四出受事諸臣亦皆兢兢仰成所向克捷醜虜褫魄蠻凶授首閩廣甌越歲報俘獲告廟宣功日播於四方昔在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五

周宣遭邦新造四夷交侵迄無甯歲於時南仲方召皆佐命大臣安內攘外親督戎行故能底定南北遂稱中興於惟皇上聖神繼統遠邁周宣二三大臣皆竭忠股肱媿休姬旦循故事修法制稽言考成綜核名實內外諸臣虔秉受成惴惴焉大懼無以稱塞明詔顧臣以淺薄受茲重地實專制置語曰上行令臣行意乃今歲罹災沴民苦征徭官煩楚撻拊循經略匪異人任臣不佞亦惟徼藉寵靈弛禁寬逋省灾卹患以和輯其民人而重固其根本彼方叔召虎之烈臣雖不敏誠不敢自後焉故於新鎮告成謹載始末勒之堅珉以詔無窮抑欲來者知臣所遭際誠不易云

新建督學察院記

余孟麟撰

自昔建序作人周制爲備至漢西京以六籍之門戶起則遣吏

循行觀其文辭以定高下蓋弘獎化原之盛軌可攷鏡已我國
家崇學厲才之制大抵悉昉周官正統間置憲臣以董之省方
設教猶漢時行部之遺意也迺兩江則特詔御史有學行焯然
者奉璽書以行豈非以首善之地尤嘉重哉萬曆乙未豫章懷
雲陳公提督南畿學校至則矩矱虔毖科指詳明風紀所張諸
士子洒然易慮既而謂應天爲皇跡所始實作陪京生儒一遇
校臨輒從他郡受警徵逐奔走爲勞亦非所以重天府也迺謀
之大京兆桂林約齋張公如指率邑令而僉議之酌其地宜無
如句容便矧舊有書院一區可改而建乎乃檄所司圍視殫慮
以計永久爰且摹畫白於督學公報可然後下教庀材諏工大
趣興作舊制故儉而隘復爲之構地以拓其規凡因之工三拓
之工七易朽以堅易圯以阜肇自大堂達於內寢廡廡庖庖罔

弗飭迺衛以繚垣文以頽聖言言屹屹赫然偉觀矣既訖工大
京兆狀列其事屬余爲記余觀宋儒有言先王之教化欲人易
入也創務備制郁乎聲名物采之盛先以聳其耳目然後發其
聰明庶幾轉移不勞而有功審是則堂構之修繕實政體所關
立均陳表風以動之於教有深資焉督學察院所以彈壓百司
綜覈庶政而懸鑑衡以蒐拔章縫之士尤有專責焉者也借有
卓犖之才欲樹名檢階顯融匪出茲塗亦罔以競列纓綏之林
則察院之設獨云繫體統多具瞻而已哉是故由門以歷其階
配翼然有序登堂以睨其宇舍廓然有容隱隱乎見御史之憲
度矣諸士子躡踵而至踴躍觀光以沐浴維新之化則弓旌至
意蓬藿夙心各懷然滌其舊習而上下交相成德故曰於教化
有深資也抑又聞之古者經營建置必取道里適均人情和惠

而後卽事書稱相宅尤先達觀是度地測景之義也今句容在
肘腋環上都而拱之若瀟澗左右輶軒至止士且翕然負笈從
之不復疲於歧路蓋得地利協士心視往者憚於改作視若贅
疣此其度量相越較然著矣法制以更始而備文教以待人而
興詎不謂甚盛隆際矣哉嗚呼後之君子踵其位居其堂葺守
之允迪無斁則斯文之幸而於諸公鼎剏之懿舉亦不負斯役
也貲出於羨耗而上不知費工徵於顧募而下不知勞倡其議
者陳公決其策者張公肩其勞者主簿陳指南典史鄭謹而始
終有全力者則句容縣令陳君也經始於五月而以十一月竣
事少京兆西蜀淇竹口公蒞任適至樂觀厥成余次第其語歸
之俾勒諸石

新建華陽書院碑記

李春芳撰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華陽書院在句曲崇明寺左隅今開府大中丞華陽宋公所建
也公以萬曆甲戌夏五月來撫南畿會海上兵事孔棘有詔仍
駐蘇州至則簡將帥核軍實均賦役條章程約束羣吏羣吏奉
法廩廩聲播中外顧蘇城偏在海隅控馭失宜公乃上言自昔
大臣銜命出鎮必據形便酌地宜均節制惟臣所屬句容隸在
神京襟帶江海表裏鎮瀆我國家肇跡於茲蓋天府之奧區焉
臣願籍其地置行臺以臨轄諸路甚便詔可之以其冬遂移鎮
焉明年有海上之捷朝廷嘉悅乃晉公副院督撫如故是時四
方縉紳學士往來訪公於鎮相與講明王公致良知之學諸校
官弟子咸願聽教顧賓至恆依僧舍率不能容公復念曰茲邑
爲畿輔首善地不佞職在拊綏實總教化昔周公營洛誕誥多
士仁化旁流比於豐芑此言政與教不可偏廢也介邑之東有

古刹焉位於巽震修文之象也乃覈其頽址一區以所購遺材建今書院中爲求仁堂後爲高明閣各五間前爲重門左右爲齋爲講舍號房又左爲僧舍召僧居之表以綽楔週以堅牆公乃節縮公費置常稔田二百畝以供給來學生徒又割廩俸置田五十畝贍守僧者歲供洒掃俾有司無所與置門子一人司啟閉其計處精密如此旣落成乃函書幣抵維揚求子文碑之以示來者嗟乎句容吾宗國也早歲常讀書寺中時以所聞陽明緒言語諸人士諸人士聚散無常卽語之未能相長也乃今中丞公勅建書院率諸人士歲聚其中以致良知一脈隨器發明俾各知所從入凡政令所布精神所注邑之父老子弟日漸漬於禮義法軌而積習舊染若或祛之自今畿甸近郡藹然復見樸棧菁莪之化而中丞公勲德流播將世世有大賚於茲邑

今天子方念明德久勞拊循旦夕召公還左右宅端揆無疑矣吾邑人士他日瞻誦懿矩繹思訓言且將肖公像貌俎豆其中好事者繼爲聲歌以追述邑人思慕不忘之情則又奚俟余言以爲重也憶在世皇御極二十有六年歲在丁未一時海內文學士並起家制科予與今元輔江陵張公兩京國子祭酒豐城胡公並在史館公以循良徵拜臺察數人者故相善也久之公從廷尉丞在告爲權貴人所排旣起官外臺秉銓者以宿構又排之子時以館閣登政府與江陵公力爲保持然竟落一職以故公在嘉隆間前後家居凡十有餘年海內部院臺諫交章薦之子旣謝政東歸當事竟以督學使者起公於家未幾召爲寺卿公乃造予道故甚厚今觀公諸所樹建炳焉與古之名哲並駕一代其入佐明廷致位公孤以道德勳庸爲時藉重不佞行

且見之彼操權焰挾私怨以排公者今安在也予故以書院告成旣以爲吾邑父兄子弟賀而又及公平日出處進退如此以見予與中丞之相知非獨同年之私已也是爲說

儒學文昌閣記

焦竑撰

句容縣文昌閣直儒學東南東南爲巽方從堪輿家說也儒者道秉正學黜堪輿而學則興賢育才以需國用乃謀及於是當事者可謂勞矣爰考文昌之說不經見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晉天文志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尙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錄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瑞臻王氏見聞所載姚萇遊蜀至梓潼嶺知爲張惡子北夢瑣言又以爲惡子神五丁拔蛇所變總之在天爲列星在人則爲神恍惚怪誕其難信又有甚於堪輿者第今士習剽敝大雅不作其卑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剝剝玄虛以相藻飾一旦得志輒附津要爭排擊幾以譁世市寵而已而反以謂古之大經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嘻其可歎也已金陵被菁莪棫樸之化最久以深而句曲爲旁近邑蓋淳厚之風猶有存者當事者欲善士習爲畿輔倡則爲神道設教貴相太常理文緒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庶幾起其骯髒正其苦窳而文與行一歸於正蓋因人心而新之也則易障狂瀾而返之也則難此作人之一機而非所以爲病也攷惡子爲五丁拔蛇脫張翁夫婦於難周宣王時又勉修孝友以佐中興忠孝大節炳炳不磨由前

而觀天之精未嘗不注於人則人無不可感由後而觀今之神
乃曩之惡子則習無不可變爲師爲弟子者一瞻拜間可以得
師矣况是邑留都首善之地循循雅飭之風無改於舊者哉閣
高四丈簷三重匝以迴廊下闢四寶學之殿庶齋堂門牆池甬
靡不燁然改觀癸巳十月經始甲午三月乃訖功儒學并在修
葺中而獨記文昌閣者工役之費惟閣夥耳是役也主其議者
大中丞朱公鴻謨公以文武之才鎮撫一方所爲一扞士民者
甚具而知縣陳于王縣丞陳嘉詔實相與庀材鳩工以襄之督
工則典史鄭謹總其成則教諭周時烈段宏璧訓導王之夔鄭
汝礪汪珂走都下請記於余者貢士齊璿也萬曆甲午孟秋金
陵焦竑記

吳侯去思碑記

張榜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无

于子參議南通政時得識句容笄孝廉抑之云孝廉丁日偕句
容紳士若而人入白門請於于子曰不腆敝邑微天之幸得吳
侯侯有大造於敝邑然不得終有侯今且去敝邑而嘉定矣去
之日民有謠士大夫有詩歌然而思未已也不勒石紀之五父
之衢俾後之出入者而目之則侯之政泯而無傳而世何以風
倘惠片言如司馬班范之傳循吏以永去後之思則不勝厚幸
于子曰厚哉侯何德於句容句容德侯若是深也侯治句容何
狀試口之不佞將藉以記之孝廉等曰敝邑去畿輔不百里有
一利邑首及之有一害邑亦首嘗之令邑者賢則朝戴而夕達
之畿矣否則朝讎而夕達之畿矣以故往往號難治而侯之來
惟務以德化不爲振刷束縛以博赫赫之譽苟利於民若懼其
不自己興也者苟害於民若懼其不自己除也者縣三尺吏民

之上踰碁大要恤丁而丁不逋也築圩堤注絳絳不瀦也白寃
寃雪也禁媚璫者璫不爲擾也夫何以不擾草場爲牧地舊矣
有謂牧可田者以動上勅巨璫履畝而賦之民能嘗其毒乎侯
不尼其履畝第廉媚璫者繩以法俾不得通又力陳其害以白
御史大夫曹公公疏上遂中止始慮首嘗之者曾未徵嘗之矣
胡以白寃獄多疑類能片言立決至若某者枉戍三十年舉邑
皆知其寃而事在直指往令以無如直指何也姑繫之耳侯之
難忤直指而罔敢易枉戍爲詳次其枉狀以請直指卽後先相
比乎而無如法何則亦無如侯何矣何以填隄邑水道不滂溢
者以有絳湖故脫不圩隄約之則絳不及受而溢侯因其故隄
而廣焉而又建閘宣洩之燠則溉潦則注而絳亦不難受也盡
水利矣胡以恤丁丁繇視糧數江以南皆然也邑之丁糧兩不

相涉無尺地而立戶丁立見其逋前丁侯以賦之美抵縣無糧
者丁旣去矣逋如故侯力追丁政亦如其所抵民不虞單丁不
虞重繇卽督之逋不逋矣以至雩而澍也以糜起雪僵也易學
舍空之而易新也其他哀癯撫亡興學勸禮更僕未易數而此
特撮其最著者矣吾儕不能誣侯所無而亦不能略侯所有于
子曰厚哉斯言核而非腴矣聖天子加意元元特重守令欲以
漢法黜陟外吏三載一舉之頃用銓議俸深者陟兩京六部尙
書郎間以民者去簡調繁實默寓久任之法又得無以繁風才
者而以簡愧不才者乎余竊謂風之愧之在黜陟而其所以風
之愧之在口碑黜陟一時之榮辱也口碑千載之榮辱也余不
敢與銓議第按其可以風羣吏者綴爲碑記俾異日傳循良者
采焉余未識孝廉之前月客有自金閭來者述嘉定治狀已不

啻口益信孝廉等之言非腴侯諱道長江西星子縣人登萬曆辛丑進士

徐侯茅山生祠記

麻城李 寵撰

蓋嘗觀諸射矣善者恆一二而不善者恆什百均之射也而有善不善之判何也抑顧其有用何如爾穀率有所受而非冒焉以自逞也志力定於已而非滅裂以私試也練習有其素而非荒昧以虛驚也由是焉操其機省其度識其的不發則已百發則百中也善者以之其不善者必受之而無所授也力有未定而志有所不逮也荒昧虛驚而持之無其素也布革飭矣弓矢具矣而不能操其機不省其度不識其的妄騁則傷人反激而傷已亦奚取於射哉仕也射也道不同而理同也世之仕而試其藝者多矣近之而不失已遠之而不失人人已交成以永終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譽者幾何人哉此余所以重有慨於中也今年夏奉命督運於南句容孫叟永壽侯子於鑾江行司亟稱其邑令徐侯之政之善嘖嘖歎不已叟子少所識者鄉人目爲孫孝子嘗以是致旌獎於有司貌質而恭言訥而理予信其有足徵也首詢其措置如何曰句容爲應天劇邑稅重訟繁供應疲竭因之以連歲饑饉民不堪命侯自下車以來每事曲爲經畫不憚勞動前此上司支應使客下程類以鄉頭輪直費出不貲今則改輪里長親爲標註計其盈縮而均其費歲省舊什之四五前此稅糧收納事委簿佐水次遠在龍潭令視若弗與已事糧長利於多收小民習於延負里正勾攝日闕於鄉而逋額自若今則本色徵於歲前明示以限期親臨監受雪雨不愆收納之弊兩革限不踰三而數已完報矣折色辦於正月儀門之左右日若列肆然完

無後期者歲甲辰乙巳民遭疫死者枕藉於道初令受粟於西倉公私類不便侯召富民有心計者使主其事於鄉邑之寺觀民可從集者躬相其宜計口多寡設鑊爲糜以食之病者給以牀具死有棺活者殊多當道行其法於江南諸郡使式焉邇年上供之徵惟紅羅一項爲大且急他邑上下告病而事不集侯計歲入之羨爲民代輸若無派者廨後隙地闢圃爲花園塘蓄魚種菜以資過賓之費郭西及近鄉諸池陂皆有蓄邑小費取給焉他悉稱是子曰政誠善矣厥主維何曰廉而益慎明而益詳其要歸於博愛操履維何曰寒不重裘暑不易葛茄菰菁菹日一盂糜若飯間舉日三蕭然寒士也七年如一日子作曰噫叟言止是矣君子之於政也非善不善之患也自用之難也不造其理無以履其事不主於善無以盡乎善存之以仁則仁矣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立之以義則義矣養之以廉則廉矣射者之機之度之的侯所以操之而省且識者久矣其發而中也侯自用之餘也一邑之善豈足以盡侯哉子謹私識之以觀侯之成歲九月竣事卽北上叟復來致辭曰吾邑侯有再造於容民民罔知攸對先肖像而祠之今凡幾所矣惟是茅山實古今祝釐之地永壽度崇禱東峰之陽厥位明塏構堂宇若干楹堅樸而敞端嚴質儉像侯之素竊猶以爲未也願丐雄文勒之貞石然後敢落成焉無窮之思其在茲乎子曰噫叟之言然矣計侯之心祠之有無文之良否殆非所恤也子所以重違叟請者特嘉侯以爲來者勸爾嘆夫繼侯而效其藝於茲邑者盍於今之善射者式乎侯名九思字子慎貴溪人由乙酉江西鄉舉首任今官

周侯生祠記

殷邁

夫生祠非古也君子有惠政則惠德之民將戴之如父母矣澤之厚故其感也深感之深故其思也永故於其去也挽之不得而怙恃末由則相與肖其像而俎豆事之雖非古而民思所繫其情則真緣真情以起義固禮之所不廢也余以隆慶改元起廢督學兩浙尋參江藩往返道經吳下嘗邂逅周侯肖一於姑蘇水濱時以大行左遷崑山臺憲諸公廉其賢委攝常熟再攝長洲吳江余聞侯學贍通方才優經世而屈處下僚殫精吏事略無不安其位之意侯嘗謂人曰苟有裨於職業則官之內外不暇計也苟有利於民生則身之勞逸非所問也余於是知侯有君子之道民將有被其福者矣未幾果以治聲陟句曲令夫句曲爲南畿東南首邑地當孔道政劇民疲侯至則理邑如家視民如子下車卽革迎新諸儀并坊長張具之費官衙公需向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以鋪行輪直者侯至是盡罷之惟平價易物民用不擾而市估亦平先是徵收官銀或取盈於增耗則民不樂輸及以輸者間爲收頭乾沒故邑中積逋至二三萬金侯勾稽宿弊督徵有方於是匿者露負者斂再閱月之間而轉解卽逾二萬又以積存餘羨并搜剔侵沒二千餘金代民應徵馬價焉民間訴訟當贖金時有淹禁侯敏於聽斷每訟牒盈庭以片言裁決去不復科贖惟情重者始詳科之以故庭無留鞫獄無濫繫民皆便之邑經界久湮版籍寢淆田連阡陌者或漏脫十五而稱貸輸賦者或家無立錫虛糧無所歸注則賦役不可平均良民由之落業侯蒞任值當道有清畝之令卽奮然阡陌曰句容之政孰有急於此者乎乃正其尋引設魚鱗法丈之立圖長以司圖里立埠長以司村埠先令各里長自籍其實次擇都者之有行者覆稽

其詳然後躬親履畝而考覈之於是富室之欺詭狡獪之影射鄰界之侵迷坵步之畸縮犁然各得其當莫遁其情而關防嚴密奸弊肅清自是田不失額賦不溢畝壤有均平之則邑無偏累之人咸稱不世之利矣又創立社倉使義民出穀以備凶祲之虞禁緝博徒使各就生理而閭閻無盜竊之警至於重學校以興人材月有會季有考躬蒞督校而品第之諸生貧無以給者歲終出米賑之婚喪不能舉者量周助之又建文星樓以補異隅之缺修兆文橋以關水口疏南濠導水東入於河凡可以幹旋文運者其留神又如此其他革糧長登倉之常例罷里老羈候之繁役均里甲貼解之輪差復驛遞馬驢之舊額清裁稅課局之冗費及涇化鎮之濫役汲汲乎節用裕民之政蓋期年而有成績云抑余嘗考吏治及人倫之鑒未嘗不廢牘而歎知

人材之難也夫人長於才者或略於砥礪偏於惠者或短於風裁侯旣擅才敏而冰蘖自將公俸之外一介不苟取雖豈弟愛人而法所當持不少假藉豪強干憲者無所行其請託吏胥舞文者不得肆其奸欺卽古稱廉能曷以加焉於是撫院臺察諸公咸嘉侯治理或騰之薦剡或移文旌之如大中丞念堂林公讓溪游公按院耕山王公後川馮公及諸臺少魯周公燕野陳公定宇馬公洪濱賀公懷山陳公文峯張公率有薦獎大都稱侯有老練之才擔當之勇綜理極其周詳調停妙於曲當撫彫疲而一塵不染處衝劇而六事允修雅徵明作之效綽有循良之風用是誠意孚於上下聲施藉於邇遠迺晉陟南大理廷評以去邑之師生耆老攀留不獲乃謀廟貌而伏臘尸祝奉之將紀其惠政勒諸堅珉以垂不朽於是邑博沈君升姜君爓率庠

之諸生黃整夏珂湯武英夏諫王裕張來等持侯政績徵言於
子子方病且不文然嘉侯之績多師生吏民之義乃次列所聞
述其梗概授諸生函以歸顧侯已裒然遷京秩矣而第以侯稱
何蓋侯之謨猷聞望崇階柄用方自今始官固未有定稱也而
繫思之民其在今日知有惠政在句容爲吾邑侯肖一周公而
已故侯之稱不易焉侯名美字子充登嘉靖乙未進士爲浙之
富陽人肖一其別號云

丁公生祠碑記

江甯顧起元撰

余束髮時授書句容之戴君君每語余以嘉禾丁公之理其邑
者治行爲天下最余心嚴事之稍長以諸生待試句曲聞四境
之內謳吟思公者自冠帶之倫以逮薨夫牧豎婦人孺子如出
一口也已登朝籍從賢士大夫遊間聚語天下博大休容足以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衣被九州無不首推服公者先是公以治行第一徵拜御史時
座主大相嗾公按遼修卻前御史劉公臺必寘之死公謝不可
拂衣歸田間二十年至是拜上命自廷尉遷大鴻臚至御史中
丞開府江上再陟晉大司空皆在南都子休沐里居得時時謁
而聆其教則又熟公之所以治與士民之所以慕說公者竊伏
歎以爲古今循良如公之治句容者我未之前聞也公清真淡
素皜然不染世淄氛而仁心爲質以禹稷之饑溺由我伊尹之
溝洫時辜爲己任故筮仕爲令日昃不遑中夜不寢務察民之
疾苦而予之以安時引薦紳章縫若鄉三老之淳實者和顏色
問焉俾人得條上便計求所以佐百姓者身粥粥若不勝衣至
急民之事雖寒燠風雨不言勤甚則小憩臥閣中手握刀匕口
諛諛語不休皆民務也公敏識彊記體大而思精民一造庭數

年後覩其人以名呼之不爽單鄉下戶田籍牲畜無不具知其數有訟一語詰之輒頓首服鈎校錢穀鈇析經費巧厯不算者公手畫心臆覲若衡量不差累黍書吏拱手咤以爲神君然公不欲爲鉅筭察淵魚時出以輔吾仁術而已是以當日邑中之治其化誨則自黌序以迄於郤塾其蠲省則自賦稅以迄於差徭其撫循則自耆老以迄於婦嬰其矜卹則自鰥寡以迄於囚繫其便利則自倉舍以迄於兌場其濬築則自城隍以迄於溝畎其綜理則自市之米鹽以迄於涂之樹藝其禁戒則自禱祠之婦女以迄於伶諱之倡優居恆與民語惟恐傷之反復訓咨令其顧化間有抵擧者必對之吁嗟太息求以開其一面之網身不私官下一錢邸不取民間一物餼廩所餘盡捐之爲地方建永利甚且念穀貴傷民從嘉禾載米數千斛賙之如是者不

一而足也以故當時之民間公言者如飲甘露覲公面者如睹卿雲游公庭者如登春臺戴公德者如倚大親上覃其恩下用其情扶老攜幼謹呼鼓舞歸於公而說者象公德謂其生物如地且曰丁公者古之遺愛也豈偶然哉且非獨如此也句容前公而稱循良者毋若貴溪徐公徐公在任九年其愛養元元大都與公相髣髴然徐公以數忤上官後陟郎署至郡守而罷公在邑之年幾與徐公埒而公旣拜侍御史告歸田里句容人有事必走顙公公必爲畫便宜平曲直出精醞與相勞苦如是者二十餘年踵相屬於道比公官南都位日益尊臚句容人家事室語靡不質成於公人人厭其意而返若此者又徐公所未有也徐公所以父母民者髣髴而免於懷公爲眾父又爲眾母父昊天罔極子而宜終身慕者矣古稱桐鄉之朱密縣之卓至今

爲民所俎豆宜考其政事有自爲令至大官登八座撫其民子孫如在宇下者亡有哉余故曰丁公之於句容人者我未之前聞也公以美利利其民而不言所利句容人日孳孳思有以報公而莫知所以報於是以為生祠奉公者數矣意嗛嗛未足也茲復大啟宇邑之中衢曰庶可少抒吾適館授粲之慕乎既成鄉之大夫士某某同門生朱家根率其耆老子弟屬余紀其事夫以予留都之德公也方其圖畏壘祝公公實且晉秉衡軸霖雨天下將紘挺咸被其澤海內咏歌者方不可爲枚數豈獨一雲陽氏之都哉甘棠之誦芟舍爲先東海之祠流光無極若余自髮燥至華顛熟公所以治句容者今獲載筆以不朽附公余之幸又有大焉者矣公名賓字禮原浙之嘉善人登隆慶辛未進士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丁侯德政紀

歸安茅一桂撰

侯諱賓字禮原別號敬宇後號改亭浙之嘉善人登隆慶辛未進士初令句容余爲諸生已耳其聲及萬厯庚戌侯累官南大理丞而余亦濫竽句容及暮將緝容志侯未有傳詢之長年父老道侯前政甚具略其瓌瑟蒼其重鉅數事句容疲邑也地迫京輔而郵傳星羅兩臺牙縮土風瘠惡民多棄桑梓遊食四方侯始至問疾苦得其要領其最不便者爲條編之派規前條編已久特派規未定凡給諸薪水取自閭閻不無以緩亟滋弊侯請之大京兆汪公頒賦役冊鏡石邑門外語人曰繼自今條銀有減無增縱或有增卽以每歲羨積相當吾民豈不少蘇乎又各戶輸賦慮歲久溷還田則設兜冊戶則給印帖以備綜稽及署役薪水所需亦通派之條編按季關給民無科擾家無廢著

遠近頌聲日益騰起矣若句容條編七千有奇萬厯丙子歲小
祿俟日免賦則利歸富厚免丁則惠均貧窶迺括諸義倉累歲
所入易價抵之又哀庫羨以補次歲丁之移鎮卽竣城役不費
緡錢設廷燎儲峙之鋪賓至如歸一民不擾身在百里外而能
嚴獄庫筦鑰之防革入鄉之役而野無叫囂麾突之駭粥溢以
賑孤囚義塚以瘞白骨諸類不勝殫紀然猶標其外郭未窺其
中肩也夫干莫之光燭於斗牛之墟而其晶瑩則發於豐函之
闕侯之衷腑粹潔丹青莫能寫嘗於退食之所題棹楔曰清霜
皎日此四字真盡侯之生平居恆以俸不給費取諸桑梓之業
以佐匱詩之美衛文公者云秉心塞淵駉牝三千侯其人哉余
嘗評侯治行其長材異能如正典申法之叔敖其滅恩闔澤如
雉雠馴習之魯恭其茹冰攻蘂如懸魚杜謁之羊續其殫忠效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赤如毀家紓難之鬪穀奏最之日剡薦交馳天子超拜爲侍御
史容民歌思立祠祀之不輟余愧資微文劣無能爲循吏光姑
次第其遺蹟以備史氏之採

新建陳侯生祠記

朱之蕃撰

凡吏於土者有澤以近有澤以遠澤近者補苴罅漏使民無大
傷不必有訐謨遠猷可令世世守若乃謀及世世條理纖悉秩
然有紀勒爲典常匪石斯轉雖有神奸莫能巧爲蔽蒙以亂其
已試之轍由斯大惠烝庶明示後來後來有賢吏可光大之僅
得中材猶可維持無實卽非其人亦無所得變亂以行其不肖
之心而後澤乃永民乃思不忘陳侯令句容其計民長久實由
斯軌夫句容雖豐鎬首邑哉寢乃耗矣加以曠溢之災征徭之
擾往來供應之繁簿書山積不勝稽其先令是邑者謂治容當

如鷲毛不則銛筭購姦不則荏苒代需一切法令與民弗宜俾民瞽然莫注其耳目自丁侯規陳侯隨民乃始較然守畫一以適於舍鼓兩侯相去幾二十載至論其剔蠹惠熒爲斯邑怙繫猶遇諸且暮然陳侯益增修丁侯所未備而丁侯匪陳侯緒幾中斷則陳侯績綦懋焉侯材若發矧其惠愛則抱嬰者不啻加以冰檠自矢服食如寒素風裁嚴毅貴人無所通其關說老胥奸吏無所查其文牘條折賦額丁侯所定也侯去其收頭免其解役民滋以爲便減運改折定輸稅之限而民不苦於賦社倉兌倉備倉悉井然規畫也糴穀救荒而凶年靡有捐瘠禁博徒立社學擇其師新膠序增其薪餼而風俗蒸茂焉又如申保甲之規修圩壩之利蘇驛遞之困清發鹽之奸革鋪行之弊種種德政蓋難縷陳皆定爲冊勒爲碑著爲案令後可循守也此豈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五

苟且目前幸一時無事已哉故其民至今鄉閭無黑衣之隸自輸課外足不入城市老穉熙熙雖繼侯者誠賢要以侯能繼丁侯而益覃其惠以貽後也侯旣以循良擢民攀援不得相與祠以攄其思戀禮有之有功德於民則祀又曰盛德必百世祀嗟乎馭駟馬者不擇御策急而蹄縱而逸由人闇物情而弗與之宜也侯治容容民已疲矣於急則急於縱則縱要主於永永宜民而已卽觸媚忌而招瑕璽亦不爲阻竟定良法以惠容於百世而民尸祝侯亦百世不替侯非古遺愛哉侯諱于王字穎亭浙之嘉善人以萬曆癸巳年任任五年擢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改陞南京吏部文選司祠成於萬曆二十六年冬其董祠則邑耆柏維喬等附記之

過成山江左書院記

孔貞運撰

今之學使者首遵功令惟是區區制義黜浮崇雅而濂洛諸儒
闢蕪翦穢發明性學之旨未盡諄復化導夫士也亦不過塗飾
制舉子義以冀一當而欲其規行矩趨粹然一出於顏閔之徒
蓋戛戛乎其難哉何也空言虛辭精神無所貫注無怪乎上與
下兩相蒙而思與斲兩相應也明興二百餘年姚江良知粵海
體認兩公者分東南之席鑄聖賢之模一時士習未有越理詭
法者厥後時則有若楚黃耿公視學南都闢講舍以闡揚性學
一時士人彬彬焉服習而信向之不啻姚江粵海復作鎬京於
是有書院矣迨陳南昌公三校南中卽未嘗標講學之日而文
質相宣華實並茂聞者興起諸生莫不尸而祝之鎬京於是有
生祠矣然未有書院生祠兼之者兼之則自我成山過公始過
公大孝之裔也守先侍御公家法博極羣書一歸典要所著性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早

理翌聖賢嫡派皆深切著明大與泛濫浮淫窳言無當者殊科
而海內士家傳戶曉固已津津向往一旦秉衡司命羣入郡三
州之所蒞無弗在簡鏡之中衡文之暇時與縉紳人士敷鬯斯
旨以超曠之識扶干聖之真傳以精微之力析千古之疑翳雖
姚江粵海楚黃宛若同堂諸學士大夫願如陳南昌三校而卒
不可得冀有以祀之歌令德於無窮公堅弗受臨川易公繼視
學政雅重公德意更以成山書院公又堅弗受乃報余書曰南
中學士大夫謀而祠我我硜硜介守自惟無當於諸生未敢享
其實若易白樓額以成山幾與姚江粵海楚黃分席亦未敢尸
其名無已其命之江左乎羣入郡三州之俊彥肄業於其中當
事者董之率之毋徒沾沾爲制舉藝務根極於性命而發摛於
事功則余之所借以志不朽也余進而謀於邑侯駱公路公曰

江左士習之敝非一日矣自公性學兩書提醒身心而時復著有京省人物考使景行前修者不致適郢而首冥山就公之祠講公之學於以發明濂洛諸儒性命之旨而挽叔季之心其功顧不大與卽與姚江粵海楚黃共立爲四夫亦奚忝而學士大夫謀以祠陳南昌者祠公是亦飲河思源不能一日忘耳請以堂廡歸江左示我公引掖求道之盛心以闡奧祠我公存諸生永慕先生之實錄書院生祠並垂不朽師生在之三之誼卽百世如一日而性命之學不猶日月之經天而江河之行地耶於是相與抵掌曰善貞運因拜手而書之石

鳴鶴山建三台閣碑記

金 蘭撰

句曲爲高皇帝南輔負首善而嚮文明稱金陵重邑云按國朝世德碑紀先系出句容縣今朱家巷在焉則茲尤祖宗漆沮地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望

也東南三茅諸峯之勝甲天下華陽所謂欲界之清都是已西南有絳巖湖周百二十里淳泓淵毓陶隱居號曰小澤實大江以南巨浸哉山川森秀蔚爲人文宜乎名賢輩起如李文定之執政楊柱史之烏臺勳德昭著後先濟美者難枚指數今上戊寅春余奉命督學畿南句邑實駐節所按部日進諸人士語之彬彬乎質有其文余心幸焉乃十載來科名稍落落說者謂形家言容水西流下沙單薄勢不可無一砥余爲拄笏相之邑東石龍之水逶迤來者迄鳴鶴山而西邑之隨龍水自寶華武岐諸山發源者亦底鳴鶴山去二水合然後入秦淮帶鍾陵達大江茲山固交匯所也凹則直流凸則逆抱宜崇庳益高以作氣勢於是議建閣其上筮辛作乙向兆吉余職司風教義無容緩捐俸醵首事又多爲措置佐之維時端揆孔公少宰王公中丞

李公銓部張公咸嘉惠後學倡助有差鳩工庀材一畀於司土者經始於己卯孟夏越五月而告成不支官帑不勞民力棗楠嵯峨丹雘炳爍高五十尺有奇爲簷者三中窳旁下匝以回廊入窗洞達四照空明凭高矚遠層巒疊壑如列几坐顏曰三台紀盛矣漢天文志魁下六星曰三台在人爲三公晉天文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三台皆與文昌相比切者也因祀閣中兆文明焉余惟今中外多故所在需材聖天子申飭功令廣厲學宮余適承乏文衡爲國求賢以濟時艱固其職也歷諸郡較藝每手一卷盟心久之願得英奇偉碩以奏茂勛以襄盛治容山諸士尤朝夕切磨屬望所先者夫作人育才之道固惟是詩書絃誦三物六行日相敦勉以幾有成爾矣教化深醱則人材鬱勃故曰金玉追琢理之貫也鳶飛魚躍氣之使也然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督學金公德政碑記

王祚遠撰

嘗聞文運與國運相關其盛衰清濁之故惟衡文者是視我明興以來遣使視學其難其慎官守問於天官文學問於大宗伯僉可然後命之璽書誠以督學者士人進身所由端國家材具

所由儲也畿南人文蔚起夙號才區特建兩院隆於他省首稱
應天督學隸府曰八州曰三祖宗湯沐之餘其所埏埴者舊矣
年來矜華角勝質絀於文識者有江河之歎戊寅春我公奉簡
書來督學事不亟亟他務而先厥本旨著有學政約言首尊德
行諭提調教官以及程文之大旨辭嚴義確卓然爲造士正鵠
迨較閱一稟公慎絕謝竿牘夜輒焚香籲天冀得真才以襄平
治名宿之彥盡羅高等錄文之尤爲豐芑錄海內爭誦之嘗自
書聯盟有嚴有翼於乎可以觀公之志矣今天子廣厲澤宮頒
行孝經小學公試必揆題士象上旨而風化以變且嚴督騎射
食餼者有射貢朝者有射宛然見文事武備之意設三等簿以
稽門籍多士無有問戶外事者於是醕者加醕儂者知厲彬彬
然臻薪樵之盛焉駐蹕吾邑嘉惠滋殷適以科名遜昔屬咎山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川公重念之爰捐俸措資建三台閣於鳴鶴山爲容水交匯之
鎮落成卯闈李子果捷賢書及辰榜發楊君以博士掄大元爲
二百年來所僅見豈非閣之靈公之力與又議移置西關於龍
口橋實爲邑便形家咸過曰善更捐百金以倡斯皆吾邑百千
年利賴哉若其歲凶糴穀以備賑設厰煮糜以哺飢生活容民
紀不足勝凡此皆公秉心之仁而濟之以廉燭事之智而兼之
以斷故能上捐已資下爲眾勸百廢具興萬姓頌德如此粵昔
文翁化蜀士風比於齊魯倪若水治汴下車輒修廟興學可以
當公作事之典以較經濟之才則罔若陳文惠出米爲糜以食
餓者王待制捐俸率僚得穀賑荒可以當公惠民之心以較甄
陶之力則弗逮蓋從來政事文學孔門無兼善我公設科以一
人備之書史所載甯有亞哉今且按部兩匝歸告天子丁此內

擾外訂變理需人之候出其緒餘可以扶文運者挽國運與士治者飭吏治其陶淑之士又將脫草茅當一面相與戮力王家黼黻聖治爲天下蒼生慰矣尙得私吾一邑畿南乎都人士慕悅弗衰奉位閣中永塵祀典亦羹牆如見之思云爾屬不佞一言顏諸石不佞部民也予告家食受治實深耳美極切敬以目擊諸大政崖略述之以待國家信史之采焉公名蘭浙之會稽人成天啟乙未進士

四賢祠碑記

賢之生也有時賢之聚也有數天之生賢與賢之相聚豈偶然哉粵稽吾容自宋元以前教養備至士庶蒙其誨迪沐其恩膏者自不乏人而邑志所載徐侯周侯俱有德政碑記並專祠崇祀迄今遠不可追惟邑中街有邑侯丁公祠溯嘉善丁公來臨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四

茲土弊無不革利無不興種種善政不能盡述悉載專碑鄉城士庶愛如慈母爰立生祠於三思橋此千載不易之專祠也厥後樵李陳公一述丁公之政後先繼美都人士愛慕感戴亦立生祠於西門外里許二公遺愛千載常留則二公之生祠亦應并垂不朽乃邑又有過公公二祠惟成山過公多方造士薰陶舍九曲之波會稽金公連茹拔茅訓迪啟三峯之秀士民感激各立生祠過公祠立於縣治城東金公像供於三台閣下是四公者固皆流芳徽於千載貽道範於專筵詎今陳公祠傾爲瓦礫過公祠變作民房金公遺像以三台閣廢移置於青元觀惟丁公祠獨存豈天之獨留此以待三公亦以使丁公之不落寔耶前邑侯宋公諱楚望爰請陳公於此遂改爲二惠祠並將丁陳二公祀田向爲頑民侵蝕者一一清出宋公之神益前賢

永不朽矣越數載學師徐公諱堂復慨過金二公居非其所爰與邑侯趙公諱天爵學師沈公諱虹等謀擴龕座捐貲修整且核四公俱起家於兩浙兼有姻婭之誼幸得聚會一堂意必握手言歡晤歌一室事生祀死以意逆志爰請過金二公亦入丁公祠內合龕並坐於是更其額爲四賢祠凡厥鳩工庀材俱屬學師徐公之碩畫復慮有祠無祭不可邑侯趙將文廟丁祀縣給項下公胙五十劬牒移在學每春秋文廟行禮畢學師卽率諸生來祠拜獻至宋侯所清出祀田二十八畝三分地二畝并歸儒學代徵無論豐凶每年額徵租銀肆兩柒錢歸祠修理丁糧佃戶自辦有祠有祭有修四像永昭萬古然則天之生四賢與四賢之相聚誠非偶然爰勒諸石以垂不朽邑人高作梅撰

邑令題名記

黃敏德撰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聖

句容爲邑甚古自漢以來令長不知幾何人江左號近畿三品佳邑選用尤重而姓名傳者蓋寡有著之史冊見於碑板僅可一以一二數當時鉅人長德亦豈無嘗宰是邑而不爲赫赫名者傳記所略泯然無聞然則題名蓋不可闕已國朝建炎之後舊記不存隆興初岑君又宏乃爲立石得晉以下六人元豐中一人建炎以後十有三人宋幾其石斷而棄之敏德至邑再期始得其拓本因重加搜訪而無載籍可考姑求之石章諮之故老又得前代五人太平興國至宣和八人自岑君以降又七人而至於敏德於是礮石刻之廳事繼自今其有考矣若其遺闕猶有望於後之君子

進士題名記

周敘撰

進士之科士生當時出身致用之至榮者也鄉書有錄禮闈殿

試有錄天子之學宮有題名郡縣學宮亦有題名何其名稱累書而不替若此哉予嘗求其故矣士方潛蓄未施游藝庠校研覃窮理正心之學講求致君澤民之術竭日夜之力以冀登名於策書齒錄於仕版得志以行道顯親而揚名榮孰甚焉及其仕也或貪墨以敗官或同邪而失守一斥不復名德同隳爲父母鄉黨僇不榮又孰甚焉此題名之記所由立也蓋將使後之人於指其名稱而歷評議其賢否得失豈不凜乎其可懼哉句容畿內名邑人物彬彬著自古昔而科第莫盛於宋尤莫盛於國朝自洪武開科迄今正統登黃甲者十有二人領鄉書者十有八人入仕歷中外交明宦績炳乎其相輝蔚乎其有文所以爲科目榮者多矣而今之輔佐廟堂進退人才卓然爲公卿之所推許者莫逾於天官侍郎曹公也豈非盛美之所鍾歟然則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吳

大有光於斯名之題者得不在茲乎嗟夫光嶽氣完異才間出聖明龍興八十餘年涵煦培養之功厚矣自今以往安知不有繼侍郎公而振起者哉蓋相與勉之云

督學題名記

焦竑撰
朱之蕃書

國朝興學造士其制既古爲備而事一領於守令正統間始以憲臣董之至兩畿重地特遣御史以往蓋其慎也應天聖祖之豐鎬尤稱首善所統十八州郡人才之盛甲於天下督學使者歷三歲始能徧而其旣也合試於應天以爲常應天固有察院且三徙矣而未有閔鉅可以羣師儒聳瞻向者萬曆乙未南昌陳公奉簡書至敷教端軌士知向方乃駐句曲爲校藝所於以表明天子重畿輔厲學宮之意其址則因書院而拓之易舊增新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閏六月始就木石魁落棟宇軒豁應舉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畢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吳

天池崔先生句邑訓導甫兩歲卒於官越明年同寅率諸門人葬焉先生離家萬里外誰能復記之而其涓資雅行允爲諸生模有足表者於是門人夏珂述先生行實率其子九川來乞余撰辭刻石於先生之墓嗚呼余又何忍使先生之墓弗表哉按先生諱雲鵬號汝南天池其別號也其先直隸灤州人國初遷雲南永昌府於是先生遂爲永昌人先生雖生遐裔志趨卓傑童子時卽宗正學誦法聖人之言比長治胡氏春秋入棘闈乃竟不第以歲貢分校句容句容去永昌萬里遠途又官卑且貧無以爲貲勢不得攜妻孥行官邸惟一老僕見者不能堪先生獨日懇懇對諸生言和厚恭異無崖異要之必軌於道不苟同於人也諸生退輒私言慕效督學耿公從而嘉獎之稱其心術純正制行卓苦可爲士人之範儒官之模云此其行之孳下而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完

獲上也每與諸生視見其軀則甚瘠也延醫診之知其不起矣眾爲潸然泣下先生獨安之惟以後事爲屬無他言諸生咸淒愴哀痛備棺收斂僕從諸人無不躃踊呼號如喪考妣衙有畜犬見先生寢疾日傍徨於側不少離乃卒不食者累日人咸謂先生實德所感云及歲時伏臘忌諸生往拜躬拜奠已巳春仲子九川來省覲比至乃始知先生卒也嗚呼痛哉初九川擬扶靈歸其鄉眾皆難之九川曰吾終不忍使吾父客葬他方也邑侯周公及同官者咸勸諭之曰萬里遠道滇南險途靈柩實難歸鄉里於是遂卜葬地得城西淺氏之源以是年閏月十日壬子奉先生柩窆諸壙是域也負陰面陽有封有樹鄉士大夫來會闕至棺槨有制而藪葬之禮備今之孝者重去其鄉竊有疑焉昔有虞氏率多聖哲之臣禹子啟克肖其德延陵季子者固

有道仁人也然皆隨所在而葬其君親與其愛子豈可謂非忠臣孝子慈父哉闕謂非子川克紹其家云隆慶三年歲次己巳秋七月上浣吉日

常司訓先生去思碑

司訓常先生以明經鐸句曲秩滿遷右江都昌諭諸弟子被服化誨依戀不能舍相與聚而謀勒之石以志不朽屬余爲之記予曰有是哉先生之感人至也方今去思有昉之桐鄉何武在守令多有之其在司教中如昔胡安定教授蘇湖遐邇傾向百不得一其在句曲惟余爲諸生時新安鄭浣溪先生以德淑人士用記之念年來亦徒寥寥今之更舉於先生也其何德以處此諸弟子曰予小子終日事先生不能名先生之高深也竊聞之子貢之事仲尼自譬之渴操壺杓就江河飲之滿腹而去不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辛

知江河之深其先生之謂乎余曰噫嘻余亦嘗奉教於先生此先生之所以至也稽古唐虞三代所以設教命官者尙矣皆以掌樂之官掌教何以故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有以深入人心則立教之意可知已秦漢而後以此爲官沿習具文善人之形而不能善人之心教失其旨官溺其職師弟子至漠然不相關而古意蕩然明興二百餘年久道成化文教日新非不崇重師儒其能卽政爲教篤行修古以模範後學者有幾句曲留都首善多士蒸蒸競起先生以弘博之才領袖茲庠崇凝如山停泓如淵日討多士而訓之而非徒飾章句也一遵先聖先師之矩惟德行道義相先甯質毋華甯厚毋澆甯讓毋競甯寬和毋谿刻甯居其不足毋居其有餘超超名利卽蘭芬淵映清光播越譽聲徹上下而自視歛然凡關係學校之大者不難身任之

視諸生之緩急不啻身之痛癢卻饋遺周貧乏束修以上每謝不問人之所吝惜先生之所慷慨人之所慷慨爲名者先生謙讓不違人之所慷慨爲人勉強一時者先生歷五載如一日有是哉先生之於諸弟子也弟子又烏能一日舍先生哉自昔蘇湖之士所以戴安定者其爲教不越溫厚和易卽進而昉之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而見思獨稱其仁厚而今之常先生之教人者真有古唐虞三代遺意而諸弟子心悅誠服之厥有以也文章士習丕變一時諸弟子佩服師傅沐浴王化一出而顯真儒之作用誰非先生不朽之教大有功於明時之文治也哉衡所以平萬古一衡量所以受萬古一量後之來者舍先生安彷彿也余無能奉揚先生諸弟子碑口并貞珉而永者固卽無窮之野史氏先生名存仁字體愛別號靜山鳳陽之懷遠人我明佐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至

命元勳忠武王之八世孫先世功在社稷箕裘神胄名德如滋萬曆辛亥冬蒞任句曲以今丙辰遷都昌是爲記

朱東溪墓銘碑

舊載鄉賢朱南強下

武林王去疾撰吳興趙孟頫書

余曩事場屋筆硯時東溪朱公蚤有能賦聲俯仰今昔公已沛然與古人後先豈尙憶往日事公諱南強字德方古隍爲句曲之郊距邑三十里公居於斯溪流在東綠淨如玉故自號曰東溪曾大父時學京口人少日文聲著人耳目大父安福始居古隍今百年矣父崇委身於學鄉以善士稱歲在甲戌公居親喪諸弟泥山家真五行之說須卜吉而後窆公識時務者謂今何如時尚可否問墓草未青勢殊事異冠冕鐘鼎之家遂有夷於阜圉者公以章甫縫掖周旋兵間動與吉會闔境帖帖一時大官貴人屢有檄公幕下者澹無仕進意獨喜摩詰輞川少陵杜

曲桑畦麥隴杖履阡陌間喜從父老相爾汝秋堂風露釭花野
紅坐聽諸郎書聲琅然出簾幕喜見眉宇予嘗慨後來學者多
不解生業且讀書且膺門正亦何害獨不思大學言明德未嘗
不言有財孟子言王道未嘗不言養生公士也不仕而隱智經
勤緯聲光膏潤豈不能舒華發輝同所樂於人耶至大元年秋
七月余假道公里中赤日正午下馬立大樹旁時有二士振衣
而來相與藉草坐問識東溪公耶曰識問公何如人莫不一口
言曰公之爲人也言若不出諸口行雖嚴而不崖異論雖恕而
不唯阿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信于朋友待親戚宗族鄉黨於程
度中自有恩意環所居左右有鬪者公開說以義理皆縮卻不
敢布武居家以唐柳氏爲法是雖完矣美矣被服食用未嘗以
紛華相尙平居嗜書如飴經史子集不脫手年將八十猶能閱

細字書法蒼古遒邁不落少年後今已矣蓋因是而有感焉先
民曰鄉人之善者好之非公其誰是歲十一月公之子天祥以
補太學陳君狀公行實再拜奉書願得銘余觀陳君迹公行已
本末與疇昔所聞於二士者又如出一口至於不以賤糶賑乏
脫急構死等事售譽取名是又人所不能爲者而能爲之是宜
得銘者第念昔昌黎志東野似東野今無昌黎矣誰能志東溪
似東溪每握筆欲下語輒因循蓋亦知公未有葬日也明年秋
九月公之子天祥復以書來淚血滿紙懇懇而言曰不孝罪大
天降禍駭人間八月十一日吾母繼就木焉尙爲大事忍死將
以十一月壬辰日合葬於良使圩之原痛念吾父所以早得譽
於鄉黨者皆吾母以勤居甯以坎視盈有以相之耳罔極之痛
無以少紓願早得銘余故友曾君道貫夫人兄也少時日能作

賦數篇同舍不敢平面視夫人在父母家自幼薰陶詩禮間事
故能相其夫爲善士之歸也固宜感今思昔於是亟亟引紙行
墨不敢辭公生於端平丙申嘗補太學卒於至大戊申前數日
有詩曰歸全太平時含笑瞑雙目卒之日整冠危坐攸然而往
豈不浩浩乎飄飄乎跨塵凡哉公壽七十三夫人增其三焉男
四人長榮祖好修早世次天祥季士昌士全俱才自見捧省院
檄二子爲弟南野元龍二人之後女二人長適句容張炳然次
適金壇趙嵩余姻家子也孫男八人君善君實君暉君益君昱
君晟君昇君曷孫女三人未行曾孫三人曾孫女一人皆幼公
之居鄉其事皆可書乃爲之銘曰身後名豈其鄉鄭子真句曲
山東溪公如其人詩禮家閭以內儼如賓士也貴身其康八秩
鄰燾厥後孫復孫文彬彬夫誰謂公之志未獲信公卒日暮春
月歲戊申良使圩水淵潭山嶙峋死同歸藏於斯勒堅珉後千
載式公墓銘如新

朱松溪處士墓銘碑

陳·榛撰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三

往余授童子業於學齋松溪朱君則以董修建時至因得與立
談古檜下知爲隱君子也工竣具冠服往拜有短篇頌之嗣是
爲知已萬歷癸酉學宮改墾水道復舉君督其事而余尙在兩
廡間又得朝夕與君游一日同延北泮池前池水縈紆可觀君
指謂余曰容科目中落矣崛起者君乎余果登賢書嗣成進士
寄贈君曰不才勉付嚮命矣旣受事民曹不數數晤君而雅慕
君者則日月積也一日君曳杖過草堂謂余曰昔陶元亮自爲
祭文司空圖自開壽藏古今達之老朽幸未先草木得君惠一
言青山之託瞑目矣余起而受教曰此某夙心也按君諱汝政

字惟德行錢十松溪其別號也其先自南宋徙時遷潤之鐵爐村後卜邑來蘇鄉之古隍遂定居焉祖東溪公以學行優薦署邑學事代有聞人數傳至君大父田居公田居生知定公偶鄒氏君父母也君孩提遂失恃哀毀如成人及事後母岳氏待二弟汝學汝孝克盡孝友家號素封君總角俱一一能料理不令勞及知定公而勤儉淬勵無纖毫少年馳逐綺麗之態卽半鋸寸縷之出入咸稟命於父而不敢私因益當知定公心母氏以二弟故頗遇之薄君惟曲爲承順務投母歡而愜二弟意以視古伯奇子騫無或過焉及知定公捐館知定公伯仲爭財產有異言君涕泣曰義居之謂何奈何乎叔父後君之昆季亦如之君復涕泣曰先人如在奈何有不義名重貽先人之恥財產二弟專之我寡人弗恤也先是知定公易簀時君適以公事役於

縣遺貲累累咸爲知者取之君歸惟號泣他無所問至喪葬之費又君自營辦之以故孝友之稱蜚蜚動遠邇焉嗣後年益長薦紳學士耳君義聲咸樂與之遊如京兆南海龐公春官廣陵朱公太常平湖陸公皆與公爲布衣交君名在公卿間歆然自下卹如也邑每有大興舉必屬之君果事事盡職如邑中貴溪徐侯剔弊造利卽首召君講畫盡晝夜宜賓樊侯以禦倭築城必召君諏度督率豐城胡侯商邱張侯修築學宮俱君董其事罔不如法且捐已貲以襄厥成君之大有裨益於邑如此說者多稱道君之才智器幹使階一命必能垂休竹帛而僅使之爲耆隱天豈涼施於君而君之修飭卽有令譽持籌卽爲履豐役公卽有命服榮旌訓子卽有冠裳輝映豐壽穀福罄無不宜君之所取於造物者豈淺鮮哉縱垂曳青紫者孰多於君而君最

矣君生於弘治辛酉距今享年百歲卜葬於磨盤山以某年月日云 銘曰裕而貲匪爲已資營而力匪爲已植維蒼蒼者知惟元元者思以故豐而壽昌而嗣宛宛令儀

南元朱鶴湄墓銘碑

長沙陳鵬年撰并書

解元姓朱氏名朝幹後題請更名獻醅號鶴湄其先世晉陵人越八世遷丹徒義里十四傳而始祖萬七公移句容之古隍以家焉句容屬江甯郡余忝知郡事故於君之文章德業有不可以不知者君幼而穎異八歲卽善屬文父和字嘗以手撫其額曰此子必振吾宗弱冠果入泮隨餼於庠學使者屢拔冠其曹歲甲午藍公來試士尤擊賞之曰若文包羅萬有總括羣英當居眾材之上是時學使藍石二公分上下江以元所出判榮辱君果掄元藍公之名亦大噪君穿穴經史博極羣書爲文雄深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蓋

雅健與楊冰如馬章民可鼎足而三太史姜默庵馬漸齋及河澗白集虛在棘闈傳閱殊卷謂卽大魁南宮惜撤棘丁內艱不獲往戍戍得而復失當事知君名者咸欲羅而致之君艷然曰吾將植名節於科第可以科第敗名節耶以故爲時所抑七試而躓於春官然而君之品益高望益重歲癸亥例除射洪令三月報政民咸戴之奈不服水土以病告歸人惜其宏才未展蜀之中丞韓公方伯王公知君政績且負海內重名固留不可特遣屬員扶護出境時君年近六旬精力衰邁以主恩未報常多遺憾然家居豎建固有卓然表著者句邑陋習每里歲舉區頭一人承值徼徭不半載破產甚至鬻兒女猶不給君告縣以掃除之爲勒石永禁漕糧舊貯龍潭句人疲於陸運且奸胥不中飽不允交兌有飲冰臥雪不得歸而度歲者君毅然與邑人條

陳利弊實絕風清闔邑稱仁人焉君尤篤於至性方太翁之見背也哀毀骨立一一成禮事母極盡孝養洵無忝所生雖年已垂白念及猶涕泣如孩提也兄弟式好一切待之如已身里中有兄弟不相能者私必戒之曰慎勿爲朱某所知蓋君之孝友其感動一鄉如此而其建宗祠捐祭產修譜牒立家規所以敦本睦族養老育才者又無不至也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其君之謂與句邑爲冠蓋通衢君之門常多車轍然非其人則不可得見嚴氣正性及其接人則又在春風旭日中殆易所謂剛柔有體者乎官是邑者高其行誼舉鄉飲大賓者五足以報君之德矣然而未艾也吾觀於邑乘見君之三世祖東溪公五世祖子一公及竹山公皆以賢崇祀於鄉今君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傳曰有功於鄉者鄉人祀之舍君其誰屬哉孺人何氏出自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姜

名門克盡婦道宜配君子而君之行成名立亦得內助之力居多焉舉子五塚埴堦垣俱能讀父書而表揚賢良以樹風教尤爲知是郡者所重故爲之銘曰 典冊高文皇皇厥聲網羅百氏鎔鑄六經孝思維則用昭世德施於蠻方可勒金石而心則遐懷我邦家盈止甯止德音孔嘉於戲爾祖配於朱子宜爾子孫以享以祀有飶其香邱山之陽銘之勿替後厥永昌

龍潭水馬驛碑

許彥忠

記曰龍潭後負巨麓前臨大江凡符節之使自北而南者率由於此頻年以來陵谷少移舊址乃爲江濤衝嚙驛舍日就傾圮往來使者遂無棲息之所成化乙未請重建爰購地於蟠龍山之陽山川環抱可基悠遠鳩工須材經營而新之吾莆林君輯

民宰是驛董治迺事落成於戊戌三月財費給於公帑傭工出於常役民無怨者夫古昔盛時郡縣所在皆設候館委積以供四方賓客蓋有以傳上命達下情所關非細故也方今國家奄有九圍薄海內外罔不通道故驛傳之制特加於古雖有舊基成毀容或有時然豈可獨視其壞而不加之意哉正廳五間後堂五間穿堂二間門樓三間廂房十四間廚房六間公廨六間馬房十間隆慶四年令張道充重修參議許彥忠記曰容龍潭距邑治二舍而遠邑當水陸之衝歲久弗葺頽然將廢隆慶己巳歸德張公來尹吾容始下車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滌穢剔垢程猷經謨夜以繼日罔恤劬瘁由是容之民如胥離幽壑而熙熙於春臺之上矣嘗以事至龍潭慨斯驛之敝也顧謂僚屬曰予觀單襄公因司里不授館而知陳國之不守薛宣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七

因郵亭不飾而知子惠之不能是一驛之興廢其有關於政治者固非細也茲驛之修曷容已哉且興役以濟凶餓昔人嘗爲之矣今龍潭之民洊罹水患此役興而貧窶之民之樂就者當如傭乎私家以食其力是一舉而上下兼利奚不可也爰經其費幾三百金公計積縉之無礙者適足以辦此遂以請於大中丞巡撫朱公操江陳公按院劉公江院楊公大京兆邱公僉曰舉此大役而規畫有方不糜公帑一錢不勞公徭一卒是可以知尹練達之才矣是可以知尹節惠之政矣卽報如請公迺屬龍潭耆民潘選等使董其事且諭之曰凡當宮室公費侈而尋敗家費約而恒久汝等之相茲役也視爲家毋視爲公惟良材是度惟堅緻久遠是圖選等祇承公命殫力率作僅三閱月驛之門垣堂室肅如屹如翼如燿如而可以言賓入如歸矣至是

公欽差如京選等咸以公之嘉績不可泯也遂襲貞珉而徵予文記之予考成周之時田廬有路室有候館以待四方賓客其利甚備迨夫後來皆由周舊章而尤謹乎給牌給券之例是昔之長國家者固未始以傳舍爲可略也哉皇明撫有萬國雖四夷八徼使輶攸止之地率有驛送逆之然任其傾圮不可支者不爲少矣是舉也不可以見公之爲政綜理周密識慮深遠而能爲人之所不暇爲者乎抑予嘗觀崔祐甫滑臺驛記謂君子陋房室而恢賓館節豐華而廣蔭庥於以弘德此其端焉則茲驛之修也不惟可以知公之政而且可以知公之德矣公戊辰進士學粹而才鉅夙負經濟略其弘勛偉伐以勒竹帛銘鼎彝者可倚而俟也斯特其餘緒云

西石路碑

至正九年達魯花赤忽欲里赤撰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五

古者侯國野涂五軌平易艱阻職在司空故冬官匠人記其營建載稽周制設五涂以爲險固達天下之道路則司險合方氏掌之比校修除宿息井樹則又屬之野廬氏夫匠人旣隸冬官而司險合方迺爲夏官所轄野廬又領於秋官胡爲統治不一得非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而執經畫固屬匠人開鑿壅塞使不陷絕則有政行焉乃若敘輦互防射邪則可非禁不可周公注心道路可謂縝密極矣後世王官率以此爲末務其或應故事以巡視則又責諸胥吏故溝逆地防水不理孫磬折句矩懵無所知馬陷車停孰掀於淳容邑舊爲六朝圻縣東南貢賦輸此爲孔道時代屢易半成畏涂顧瞻郭西窳圯尤甚雪泥暑潦動輒沒鄴至正戊子杜君伯諒愍念行者且謂路端與梁吾父所建梁旣石矣路亦宜之遂乃擴厥先志隆其汙拓其隘漱

沮洳彌補疏闊長五十里悉冒以石費庸工食計錢二萬有奇起於三月止於四月逾四旬而畢於是軒騎屢舄推輓負戴之往來者咸嘆美杜氏之父子謂能助官政之不逮且施惠而無德色其竊議者則曰使其居遠於是其行不恆於是則斯役之成殆未可以易言也余謂不然富屋之阡康莊者可勝計視顛踣滅趾而不援又可僂指數哉舉此律彼不亦賢乎且推己及人曰恕已欲利而利人則其恕也大矣况人之涉世有期利己之利則易盡石之歷世難遽壞利人之利則無窮若以自私之心闕人則淺之爲丈夫矣者社聞余言請述以爲記辭不獲用書以告在位并爲好事者勸云

砌街記

張 渠撰

句容爲邑介萬山中雖曰濱江而去江實遠二線之流出於原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五

隰匯而爲渠者僅與秦淮接舟楫不通無富商大賈出於其塗趨日中之市者率仗車以任負街衢之磚若石每壞於輪轂之交馳俗尙簡陋不知隨時修治積歲久破碎磽确殆類山間之蹊行者病焉予不敏出宰斯地領事之初駭眎百廢孰經孰營如癢斯搔莫知所始因思鼓樓所以警晨昏頌制宣詔所以啟歲功布王令畢力經枹苟幸落成葺二井而屋之左右民廬之寄官地參差不齊撓腐將壓檐相去且不能數尺縣之門道僅容一車非所以起民視則又撤之使一新留隙地各丈許而門與道相直驛之前有餘地民廬焉更嘉熙歉歲民流離廬亦圯荆榛莽然過者喑喑因悉爲架屋其上舊觀斯復築冰玉琴月二軒於縣之後費棟相望翼然後先驛舍門關悉已葺治皆取辦享上之餘一毫不以病民也獨念縣衢未甃任其事者難其

人一日與教老覺先相過舉以屬之覺先欣然領會率其徒師
皎相與募緣而邑之大姓若施若高樂爲之倡和之者翕然擇
市民之謹愿者司錢穀之出入縣不與焉提其要領爾衢以丈
計者二百四十有二賈以錢計者二萬二千九百五十有六緡
以米計者一百有六石始事於淳祐丙午之秋畢工於丁未之
夏建牌柱二十有五以識坊巷修衢坦然民以爲便卽施錢者
氏名刊之別石永詔厥後考之圖志蓋自治平改元邑之僧曰
明慶者嘗募民財爲之後一百八十有八年而僧覺先師皎踵
爲之空門趾美豈偶然哉自茲以往達於西門其未贅者尙多
續葺之功當俟來者

砌街記

學士邢寬撰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卒

里卽句容也縣址之南有高山三茅眞君居之遂以茅名九域
志云卽金壇華陽洞天以是觀之山川之靈神仙據而有之句
容爲縣亦地之靈也縣去大江七十里不通舟楫民以輪蹄爲
負載入執宮功與在邑有二畝半者皆由是途以邑眾言之戶
計三萬五千有奇口計不下三十餘萬執役於邑交易於市容
旅之往來輪蹄之輻輳車軸相軋蹈而路者九達之達鑿石鋪
於中陶甃甃於外轍跡橫斜淺薄蹭蹬盡爲崎嶇磽确之徑矣
故有事於邑商賈於市莫不難之邑大夫秀水浦君洪俯而嘆
曰是道也上以迎朝廷之詔令官府之督辦下以通民之輪蹄
商賈之交易苟做而不修不徒無以美其觀其實無以便於民
爲邑者之過遂以俸錢給辦公私之餘捐爲修治之費乃召耆
老胡璇等語之曰是邑通衢之大者不過十之五其他徑捷尤

多今皆廢圯欲與汝等重修之不可勞及於眾古人謂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吾欲勞之令民於戶出入處願自新者工匠之費吾爲營辦其弗能辦者吾悉治之若宣化毓英等坊數十百柱邑皆自豎者璇等躍喜應曰此父母爲民興利也聞而感其惠者莫不心悅從命貳尹諸城劉君義從而和之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政也敢不捐俸爲之輔斯不踰乘輿漆洵濟人乎景泰癸酉夏四月初吉始工於便民之衢東西長三百九十六丈有奇闊一丈餘匝一月而成次縣前衢南北長二百五十丈有奇闊亦丈餘其他察院儒學之衢次第咸底於成是歲八月上旬訖工噫數千丈之街功云盛矣成何五閱月之亟也蓋感邑宰之惠趨事赴工心偕樂之成功所以爲易易也初開南北兩傍途於坊外廂通東西往來輪蹄使不得入坊中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空

市衢無轍迹也古者入國問禁宰於東西關各門設耆老導輪轂由兩廂傍行其保衢不廢之心良矣哉考之邑衢宋英宗治平時僧明慶募民創造後一百八十八年理宗淳祐七年僧覺先師皎復募民再造主管勸農營田公事知縣南徐張架有記宋遼金元至我朝二百有九年歲時之久輪輦之眾宜乎圯壤邑宰捐已貲於不吝貳令協佐又能同其心監察御史程公廷璽府尹馬公子諒按其邑而嘉賞之謂爲邑者當如是也吏部尙書曹公子宜每過予誦其邑人之言自浦宰下車以來政簡刑清民安田里而於暇日又能修治街道誠可嘉也此雖一事能於數百年後創然一新其爲功可不紀乎抑以啟後之人見而能修者故耆老璇具禮幣求爲記遂以是復

建東新聞記

楊時喬撰

天垂日月星辰之象聖人定以分至啟閉而四時順成地列山陵川澤之形聖人定以疆理經界而四方平成天地聖人交成萬世永賴乃人猶以爲未盡豈天地體段有缺聖人功用有遺焉者時候與方土推移方土與時候變遷聖人耳目足跡未至不能不待後之君子而君子者因天地之故遵聖人成法不以己與智鑿若羲和治歷禹治水夫子上律下龔隨時相方合宜盡制亦萬世永賴又古今非常之業非一人計歲月可敘前君子善始後君子善終亦萬世永賴三吳開闢後爲荒服古聖人時未入職方禹治震澤三江吳泰伯芟土夜暴漲大雷亟禁火起閘以防蛟害成周始盛漢至今賦冠海內獨水患未改句容爲吳西金陵東巔脊間接吳兩丹金陵兩溧邑獨土膏產鮮水患滋甚大中丞曹公勅兵全吳江海清平端紀考度水利底績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空

常行部周知民隱八年開府其上亟欲除害而登之利邑茅令君虛心布惠承德猷尙先勞預採楊張諸鄉紳曹胡陳諸士民合請啟聞曹公偕茅君登赤山武岐諸險阻得其形命工繪圖指事余來覽圖考事則知句容以地當兩巔脊間四圍皆山其形句曲而有容故名句容邑之山根卽水源北境自武岐石龍胄亭崙諸山發源其流以岡陵危峻石骨或斷或續行險岸狹僅溝僅澗至鋪頭下竹園潭始會成溪四五十里經邑城東橋自東而南而西十五里黃堰壩南境自三茅巫金諸山會赤山湖三汊河會黃堰壩合諸派下秦淮經金陵通濟聚寶入江西南境接溧水壩下舟楫可通壩上驟雨水僅通西或南門立涸總之地勢高下分鄉南北自北而南勢似建瓴水一漲而沒則滂一瀉而盡則曠所病在農日車運擔負薪米鹽貨所病在商

兌運龍潭路阻難輸往南鄉圩田水從高瀆達溧水界天生橋灌石曰湖而句容赤山湖會秦淮諸水亦入石曰湖南北朝宋明帝時沈瑀築湖塘至唐麟德中邑令楊廷嘉因梁故堤復置湖塘及代宗大厯中邑令王昕置塘周百里立二斗門以節旱曠稱沃壤宜稻自堤閘廢湖淤塞民據居佃又自高瀆東壩築石湖逆流以赤湖爲壑湖底高岸窄無濟圩田鮮收所病在稅農商稅交病今惟於南北地勢酌高卑深淺建閘數重時啟閉節宣一以灌溉運肥饒給農一以舟載薪米鹽貨來商一圩田少獲轉輸從江兌運足稅一舉諸便宜集曹公亟諭天造地設爲兩岸居民之用時代人興一勞永利業經親履邑其毅舉先事東閘餘以次建邑以達於中丞操院耿公直指按院劉公江院朱公陳公屯院王公倉院蕭公督學趙公觀察陳公柳公京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奎

兆徐公皆名賢樂行諭語在各案檄中於是卜吉議帑金數百石土高堅深厚如數建亭三間以王丞楊幕董役數月成士民翕感此萬世永賴者名曹公閘茅君以東方新起亭標東新士民合名曹公東新閘余久在遐邇起佐郡應天甫至卽擢歷今官屢疏求假偶過此臥疴曹生等以舊邦欲記余見邑俗厚用儉可以嚮道茲曹公政成適直指學院趙公視學課藝敦行士習萃美夫子適衛樂其庶富教於茲親見乃地輿家言自此建置風氣聚俊傑生應期必然敬日望之竊惟非常業非一人計歲月可敘今善始繼此勤崇堤圩種松柳宣淤如北閘制儻蛟猝漲豫啟閉以防衝突乃可久其要緒於北則余鄉先達徐公九思令此嘗言東郊雨暴積居室浸田稼傷行旅滯將於鋪頭上下購民田開數湖每田濬溝渠分散水勢未果於南則曹

公洞勘赤湖卽宣洩更復居佃難言而堤閘故跡可尋而利導於西則茅君志議以秦淮一線難受合邑水當秦淮西蔴皮東數里濬一河俾常潴聚又防奔潰此皆隨時相方修此故全俟後君子余讀禹謨功敘勸以歌俾勿壞謹擇諸公文檄中語暨萬姓感誦歌謠諧諺叶成八韻其辭曰水環京西孰造設閘柱流中時蓄洩遠接天章維地脉近資灌溉濟舟楫形勝物華生俊傑俗淳財厚兼貢徹治斯居斯期樂業保之廓之卽功烈

重修社稷壇碑

元樊仲式撰

自天子達於庶人得以通祀者社稷而已社祭土稷祭穀所以重民命也壇而不宇所以霜露風雨之也禮曰王社曰侯社曰置社曰州社曰里社均之祀土也自天子諸侯而下以夫家多寡之數而爲之隆殺耳今縣之有社其州之比乎句容縣社稷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畚

舊祀由內附以來歷年滋久隳圯蕪穢莫之改作後至元間達魯花赤丑閻公始置地於郭南爲壇以祀之夷曠邃幽克稱厥制又爲齋廳以備風雨春秋祈報齋明芳潔犧羊肥膾故當是時疵癘不作年穀豐有越十又五年是爲至正十二年劇賊實來劫據縣邑撤齋廬壞壇壝是年冬十一月判官常之無錫范都蠻公以太尉御史大夫高公之命來攝邑長勞來荒亡拯救痛疾民旣奠安乃曰社稷次民者也不可以弗葺於是邑人鄒世惟謂公敬神勤民樂趨斯役因壇之址以封以甃陶美土良靡不中度壇高三尺廣爲二十又五陛四出三其級祀稷之壇如其制肆門同一壝瘞培壇之壬地新作齋廳三楹視昔加勝經始於明年某月甲子訖於某月甲子鄒君寓書於余曰公之爲邑不以簿書期會爲之先而以社稷必葺爲務其爲政之所

要重矣子幸爲辭而刻之余稽諸經傳有曰民爲貴社稷次之
又曰重社稷故愛百姓先王勤禮於社以神地道不曰所重民
食乎夫長令民人社稷之所寄也苟不致謹於是不幾慢神病
民哉按邑舊志土瘠民窶是宜尤加之謹賢邑長以啟以承前
後輝映其誠知所要重矣且二公完節篤行槩乎不異見諸行
事志同道侔二十年間表表相望則斯壇所繫固亦有不偶然
者與竊又聞之昔丑閻公以中宮媵臣授官宮掖今我公以外
臺傳政攝長茲土其視銓選之常調守之正者謂可少自暇豫
而二公所守介然始終一節聞其風者亦少倣哉旣又繫之詩
俾邑人歌以事神其辭曰我思勾龍繼社之宗亦有田祖曰棄
曰農神之來矣說與我里有境有壇陟降孔邇靈鼓淵淵靈旆
有輝以報以祈神其欣欣春有獻禽秋有稻粱曰殺犧羊神其
壽康以翼以匡邦家之慶

重建鋪頭橋碑

出句曲北郭四十里而遙曰鋪頭又北三十里達江津通儀揚
鹽運商賈輻輳往來鋪頭其要路也亭山左峙胄山右抱華山
雁門諸山之水下達秦淮鋪頭澗其門戶也每春雨秋霖暴泉
南注顛委盪擊商民苦之高祖西園公憫焉出重資架梁其上
此鋪頭橋所由始也自前明萬曆至國朝康熙十一年而橋壞
利涉者凡七十餘載會祖本源公承先志更進之互石爲垠達
於兩崖一切土工金工石工費白金二百二十兩有零自康熙
十四年至雍正八年而壞利涉者又四十餘載余堂兄聖箴公
修之癸丑六月蛟水暴冲橋又壞本坊緣首任維卿解漢英高

天生任兼三等歛資眾姓建之乾隆二年八月復爲暴水所侵而基址悉塌焉昔何成之久今何壞之速緣衝濤旋瀨奔騰兩崖年久土疏地脈不承故焉余子雲摩過其地見徒涉者而心苦之歸告於余工未興而沒余不忍沒其志爰與堂姪芳遠議煩其監造而工程浩大一人難以獨理復請姪之表兄王尊五鳩其工庀其材度其地較舊基上移三丈許於二年十月起用工費物料之成而詣余曰願有記嗚呼余豈敢自爲功哉念自前明萬曆訖

今上龍飛約百三十餘年矣此橋凡四毀五成而余以病軀得出其餘資藉諸君之力以成厥事俾高會之志不沒於人間余豈敢自爲功哉皆西園公利物濟人一念之所留貽也因備敘其成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奕

毀年月以勒於石永垂不朽乾隆四年仲呂月駱廷瑛勒石

重建龍虎橋碑

句曲爲江甯屬縣之一南揖絳巖北帶長江東連吳會西隸建康於他邑號最衝凡符節使令冠蓋往來以及士民商賈輦負襍還率由於此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轍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關西龍虎橋適當上下之要故其圯之易也等於衢而其病於履也亦更甚於衢歷年以來漸就坍塌廢乾隆三年經前周令具文申報五年又經前任宋令勘明具詳緣比歲方飢役作矣必且勞民又以估計馬路工料甫奉 奏準未便再請動項夫徒枉輿梁考之周制工築以時他如匠氏隸之各官司險合方爲夏官所轄野廬又領於秋官蓋未嘗不嘆古昔聖王注心道路纘密無遺爲興爲廢其有關於治績者匪淺鮮也今因

循又久坐聽傾頽寧謂非有司之責哉余承乏茲土知現在經費不足正擬捐輸修建爲紳士倡刺史慎庵駱君慨然言曰橋當孔道歲久弗治集眾以謀尙需時日吾於地方要務義在必行視爲家毋視爲公往往殫力克成今敢不黽勉從事於是以其辭請諸憲可之卽日庀材鳩工橋成較舊址高二尺許計工凡九百餘役木椿千餘株石板石欄幾六百方油麻鐵片以勛計凡千一百有奇灰米以石計凡二百八十有奇銀以兩計凡四百三十有奇辦理程督規畫有方不糜公帑一錢不勞工徭一卒而遐邇均享其利是亦可謂勇於自任樂善不倦者歟且興役以濟凶餓昔人嘗爲之矣茲役旣作民之貧窶無聊歡欣樂就者直如傭乎私家以食其力一舉而上下兼利古人經濟之微權於茲具見彼田夫野老耕鑿歎美於其間往者歌來者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七

重修文昌閣碑

文昌閣上下一奉文昌一奉關帝相傳爲前明萬厯時建造然無碑記足徵所可考者供奉石鑑載有年號耳其基址舊爲馬疲山岡在城之東北隅形勢最爲高峻閣屹立南向窗牖四張層甍反宇飛簷拂雲西接崇明古寺鐘樓塔舍宛在目前由西而南官私錯處臺榭參差與聖廟文星諸樓遠邇相映東北一帶城郭迴環林深木茂其閒村市錯落山水明晦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閣爲傑特之觀邑父老及四方賢士

大夫往往瞻仰低回於其上百數十年間惟雍正乙巳歲邑人捐貲略爲補葺邇來荒圯弗治日就傾頽其居民踐踏歷有年所乃至積穢如山不可稍近侮慢神聖莫此爲極返之人心不安孰甚焉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神其神而俾之以妥以侑也設有効靈一方者聰明四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則人莫不懔懔震驚爭崇祀之恐後矧我梓潼帝君德配蒼穹權司奎壁人閒萬事靡禱不許至關聖帝君義勇朗映中外所嚴千百年間威靈震動護封歷代至我朝備極褒崇是豈一切顯赫所可同日與語而欽崇尊禮之隆蓋可一日忽乎哉余自承乏茲土旣整飭學宮以興教化凡廟宇有關民社者無不踴躍從事以爲士民先茲閣正與廣文沈徐

兩先生運籌脩治而未暇及直隸州牧慎庵駱君乃鳩工庀事欣然出數百金而作新焉計所築牆垣高八尺東西三十餘丈週閣之外而環遶之其中爲牆門獨崢嶸雕刻琢磨親爲聯額以鐫諸石自官道至此不下數十百步循其岡勢盤紆左右級曲而達於閣閣之高下重整者木石堅良丹雘煒煥又旁置小室數椽以爲守閣者寢處齋庖之所周詳審視程督辦理兩閱月而功竣蓋君志殷殷而落成速也余偕紳士瞻拜禮畢相與俯仰其閒顧駱君而言曰創於前者欲美而彰承於後者欲盛而傳今若此何忝厥初曩者西城龍虎橋告成余曾爲石上言以誌君義舉茲於是役更欲詳其顛末紀其經營俾登斯閣者知聖靈賴以安人心賴以安而今日之勤勞初不在挈榼計功誇耀一時已也於是乎書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仲秋吉旦立

知句容縣事襄平趙天爵撰

紳士公捐平糶碑

句曲環邑皆山土高而瘠丁卯之旱播種失期東北各鄉藁穧俱缺賴

聖天子曲加蠲賑自冬徂春免於轉徙戊辰三月余奉命承乏此

邦入境問民疾苦郊原部屋半輟炊煙東北山莊十室九餓矣亟請上游發倉平糶散籌給粟巨細躬親察囤奸嚴濫糶俾減價之利悉歸貧農然其迫切之情鳩鵲之狀觸目慘然五月二麥登場例應停糶奈三春積雨大損來牟窮簷久匱之餘夏田卽有薄收而宿逋未償瓶罍已竭六七等月市價愈昂金陵斛米千錢蘇松騰貴尤甚遠近郡邑所在乏糧枵腹之民紛紛多故雖蒙上憲殊恩許麥後視民緩急另請酌糶倉儲然而官廩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完

旣限於額恆苦不繼加以牒請待報往復需時而六月中旬更際災旱山城陡絕直無一粒入市矣官斯土者惻愴哀鴻呼天無路寸心千慮如溺如焚思爲無米之炊於萬竈烏可剋期辦哉邑之賢士大夫慨然商推醵金千有餘兩益以前此公捐賑餘之五百金託里中實心好義之士遠赴江干採辦乾潔舟車牽輓至邑之城隍廟設廠平糶價則照市大減而量則較市有贏貧民赴糶升節數錢轉益合米一時歡聲雷動遂令居恆囤積堅不肯售之家至此皆翻然出糶大率斗米百五六十至百二三十照時遞減有差自六月二十一日開廠經正閏兩七月直至八月上浣新米入市市價斗米百錢而后止其間循環糶糶計米三千三百餘石消滅幾及千金迺令青黃不接之八十日中民不艱食其時大憲首倡捐貲設廠於會城因而各郡邑

紳士公捐平糶者甚多然或由當事之勸輸或照田園爲科則惟句邑此舉鄉先生實自爲之不特予小子未贊一詞卽董事諸公訂約之始輒盡議踴躍者收不願者聽故舉行之後巨室以得與爲榮不與爲恥四郊觀感聞風慕效如北之東陽鎮南之湯巷村西南之甲山東南之唐陵各大戶或出粟或捐金或減價濟貧或計口稱貸凡距城僻遠之鄉皆賴素封任恤之誼蒸藜未輟故得深耕易耨以獲豐年不但此也前此康熙十八九年以迄乾隆三年五年凡遇歉收邑善士競相推解設糜平糶分賑獨賑往哲厯著芳型故得有賑餘之貲以肇此番之端緒此番復有糶餘之七百七十金更以養老恤孤乃豐年首務卽於賑餘項內酌撥二百七十金爲養濟院育嬰堂屋廬之費仍存五百金分貯董事之五家歲以一分申息公訂每年十二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七

聖天子如傷之至意者豈淺鮮哉余旣忝邑宰闡揚激勸吏職也衷質言以紀其實兼購貞石勒之廟臺後賢每讀余文當亦灑然神動也乎乾隆十三年仲冬知縣孫循徽撰王澍本書

至正重修城隍廟記

周伯琦撰

城隍所以因大邱大谿而爲之者國家以之庇生民衛社稷自唐以來天下郡邑通祀其神凡歲之旱暵民之札瘥必禱焉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上則其禮顧不重哉句容縣於金陵故有城隍祠之殿宇侈圯不治邑人陳君居簡敬甫謁祠下顧瞻惕

然懼無以安神栖致民絜虔也乃出財徵工大致堅良之材以
至元丁丑十月撤故而經始之不踰年而成基築旣拓棟宇益
雄壯麗繚以周垣翼以修廡塑像几幔之設髹髹堊丹之施視
昔爲有加焉爲日之力凡三千四百有奇糜金十萬五百緡旣
而邑之耆宿黃文舉高秀發張應發列其事請吾文記之且言
陳君真信好修家故饒於財施予之好出乎天性前時嘗建祠
之複屋日顯應閣他如佛老之宮神祠嶽祠之有廢墜不舉者
咸作新之并宜書而顯刻焉惟祭法序聖王之制非法施於民
或以死勤事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不在祀典若后棄之於稷
勾龍之於社鯀冥之於水禹湯之勞國文武之安民是已又若
伊耆氏之入蜡抑緣情制宜凡日用所賴者皆得而祭之用是
揆之於禮知祀城隍之神雖不盡出乎古而祀之者爲宜也矧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圭

神之所以庇生民而衛社稷者乎庸書之而爲之銘其詞曰金
陵藩捍江之東良常句曲而有容青天濯濯金芙蓉神仙來往
乎其中因山爲邑壯以雄城隍之制古所同司城之神故有宮
歲時雩祭感則通殿宇岌岌苦震風祈氓俛俛將無從維敬甫
氏施由衷大啟帑藏徵羣工經營之歲未更終眼中突兀昭成
功界天雲脊橫長虹風雨不動山穹崇神相邑境禾黍豐元元
擊壤歌時雍咨爾黎民省厥躬報功績緒在恪恭我辭刻石是
諏綜至正元年八月章仁恕立石

城隍廟萬年燈記

張芳撰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言神道之不外於陰陽也又曰陰陽
不測之謂神是神也者兼陰陽而神其用者也雖然陽之義主
日主晝晝則有民社之官稟受王章賞善罰惡昭然可見神惟

默相之而未嘗顯示其迹至於陰之義主月主夜夜則惟神用事福善禍淫不爽毫髮人雖畏敬之而究無深識其功用之所
在謂之不測誠不測也然陰也者幽也幽暗之中可繼明而照者則惟火燈者火之用也神處幽暗而事之者不設燈以繼照則謂之褻神其可乎吾邑城隍尊神赫聲濯靈感應如響遠近士民咸瞻威福其敬而畏之不待勸諭而然也殿中舊有琉璃相沿已久好善之士燈點固未嘗缺第思其歲久而弛且廟右之文昌祠兩廡之冥司堂雖有燈而作輟不常是以邑中善姓耆老張王佐趙德茂等十餘人發心爲倡各捐貲財并募眾姓隨力樂施彙銀八十餘兩置大磁缸一座供奉殿中內貯油燃燈上覆以銅絲罩以護飛蟲令守廟者司其明晦俾尊神之前光明炳耀晝夜無異神鬼胥悅雖處幽暗而繼明代晝至文昌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圭

唐開成大泉寺碑記

鄉貢進士姚暮撰
當寺沙門齊操書

句曲之東實曰崙峯居峯之陽厥生大泉寺因泉而題焉後劉宋開明二年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南去泉五里而遙年代寢遠碑記埋沒粗所詳者乃顏氏十三代孫今寺之惠誠也大和初監寺僧惠明與寺僧道琳等見三門破壞乃言於眾曰此

教東流設象爲法牢落如是瞻仰何依乃請今寺主僧常誼昔
旅於是者戮力誓心募緣祈化如響斯應人咸歸之遠近趨走
投施委積算財度費功用果足乃革舊制恢新謀延袤縱廣中
闕無改自大和庚戌至於癸丑凡七年厥功告成崇軒峩峩三
闔其門飛簷翼張丹楹霞煥矧茲寺以重崗疊嶺深入崖谷行
樹蔥翠煙蘿蒙密雲收霧卷宛若仙闕俾得道者同指歸於覺
路由徑者詎深著於迷途非我師之志誠其孰能逮於此今天
下學佛道者多宗旨於五臺靈聖蹤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依
於比邱門也誼本鄭人冠歲因往遊焉遂剃髮於五臺金閣寺
元和再歲乃於渭州龍興寺依年具戒振錫經行見色相之皆
空識衣珠之無價又六年始到江南初止於近寺蘭若其明春
又之嶺南詣禪訪道酌水步雲心契如期不遠千里十一年還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七

至茲寺初寺每有僧俗大會五千餘眾號曰龍華常患錡釜之
器不周於用物有所闕人多告勞誼乃發願鑄一大鑊求布金
之長者得鎔範之良工歸依一念之間成就堅牢之質濩落有
用碩大無朋使天人畢會於龍花香積普沾於法味由此故也
寺眾僉曰誼實有力於寺者非宿習德本沾諸善緣豈能誘掖
羣心終成喜捨大和初歲乃聞諸府邑請隸名焉繇是三門薦
興功致一貫則誼之行業前修推可鏡矣人有語余於師爲文
者誼因錄所事請識門焉寺之備新記詳矣辭曰寺之興大泉
是生感沸猶在旣温且靈寺之移顏氏之基宋室舊邑桑野離
離寺之終誼實是工大鼎渠渠三門崇崇煙霞棟梁松桂香風
周迎巖壑警迷其鐘文入於石播之無窮開成三年十一月立

崇明寺大佛殿莊功德記

元符庚辰

山陽李

潛撰

眞俗互卽故聖凡所以交歸相用同時而理智所以融會然而現身雲於金地布法雨於祇園者豈徒爲哉蓋悲憫於有情而示迹以受生故也繇是佛佛紹補彌勒將次於降神燈燈繼明天親夙承於顧命教所謂不動眞際而爲諸法立處者乃聖人之能事矣句容崇明寺卽西晉之義和也暨唐以會昌之難因而見廢宣宗卽位從而復之皇朝太平中改賜今額其正殿乃尊彌勒像焉綿歷歲遠相好日昏有大比丘紹明喟然嘆曰吾輩爲法王子享如來廕像貌勿嚴甚非其徒所以奉崇之意將曷以報思於至德哉因議寺有歲輸之粟旣得請又出囊資及募緣適周其用與文殊普賢侍衛之神凡七軀中有儀制未備者增而飾之於是繪事畢集而心匠惟精章彩燦然而英華盡美聚紫金體端穆穆之聖容秀青蓮眸湛昭昭之離象諒彼兜率之妙相寶宮之梵儀其能異於此乎使夫擎蹠而瞻嚮者心愔景慕誠加肅敬茲豈獨弭罪希福而已哉致一信之善將見乎有以自性之本其爲拯物之利亦以大矣明公嘗學諸方得法於廬山棲賢遷禪師旣而歸以駐錫每見其衆共之所有以未完慨然圖治孜孜焉過己居之急若鐘樓傾蔽則新之以大壯庭階荒蕪則甃之以如砥凡先後財用之費計其緡錢無啻二百萬皆出於誘化之力實自精誠之致也余以謂釋子之學者或專習禪那輒忘興於佛事或勤修梵行遂復昧於已靈且聖人之意烏乎相戾哉蓋所趨者異也今明公解與行兼而兩得之故樂爲之道

崇明寺記

句容縣治在金陵之東九十里以茅氏所居之山句曲而有容

故名縣縣之崇明寺邑民祈福之都會也按郡志西晉咸甯中郡人司徒督舍宅爲寺初名義和梁昭明太子嘗書其額列三十六院唐會昌間以火燬惟天王鐘樓得不燬焉宋太平興國中改今額其時天祐二年太師中書令吳王楊行密嘗夢遊勝境感彌勒世尊爲說法夢覺而追憶所在歷歷在目使圖而求之蓋是寺也尋聞於朝出財作大殿以奉彌勒之像時院之葺者十有八所曰南觀音曰藥師院曰南釋迦曰天竺曰千佛曰妙雲曰中釋迦曰四聖曰瑞應曰彌勒曰北釋迦曰北觀音曰瑞像曰大聖曰文殊曰經藏是已諸院皆習瑜伽教法惟經藏爲禪院寺有藏經相傳嘗有七人者過之儀狀甚偉手書是經合爲一藏字畫如出一手書旣不知所往或以爲天人云天王殿鐘樓制度殊古固無恙也儀像亦非今時造像者所可企及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七

而彌勒之殿歷年凡四百五十餘祀棟宇圯傾殆不能支風雨矣寺之千佛院僧守廉妙法各以其師廣庵方公茅齋已公所遺之財倡之而邑人杜氏甫榮暨鄉黨爲善之士咸出財佐其費迺大致隴蜀良材以至正六年春悉撤故而新之明年夏集事勦堊畢具規制視舊加高敞矣爲費凡四十萬緡而出諸廣庵茅齋者十之七八九矣又明年住山永襲列其事使寺僧道山守玉介吾友師一之書來徵言顯書之予嘗得唐白樂天遺事每讀之輒廢卷永慨而羨慕之也蓋樂天暮年使工畫者作彌勒變相每清晨祝曰居易以宏詞登科進士及授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建寺兩所書經一藏造像百軀飯僧萬餘以此殊勝之利同向眾生云有如漢晉唐宋以來諸賢留神內典者至毀形服以與僧倫捐田宅以爲幢刹固不加少而忠言嘉謀效

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守而道德埒於古人此樂天見稱於昔賢觀於其遺事則尤人之所難能也吁學士大夫之賢者必期自立之固豈望其求全乎是以吾徒紛紛總總要不可以數計求其庶幾乎樂天之萬一者幾希矣蓋法道澆漓叢社衰落寄吾法者不能以律自檢膠乎利欲視僧伽藍物爲己固有漫不省施者披田建寺所以覲乎我者何爲而形服之所以異於流俗者果何所事貿貿焉惟貨是殖致土田以來徭役公府易視列之編民昔之以道德爲王臣之所禮者漠無聞焉然求如守廉妙法之能以師之所遺而爲佛事者蓋亦寡矣矧能盡乎樂天之所事也哉亦吾法以六度萬行爲入道之門而能施則又守乎六度而該萬行是知守廉妙法之能施則足以信其爲道而足以激夫貪俗者矣是用記以詔夫來者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美

重修塔記

崇明爲句容古刹大聖爲崇明別院按大聖姓何氏號僧伽西域人也唐龍朔初來隸名於楚行化於泗中宗迎至輦轂深加禮異太白贈以歌曰真僧法號號僧伽其名重當時如此後以示寂真身歸窆泗州靈貺顯揚容邑緇流向慕塑像惟肖民庶祈禱昭答如響故院以大聖目之前宋興國間豎立木塔安奉厥像塔以大聖名焉奈歲月浸往風雨凋敝元祐癸酉始建石塔益崇香火規模壯盛制度超絕蓋出異人手相傳爲魯般後言雖無稽勝跡可念其爲狀也七級飛聳八面玲瓏歛岬踴地亭盈媚空其大觀也東連鐵甕西接金陵北控長江南抵茅阜至若燈燃月夕修破暗之緣鐸振風晨警沈淪之眾磴道屈曲

登者穿龍蛇之窟地位清高眺者出支撐之幽此又塔之勝槩者焉夫勝槩難具與廢靡常南宋寶祐戊午塔將損壞寺僧師嚴募眾增飭大元至順壬申塔復傾圮院主永賁化緣修理逮我皇明漸摩政化已久民知向善者眾正統丁巳住持崇明院主修正暨耆民陳圓輩憫其廢墜作倡修葺今成化甲辰廢墜荐滋主僧本智善士曹孟甯等請命於邑侯協力勸募以圖一新匠氏謝原興發心捨工始事於三月十三日是日五色彩霞團輔塔頂遠邇聚觀莫不欣悅由是工作雲從檀施山積圓階層覆傾圮者修葺之磚瓦木石之交固曲欄壘拱損壞者增飭之黝聖丹漆之錯施塔頂相輪莊嚴如舊簷牙響鐸鑄造維新上下無遺巨細畢舉雖前代累加修葺之功未有若是完美者也訖工於十月既望度其費錢以萬計二十有奇要其成工以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七

日數二百有餘其用費省而成功速者非民心向善樂於趨赴曷克然歟主僧設大會以慶落成善士徵予爲記予惟是塔也經始固本於前代修葺則資於後人非後人勤於修葺則前代之功不幾於廢墜者乎吾邑善士用心於此是可嘉也後之以世繼世修葺勿替則是塔可傳於永久亘天地而不朽矣吁莫爲於前後將何述莫爲於後前將何傳觀此益信用書爲吾邑善士勉抑將爲來者勸非徒紀歲月云

重建達奚將軍廟記

林仲節撰

縣治之東南有達奚將軍廟其神坐中環甲執兵前侍立者四人歲久廟頽毀像飾漫漶有幅楮貼殿東楹數字可辨云梁承聖初弘讓爲國子祭酒其下磨滅莫考最後云至今簷楹烏雀不棲後至元庚辰夏五月亢旱邑之長貳徧禱羣祠以求至廟

邑長丑閭公祝曰神君有靈能降雨澤民當使廟宇一新是夜
澍雨如注迨秋復禱晴於神又獲其應歲用以登於是耆老陳
德新紹箕等謀於眾曰在禮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而山川之神能興雲雨以澤民者咸在祀典今神廟食於茲
雖莫知其始然雨暘之禱各以時應愚等處茲土宜協力重構
以昭荅神貺且以致辭之信於神遂乃鳩工度材因舊基而拓
之深五丈六尺廣半之中爲堂三間前直兩廡外闢重門去廟
西北五十步立神道門復甃石以達於廟嚴嚴翼翼閎偉炳煥
始事於十月之旣望訖工於臘月之朔日凡所資費皆翁比以
集而神像部從則邑長貳等相與捐俸飾之旣完眾請子紀其
事按達奚本蕃族蓋因達山奚水得姓魏隋間著姓西北今將
軍獨以姓顯而名號世載茂有記之者世傳南宋時與沈襄王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碑文

夫

武冠韜畧凜英姿兮兜鍪仗鉞揚旌麾兮奮身爲國載驅
馳兮慶流行溢民懷思兮懷思伊何崇厥祠兮睠此甲城
神靈妥兮林巒鬱鬱曲流漪兮歲時報祀潔盛粢兮佑我
百里集蕃釐兮堅珉載勒期永垂兮

重修雲塘廟碑

雲塘廟者句曲北郭之古刹也內祀勅封祠山靈惠大帝爲十
入社公建廟後橫塘相傳上世有白雲起焉故塘以雲名深山
窮谷之中雲煙出沒湮沒不傳傳而不可解解而無徵若此類
者胡可勝道耶今重修告竣董事諸公問記於愚謹按神廟甚
夥碑記亦間不乏率皆支蔓難言惟金陵欽天山廟碑乃前明
洪武二十二年禮臣奉勅建立內載神姓張名渤發迹於吳興
宅靈於廣德西漢以來蓋已有之或謂卽張湯之子安世而顏
真卿所記則在於新室建武之間以其時考之不無牴牾至於
錫封加號則始於唐之天寶益於宋之咸淳旱澇疝癘禱之必
應夫神之名世者四百餘年以前已無確據矧千百年以後耶
天下有徵而無徵者又何可勝道耶但赫赫濯濯靈歷代崇祀不
絕非實有功德於世烏能使國家載在祀典草野久而靡忘哉
今所傳神之靈異雖多更恐無徵不信矣大都所謂神者皆忠
孝節義人也綱常歷萬古不渝則其人之精誠無日不極天而
蟠地因敬告我父老子弟勉於慈孝友恭早完國課安享太平
雖無報賽之勤神亦必降以景福不然隻雞村酒神其吐之可
不慎哉初殿宇將圯里人公議按社計口捐資重修合十八社
老幼共五千六百餘口斂錢二十八萬有零卜始於乾隆丙寅
十月落成戊辰四月除雨雪農事之候僅越八九月耳而廟已
煥然一新固諸公糾工庀材竭經營之力良由旣無募化之遷
延又無不均之苛派故輸將恐後刻期可辦也後之來者守而
不變則斯廟常新豈不休哉里人蘆安汪沅譔

謹按祠山廟南省江上下所在多有俗祇以祈禱靈驗

故虔祀不衰而莫得考神所自出然相傳神本句容人
神父母居南門外有墓今南郊張廟是已又傳爲上帝
之甥似皆儒林所不道而報賽香煙極盛久而彌新重
修邑志時城隍尊神達奚尊神俱採碑文入志獨祠山
尊神無碑志可採適得北門雲塘祠山廟碑其考據似
從雅而不從俗矣及閱邑前輩笄赤如先生鶴起齋文
集有西坑殿疏一篇時笄教授甯國疏云境內祀典最
稱赫者二一日忠烈祀唐張睢陽先生一日西坑大王
乃祠山尊神之裔祠山乃神妃所出爲余同邑人其先
世積有陰功故上帝畀以仙妃且曰帝以君家世德故
授之以子俾世世血食吳楚云云審是則俗稱上帝之
甥者容或有之耶昔神發跡於廣德州而洪武太祖廣
德之戰問兆於神泥神向之笑太祖題詩勒石有中原
擾攘何時定揮指干戈動笑顏之句由此觀之神之靈
也庇蒼生佑帝王其來已久至所傳卽古熊羆佐禹治
水之說雖無所據而神之靈已昭昭矣故因雲塘廟碑
而附記之卽凡爲祠山尊神廟者均可引證於此不獨
南郊張廟之爲始基地也又廟前張姓甚多俱爲神裔
其村農婦女入田則以懷抱小兒置神廟中拜神求庇
及還小兒從無遺失哭泣之事復拜謝而去此異事亦
見神祐家護國之靈云邑人樊明徵謹識

句容縣志卷第十

藝文志下

雜體

崇本疏

爲推廣聖孝以崇祖鄉以光中興大業事臣聞大雅縣之詩曰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誠以生民之初必有其地王業
之成必有其本此周人追述不忘之遺意萬代仰之而如見者
也恭惟我皇上備大聖之德踐天子之位功業文章比隆堯舜
禮樂制度媲美商周郊廟復皇祖之初制尊崇正父子之大倫
至於定五年大舉禘祭之禮於太廟以祀皇初祖則又擴前聖
所未發補百王所未備比之周人追崇先祖僅至后稷姜嫄帝
嚳而止者斷斷乎不可同年而語矣乃如承天之顯陵特加恢
廓昌平之長陵等陵南京之孝陵鳳陽之皇陵泗州之祖陵類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疏

一

加增飾而於基運等諸山又各加以美名臣愚仰見皇上報本
追遠之心盡倫盡制之美可謂極盡而無餘蘊歷考詩書所稱
雖甚盛德蔑以加矣臣於是謹推廣德意輒有一得之愚以獻
焉臣嘗拜手稽首莊誦天潢玉牒有云太祖高皇帝先世江東
句容朱家巷人又嘗拜手稽首伏讀我成祖文皇帝御製孝陵
神功聖德之碑首載皇考太祖高皇帝姓朱氏句容大族也又
嘗拜手稽首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嘉瓜贊序述羣臣
之辭有曰陛下臨御之時瓜生同蒂產於句容况句容帝之祖
鄉其禎祥不言可知矣合而觀之可見句容者實帝之祖鄉而
朱家巷者又周之漆沮有邵類也臣句容人也自少習聞長老
言去縣治可十數里有地名龍爪樹下卽古朱家巷地一向鞠
爲茂草傳聞我聖祖亦嘗訪求先世寢墓所在不得其實而止

然而其邑其處明載天潢玉牒及二祖御製文炳如日星不可
誣者其表著顯揚豈非有待於聖神今日禮樂大備之日而然
乎奈何郡邑之志不足徵也臣是以無得而考焉斯地雖邑民
故老過必恭敬而牧兒蕘豎緣未禁令時或出沒其間甚非所
以尊肇迹而隆本始也臣實惕焉久矣欲言而無其間也臣嘗
伏睹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恩詔有曰一各處帝王陵寢
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敕葬墳墓有被人毀
發荒穢不治者所在官司卽與修理照例編僉附近民一丁看
護免其雜泛差役其瑩域所占地畝稅糧一併除豁有司不卽
奉行者撫按官一體究治欽此及近睹邸報皇上俞原任提學
御史謝少南之請表堯母之墓卽仰而歎曰大哉聖人之心乎
於前聖先賢及當代之有爵位而無後與夫前聖之所自出者

且然而况於我二祖所述玉牒所載我國家根本所自出之地
乎臣是以不避疏遠狂妄特爲皇上陳之如蒙允敕該部看詳
可否如果臣言可采合遣官會同彼處撫按官督率所司勘訪
的確儻前地是實抑別有其處星馳具奏請自上裁或特加封
禁或特建園廟定以有司祭祀之期復其地方守護之戶夫然
則我皇上一念追遠無窮之心可與天地同其悠久而祖宗源
本縣縣瓜瓞之地不至下同荒原草野矣事固有曠數世而相
待者幾也祖宗欲爲而不暇皇上徐起而振之茲豈人謀之所
能哉聖王大孝之懿中興大業之光未必無涓埃之小補云臣
不勝拳拳狗馬之願緣係推廣聖孝以崇祖鄉以光中興大業
事理未敢擅便謹具奏聞明戶部尙書王暉上

皇家令甲惟是易名之典爲兢兢恭逢議諡之會部發訪冊不啻一申再申諸凡懿碩國史有撫鄉評有推固其慎重至意亦慮有休美鬱於后替輿論闕於先容而遂使潛德無光幽芳弗播也者留都首善景仰前徽迺有名賢一人爲正冊續冊所未及者敢撮其行槩具揚於左以俟大廷公論詳覈施行原任戶部尙書總督倉場王諱暉句容人登正德丁丑進士選吉安府推官時寧藩倡逆王陽明先生重公才以一旅檄之有愛公者以太夫人在署欲改之公叱之曰古人以孝作忠忠亦孝也吾輩業邀君之祿以養親復以親故從逆賊貽君父憂非吾志也致身抗節政在此時於是擐甲胄冒矢石爲士卒先嘗令一吏督戰艦至期不見一艘遂以軍法從事眾栗然作色陽明先生獨壯公胆略與參密謀領兵攻南昌偕通判談儲等各乘其七

門之釁旁攻夾戰奮不顧身以故陽明先生奏捷疏公效績協謀擒宸濠功最當與文武諸公雁行會母夫人卒居喪哀毀骨立逮服闋宜以平逆藩功補臺省時中貴人用事公素鄙之絕不與爲禮竟爲所阻僅僅加兩級補大理寺右副復轉左時議大禮公隨楊廷和等伏闕泣爭廷杖幾絕志不少挫尋陞江西僉事分巡湖東廬陵有父子三人坐白晝搶奪俱罹大辟公察其冤狀下縣議末減令以爲此直指意斷斷如也乃力請於直指直指可公議竟得豁屢疏薦公才又廉得陝商以事忤權貴值地方捕盜商隨眾聚觀并逮誣服十年不能決公訊得其情釋之暨攝學政太僕少卿隨擢太常卿累陞副都御史撫江西尋陞南京戶部侍郎轉左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悉革淮米常例晉陞戶部尙書總督倉場督理西

苑農事公領大司農量入爲出歲有恆度一切漏卮旁費悉爲
苴塞有近戚以玉帛黃金賂公以莊田請公厲卻之時咸壯其
節往倉場土脈墳起晒穀易雜泥沙公發以石大都留心國計
鉅細必求詳畫度支賴以不匱允矣其經濟老臣乎嗣以僞銀
事覺逢主上震怒廷杖削籍事起於艾朴受賄失察咎自有歸
而波及尙書王公杲戍邊公爲民終非其罪也公論寃之絕口
不言枉卽日趨單騎歸怡然灌園於城南昕夕與二三昆從暨
微時故友揚推古今有藏書山房所著有克齋集行於世公優
游巖藪望重東山雖悠然有世外想至聞四方利病時政闕失
又未嘗不蒿目焦思以爲廊廟憂談者方謂賜環有日胡天不
憇遺一老而才未竟用事未前白齋志以沒公敷歷中外三十
餘年平藩功在社稷議禮論凜秋霜偉烈忠謀載在皇明大政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揚

四

紀昭代典則皇明疏抄諸書班班可考稱一代殊絕而兩秉節
鉞位列八座卒之日家無餘資僅僅數楹足蔽風雨田不滿二
頃子孫至不能供饘粥其清白甯不足風百世哉而惜其齋志
沒也穆皇御極初年詔訪大禮大獄已故人臣有當卹者學臣
少魯周公會疏公名與顧公璘等一體請卹時公子誠以病不
能詣京叩闕當路格而未行夫公與尙書王公杲同時受枉王
公已昭雪公尙未復其官致卹典未加不能不扼腕而亟望於
表微闡幽者也朱之蕃等揭

龍潭十景序

楊士奇

南京出朝陽門東兩舍許大江之濱有勝地曰龍潭其右側有
石屋有旗山有華麓有柳灣有花洞又有七星之山三江之口
皆勝地也山可以遊可以牧水可以梁可以舟又有驛舍可以

憩過使麗譙可以騁眺望有三茅君兄弟及王荆公遺跡可以
慨想古人又有道家禮斗之宮可以遊神於清淨而最勝者夜
籟俱寂月上潮漲之際可以坐觀造化盈虛消息之機也太醫
院判蔣君用文家於此樂於此析爲十景旣各爲詩詠之及官
於兩京兩京之縉紳君子亦皆爲詠之誦其詩想其處蓋使人
樂之慕之而不能忘也詩旣有序矣蔣君又屬余序其後嗟夫
天下佳山水何處不有則亦何處不可樂而常情得於此者必
忘於彼矣龍潭金陵之區也吾居金陵二十年愛其民多秀俊
向文學而恥以力勝其俗男女不雜處蓋吾嘗遊荆楚以觀於
故漢東諸侯之域今之北來也又涉淮徐歷齊魯之郊矣而金
陵之民俗吾固不能忘也然此其在下者耳我國家龍興削平
僭亂以安天下而後天下之人皆得休養生息以樂於泰和之
世而實始定鼎乎是今瞻望橋陵於鍾山五雲之表而仰惟神
功聖德如天地之盛大豈獨余與用文之不忘凡天下之人孰
能一日而忘也則余序此詩安得不推其大而不能忘者言之
哉謹書其卷後永樂壬寅十月朔序

劉大尹德政頌

并序

李賢

粵自秦郡縣天下而邑宰難其人也尙矣蓋地方百里爲邑卽
古之侯國其在成周田皆井授有鄉大夫三物之教八刑之糾
有比閭族黨之告戒禁令故其治不難而長民之吏莫非循良
也後世田不井授教養無法民僞日滋而百里之政一責於令
此漢唐以下所以傳於循良者不多見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
法古爲治雖郡縣不更於秦而所以教養之政維持防範之道
得人任職有過於周焉句容爲應天之首邑人民叢集政事旁

午號稱難治諸城劉侯義先丞其邑綽有政聲父老詣闕保陞
邑令益加清慎所以宰之不難而治民有立像祀事之感循良
之風殆可頌矣頌曰卓哉劉侯美矣彌彪老成練達明決剛柔
剴繁治劇政事孔修民懷吏畏麥秀禾油鼠牙訟息狼虎垂頭
絃歌聲藹桃李陰稠仁同卓魯化比中牟斯民仰德百里謠謳
立像以祀譽播千秋喬遷指日名覆金甌循良傳續至治增休
所以聖代超軼成周

開秦淮通丹陽河議

程廷祚

朱子謂岷山之脈一支南出而東北盡於建康其自西折而北
則起新安之黃山而南自績溪甯國廣德建平溧陽北至金壇
起茅山又北逕丹陽句容至鎮江西南向金陵以起鍾山長山
駒驪鎮江府山諸山之水皆東匯於丹陽之練湖茅山以東之水皆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頌

六

東匯於金壇之長蕩湖而自句容以西則其水無不歸於金陵
以西入大江山脈界於南北水源分自東西此天地之性自然
之勢也秦淮一水發源於句容之西而西北流入於江此自開
闢以來未之有改今進言者曰秦淮本自句邑之三台閣而東
匯於丹陽之香草河又東北入江以西流之水爲東逝之川歷
稽載籍未見所據若信有之則自茅山以至鍾山其脈必皆能
飛度而後秦淮之洞貫穿穴乃無所不可有是理哉說者謂由
三台閣之東二十五里而至掘河此秦淮之舊迹又曰掘河者
秦人之掘處也按邑志有掘河之名不詳所自其字則不作掘
而作堀郡志又作堀然則謂秦皇掘此以成河者其傳會鄙俚
不待明者而後見矣且彼旣曰秦淮之正流而又曰始皇之所
掘自相矛盾在己固無定見而欲天下信之其可乎蓋爲此說

者但欲導秦淮於句邑之東而誣以本自東流不知水可誣而人不可欺也建康志云秦淮水有二源一發句容之華山南流一發溧水之東廬山北流合於方山埭西經府城中至石頭城注大江輿地志元和郡縣志祥符圖經竝同皆無東匯之說又按句容縣志首列縣境之圖而識之曰句容大水西歸金陵又有三台閣圖而復識之曰本邑隨龍大水內小水俱匯於閣右繞元武向西歸秦淮使此邦之人視其水之東西誠無關於輕重之數則未必三致意於此矣然則今之輕議開鑿者不獨有害於金陵亦非句邑之利也然猶可諉曰此形家之言也今使百萬之金錢可糜山陵之當道者可鋤百姓之冢墓田廬可毀開鑿深廣如意所欲某猶以爲不便請試言之句容金陵之有河也皆以夏秋之間山水時至非若淮北之運道有昭陽駱馬

諸湖與濟汶七十二泉之灌輸也以地勢論則句容高於丹陽十餘丈高於金陵亦不下十丈當春水未生與霜降水落金陵之地有舟楫而無所施况句邑乎十丈之高開未及半山水暴漲層堰累閘猶或通舟然不待霜降已先秦淮而涸矣若開至十丈與秦淮等其深亦屆秋冬而必竭矣是此河一歲之中通舟楫之日少而廢舟楫之時多也又奚賴焉或謂河開既深則東西皆得江湖之助按自金陵至丹徒內地之勢俱高於江故鎮江漕渠最易淤淺無歲不濬而金陵則河流視江水爲消長大都河未枯而潮已縮故惟夏秋之際江漲潮盈乃能有資於河而謂東西達江則終歲可以通流亦未爲明於事情者也况既曰深通則水性就下設夏秋之間山水四發河流瀾漫外挾江潮直瀉而下莫可止遏雲陽毘陵以東地勢尤卑必有陸沈

之患而金陵句曲亦有竭澤之虞當此之時孰任其咎說者曰
孫吳六朝嘗開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避京江之險未之聞
乎是前事之師也噫彼偏安一隅爲無聊不得已之計固有然
者方今 聖明在上梯航萬里海不揚波乃驚畏險阻於門庭
戶牖之前何所見之不廣也江自岷峨而下何在不險能於岸
之左右悉開一河以避之乎邇來上自金陵下及京口百八十
里之內洲渚叢生港汊錯列在在可避風濤所謂黃天蕩者半
爲葭葦之場江之不險又莫此爲甚矣且此江東則直達海門
西則控引荆楚南岸上自慈姥浦下至下蜀港北岸上自浮沙
口下至東溝濱江津要以數十計皆盜賊之所窺伺也墩臺瞭
望櫛比鱗次以衛行舟而賈舟客舫絡繹往來亦互相警察今
盡驅入內河則二百里之天塹必爲萑苻之藪其險之可畏有

倍徒於風濤者不是之察而猶自矜康濟之略多見其不知量
也說者曰水之泛濫民之昏墊是亦有心地方者所宜加之意
也夫句容一邑凡澗溪之可名者無不歸於絳巘湖以達秦淮
絳巘湖自孫吳下及宋明代修堤堰置斗門蓄水以資灌溉近
日居民乃悉占而爲田湖之存者無幾矣秦淮源遠而受水眾
今鄉間諸支河旣爲民田侵蝕日以湮沒城中則正流淺狹而
支河澱淤有夷爲平陸者水潦爲害職此之由今不知復絳巘
疏秦淮以瀦以洩而以通丹陽爲得計猶人之病在脾胃而欲
奏功於喉舌也豈不謬哉自隋唐以來千數百年未聞持此議
者近乃有無知之商賈郊野之細民奴爲是說而好事之徒從
而和之巧言如簧冀以煽惑當世求非常之功乃於先賢則爲
刺謬於古籍則爲無徵於事理則爲乖舛詳究終始無一可者

某學識疏淺何敢論列是非獨念金陵冠冕南服本諸山川之靈懿使可任情開鑿則古之建邦立國者何取於相陰陽觀流泉哉况此千數百年之中豈無命世之君子奮然爲民興利考其所議唯在於修赤山之塘濬秦淮之支而不聞襲破岡上容之餘智者何也彼固知此河之開而必廢有損於財而無益於民者也尙書曰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敢私議之以待採擇

赤山湖水利說

劉 著

按赤山湖卽古之絳巘湖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西北距上元縣九十里舊志載絳巘湖周廣百二十里四面皆岡而西北獨缺數里如門門之南聳然而爲蒼崖斷壑者赤山也赤山之麓磅礴方廣者二十餘里門之北蜿蜒爲平岡而止者爲竹巷爲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議

九

下葛庵諸村之地門之內東涵大澤望之坦然而曠遠者赤山湖也後人因其水落之際近湖之濱皆圍築埂岸開爲膏腴今特就現在所存荒澤四面之濱計之西南則有赤山稍轉而南則有三陽地盧亭起庵葛村金村圩諸村之地湖之東則有關頭道士圩青城埠岡子上其北而西則有馬園里邵家邊毛家里諸村之地西北則有散岔老圍以塞湖口之內其寬廣尙六七十里上受茅山瓦屋浮山數百里之泉源雨水西北由散岔出湖口以會崙山五棊空青華山之水由句容城東而至者爲秦淮秦淮之北正當其湖下流之冲者則上元丹陽鄉之戴陽圍周子圍泥圍北山圍白米圍也丹陽鄉在上邑東南之極邊賦稅甚多犬牙相錯於句容界內此諸圍不但東南受絳巘之冲東北受崙山五棊華山之冲而胄王湯山青龍諸山之泉源

復自北由元橋土橋周郎橋而下繞於諸圍之內出水門於北
山圍之東與赤湖秦淮之水相會於赤山之西北而爲下散岔
察其地勢丹陽諸圍北起周郎土橋之下南抵赤山之麓東界
秦淮西至北山而北山岡隴自青龍蜿蜒而至北山圍內南臨
淮水以抵赤山之麓若相環抱而爲門戶者然中含母聖張家
戴陽北山諸圍平洋萬頃方廣亦將百里卑濕低窪內外溝渠
交錯而母聖圍之旁猶有污池數里其荻蘆萑葦鳧雁鳩鵲無
所不具蓋昔年丹陽之一湖也又其西南當下散岔之尾流者
則泥圍白米圍白米圍其大凡數十里其南與百丈圍相接又
其南與西則有山矣及西至湖熟則青龍岡隴直抵於河而有
石橋阨之西岸之市廛烟火幾似城中爲上元清化鄉之地過
此而爲圍者依山傍藉不若丹陽鄉之一無所藉突然爲圍於

大澤之中以犯眾流之匯也及考舊志載夏駕湖在丹陽鄉則
丹陽鄉諸圍之地卽古夏駕湖之地無疑矣又載上元縣東有
白米湖與句容下塘村接則白米圍卽古白米之地無疑矣夫
古之上邑水患之所以不至告殷者以東南有此數湖以爲瀦
水之澤今則夏駕白米已爲西成東作之區而赤山一湖又復
大半侵佔則此數圍之中有時田廬漂沒泛漲秦淮以至延及
各鄉者是豈水之咎哉夫愛一時盡地利之虛名以與水爭地
而貽他日之水患又豈獨上元之一邑爲然哉今之最可慮者
倘再以赤山所存之荒澤愚民貪一時之利盡墾爲田使數百
里之泉源無所瀦蓄以緩其勢則其水患必更有烈於今日者
矣若鑑今日之害而欲廢膏腴之產以還夏駕白米之舊其理
則善而其勢必有所不能若及赤山湖之尙存加以疏濬使水

就下而民患亦可以稍紓然抑有難言者竊考赤山一湖其東北至西南長幾二十里西北至東南亦六七里湖之乾涸等於平陸無淺可撈非開土方無由濬之使深開方之法准河工之例開立方方一丈者其工價一兩一錢開平方方一丈而深一尺者價銀一錢一分每立方見方一尺者價銀一釐一毫且無論土歸何處今姑就開方之價計之每立方一尺動支一釐一毫開平方方一里深一尺者每一里爲積三百二十四萬尺方需工價三千五百六十四兩矣今於湖中自東北至西南若開深一尺長十里闊五里之方此則五十分之一耳若開方長十里闊三里者此則三十分之一也若開方長五里闊三里此僅十五分之一也如此一湖開方長五里闊三里而深一尺雖暗者亦知其無益况再減而少之乎然其工價亦已五萬三千有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說

十一

奇矣此又濬湖之說不易言者也夫廢產以還既往之湖勢既有所難行傾貲以濬現在之湖又力有難給則惟嚴禁湖中之開墾於老圍新圍之外免其賦稅復存荒澤詳請具題永禁爲例以爲鍾水之地庶讓尺而水得其尺讓丈而水得其丈以廣抵深較之開濬爲行所無事其亦今日補救之一法乎至城中水患內則視乎秦淮之宣塞外則視乎江湖之枯滿使其年江水不漲秦淮之水雖盛無患也倘其年江水盛漲天雨又復浸淫內外輻輳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矣其利害之故非盡在上源也

按劉著字允恭武昌人後改名湘燧爲人慷慨有志略多材藝其厯算之學受之宣城定九梅公又精地理農田水利諸專家言所撰有上元城內溝渠考略上元水

利論載新修上元志中

笄赤如經畚堂詩集序

往予爲汗漫之遊至句曲得以師門之誼交笄公赤如時公初授鉛山令尙未之官與予把臂於乾元招隱之間竟日盤桓聽公清談善戲謔而多名理予心敬公以爲江左名士信無過公者及公官鵞湖且六年滿考矣予以乞言福唐過分水嶺始一訪公時公已遷州守鬱鬱不得意予亦不忍別爲公留者久之深歎公治行能古教化不爲世所知是歲年友李倩玉解首西江爲公所賞拔海內歸公爲人倫之鑒尋公以司空郎治水張秋有疏濬功乃逆璫禍起摧折清流公與魏繆諸君子素同志常師事高趙曹三先生用是株連削籍及公論大明起公司農郎度支金倉有清望擢汀州守正值山寇披猖勢甚熾公築城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序

三

駱颺廷文集序

笄重光

文章之品各如其性高明沈潛自其出筆有異積學涵養識力日有加焉而彼此必不得以相易六經之文尙矣自左國公穀莊騷史漢下迨唐宋諸大家之文體裁遞變各自一種八股之藝隆自勝朝迄於昭代卽一聖賢之言而推演之而音節氣味頓人人殊譬猶一父之子而面貌輒別就其相肖者神情動作

恂况之間非能若板印然也凡前輩有文名者讀其專稿舉可槩見可知文字無論濃淡平奇時古疏密總以見理真透而他人咽唾不足浸其齒牙斯爲貴耳近日風氣清正諸有文責者力洗勦襲雷同之弊士多爭自磨礪讀書窮本而吾邑諸名雋不鄙山中廢疾之人時時以文就正余次評閱欣喜多能各出手眼深得古作者之意將來拔茅連茹皆足卓卓大表於時去秋卯闈駱子颺廷遂先諸子獲雋其文清和秀潤入目而光燦之色溢於眉宇讀竟而新靈之氣浮於行間宜其脫穎而出也夫颺廷之文余固素評質之矣每歎文章發自性靈毫不相假颺廷虛衷嗜學博取兼收卽同人一得無不謙受者與潘子堯書同研席有年講習攻苦志趣合一而予觀其文復絕不相類也潘子伉爽自喜其爲文高老雄奇不顧駭俗同人輩矜服元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序

三

龍而颺廷靜氣平心油油自適不矜氣勢理趣怡然殊有因物繪形我須不御之意其不同如此此無異故總由見理真切隨其自至不須摹倣則凡胷中所具之經史子集以已融液變化而寓其精氣於毫端是其不同也正惟其有得於同以此言文則得者無媿而未卽得者亦可以自信而無疑

請憲禁培護龍脈序

高世傑

身有一處受傷而卽虧損全體地有一支受鑿而卽動搖百脈地脈之與人身完虧一也句容北境之尖桃山係金陵句曲龍脈過峽之處復蜿蜒連接五棊天王覆船諸山大龍則西去金陵分支則南結句曲鶴膝蜂腰氣同一綫乃頑民因尖桃山石理細膩鑿石燒灰扞窑五十朝椎暮鑿斬脈截龍貽害不小至覆舟山則又有匠者開取大石龍身更罹其害幸奉石門朱公

以地方公呈慨然力請於上憲嚴批勒禁仍令句邑歛貲將尖
桃山買作官山錢糧闔邑輸辦以護山龍以除永患蓋欲培一
處之地形全合郡之龍脉譬股肱完固大體無傷也而朱巷頭
民仍於五棊山扞窰鑿石晝夜燒掘在彼以爲尖桃山爲金陵
句曲之要脉詎知五棊山又爲尖桃山之要脉山右白公新下
車時卽五申三令頻加禁止而馬腹偏隅鞭長莫及且彼託言
五棊山係金陵過脉與句邑無干則是上憲之恩波方流而復
遏山龍之石骨終斷而不聯行將禍延省會豈特彈丸一邑之
憂已也然不備覽顛末未知利害切膚之甚也彼奸頑之貪妄
未已吾儕之公討不彰爰刻是帙告我同人以垂永遠斯爲之
序

讀宣悅庵遺書序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序

十四

悅庵宣先生諱穎字懋功句曲崇德鄉逋遜古邨人也以文學
世其家先生資稟過人而德性純厚初與朱亮工從瀨江章民
馬公講學於茅峰馬公見而異之輟講之餘嘗語人曰朱生脫
穎一鳴驚人宣子德器也異日必爲公輔然德以晚成不必蚤
有譽於天下未幾朱發解南闈及馬公大魁寄語先生曰傳衣
鉢者其惟君乎時里中張鹿牀笄江上諸前輩皆先生雞壇舊
侶交推重之每論文先生常操牛耳無何諸同人鵲起名噪一
時而先生數奇屢試輒蹶僅以明經受知於督學尋因親老養
志終身遂閉戶著書絕意仕進山居隱几門無雜賓坐擁百城
丹黃竝下凡五經三傳註疏詳略班馬異同考亭綱目溫公通
鑑以及諸子百家唐宋以下諸儒文集無不細爲評騭時人謂
先生爲學海而於天人性命彭殤生死尤了然於心故能怡養

天和無少欠缺嘗著南華經解張菊人爲之敘付之剞劂以公同好生徒數十咸坐光風霽月中時或閉目冥心門外雪深尺許待立者不知寒也先生善鼓琴園中下帷樹林陰翳鳴聲上下不絕於耳及撫琴動操啁啾闐寂無剝啄聲齋前有鹿馴擾優游每講習潛伏案下如默契然者自先生積學一邑之弦誦不衰其生色也見面盎背故凡疾言遽色見先生則躁心盡釋而怒氣頓平他如廬墓恤貧孝友睦婣諸善行之在鄉黨中者皆先生湛深經術所致先生歿後邑父老子弟讀先生之書莫不思先生之德如見先生之爲人昔馬公許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流澤爲甚長也先生往矣手澤猶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語云遺子黃金百籩不如教子一經是可以知先生之垂裕後昆矣金壇于采撰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序

五

送句容張乘庵員外歸里序

吾同年友張乘庵先生華陽有道君子也其先世行實聞望昭昭志乘間至祖父俱以宿學未售逮先生甫羈貫早飲香名食餼未幾遂克紹其曾伯祖銓部公家聲與予同登癸未榜進士出宰遐方由懷遠調隆安俱粵西地前後服闋一補授大竹一補授太康始進秩行人及引見

聖天子顧而訝焉謂此老吏必多諳練何可閑署爲也特調西曹主政俄遷員外郎先生強毅精敏人莫之過上下交口稱以爲能朝廷方將大用以盡展其才而先生已拂然歸矣紀其年則近懸車之期易著見幾傳云知足先生用是有動於中如漢二疏未老身退千古美之唐白香山年七十致仕乃自誇達哉達哉士論以爲可哂緬懷往哲遲速各異要其高風逸致均有

足多者雖然獨不聞杜少陵之句平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先生歷任在外今已得達帝都依戀朝堂而候焉賦陶令之間
情效仲氏之樂志揆諸臣子之用心爲何如者吾知先生應不
若是夫十數年來出入於蠻烟瘴雨中鮮有不爲所申先生獨
安全無恙而精神氣血亦得無少憊乎請求給假暫息一時其
心則未嘗不願終身竭力於國家也歸山之日善爲調攝逾年
後便可出而有爲此固不待卜而知之異時

天子賜環頒詔命具蒲輪著有司以速之行先生應必欣然就
道謂臣犬馬之疾已瘳矣而猶欲杜門却軌偃仰林下其出山
之思若牧羊者之於鼓吹車蓋未嘗一夢及之也豈其然哉豈
其然哉茲者先生南還公卿祖道詩歌盈篋衣錦之榮人爭羨
焉而吾所致祝於先生者則惟仍辭野服重點朝班於以黼黻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序

去

太平永垂勲業於不朽焉爾不然先生之文章固已膾炙人口
先生之政績固已昭著天壤其在荒僻之地固已招撫安集開
闢田野其在刑曹固已多所平反全活者不可枚舉而經綸猶
未竟也張弛猶未畢也同列之士想見一斑未窺全豹其能無
遺憾否耶爰書數語爲先生贈先生應爲之首肯吾言曰願以
俟諸異日孝感涂天相撰

重建福田庵記

余每歎滄桑遞變陵谷屢遷昔年名區勝地曾不轉瞬鞠爲茂
草而沙門古刹巋然於名山烟雨中數百年後鈴鐸之聲猶泠
泠與清風相和意冥中果有護持之者與抑方外心力精專不
忍輕棄其先與邑北郭舊有廟曰雲塘其右則吾鄉鄰父老子
弟春祈秋報之所其左則寺僧所募建別其庵曰福田雖無層

軒飛閣之觀蓋亦清淨佛場也歲庚戌燬於火僧瑞林有志重建經營數載至乙丑冬始克竣事爰思勒石以告後人求余文爲之記或疑頭陀具此副心力曷不從蒲團中求真實受用而乃沾沾爲之母亦塵緣未淨與嗟呼佛說空空將教人徒而廟貌芥而衣鉢裂而蓮花貝葉乎抑必瞻叢林參寶相證晨鐘暮鼓以契所謂佛乎吾儒覩車服禮器輒動高山仰止之懷則釋氏梵宇之設亦可以思矣且空者真機實者寓境卽空化實空不淪無卽實返空實不墮有則此巍巍者頑然色相已耶瑞林其亦見及此中三昧有與余旨略同者耶余於此道雖未入其門而竊心知其說私念瑞僧此志旣遂更無遺憂勇猛精進殆不可量有日參通五等之禪打碎九年之壁則余將與僧相視而笑豈祇結文字緣乎後之覽者覩古刹如新應歎有人實主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七

持之而余尤望主持者之心力蒸蒸日上也於是乎書里人朱照修撰記

邑侯周公賑荒記

歲戊午江南全省旱句邑尤虐春無雨望夏夏無雨望秋秋又無雨更望冬知縣事翰林庶吉士山陰念山周公憫句邑塘無勺水之濡火氣入地三尺矣四顧而吁初夏卽先事爲備曰句邑商賈不至今旱虐殆甚民無食奈何集寮佐進吏民詢里書戶書倉書庫書按籍而籌與邑中紳士大夫共圖荒政曰莫先平米價七月穀貴出礙官銀歛邑中富室擇篤實士走川廣運米價果平八月親率佐貳蒞所屬籍老弱孤獨力不能自活者分上中下三貧凡九萬餘口上之方伯爲發銀普賑計口受升十月爲始量所發官銀盡次年二月當止憂其未足也急請常

平粟以濟量地遠近酌便宜給脚價輸粟就民又慮戶口滋多入籍官賑者限於定額也爲設官厰二一虎耳山一何莊廟發銀一千二百兩買米給賑又憂其未足也爲諭紳士私設粥厰七諭東厰曰王君開楚汪君九畹朱君泗山其主之城北石橋有祝廟駱氏祖居也曰駱君次由主之城南唐陵俞君天池宗社長也曷總厥事曰王莊王趙兩姓稱望族和中帝章可共任厥事曰趙巷曰淤鄉曰葛村周君武揚尙君賓臣趙君士麟其分任之率乃親朋備乃芻具乃粟無混男女無逾早晚時鄉民散處匍匐就食可虞每遇晦明風雨臘祭歲時均給米無令缺食又設法開西塘水利築官道數百丈估城工浚濠以粟易工活無業而能力食者日常數千指凡用官米三萬有零穀二萬三千有零官銀一萬五千有零捐助銀穀一萬五千有零自寮

佐紳士胥吏下暨水火工日常數百人蒞厥事六越月麥熟乃止麥收五倍有五穗三穗二穗者民急採獻公公而後喜曰天救我民矣容邑山形如何以句得名當金陵幹脈之脊往歲遇旱水利雀角盈庭公一切以義曉之事有不獲於上者公以身任其責情有不通於下者公以誠動其心所以三月不雨至十二月泉枯地赤草死木彫而獄訟息雞犬甯行途歌居巷舞者公之力也是年恭荷

天子軫念民艱咨嗟東向江南全省發帑金八十萬兩周賑南北官盡厥力吏盡厥勞撫軍許公時遣人查州邑荒政見公實心實政始終不勑乃頒諭通省曰救荒以周句容爲法捐濟以句邑紳士爲法江南而皆能以公爲法庶有當於

聖天子意乎四年八月公率句民慶賀 萬壽連日夜歌舞不

輟昔有宋資政殿學士趙公刺越救災南豐曾氏爲之記條理分明本末詳備公越人也其嗜古也深其信古也篤其行事不肯自後於古人類如此余故錄其事擬若南豐氏非直懌容之心壯公之績蓋將使士之學古入官者有所徵以自信不誤於古今人不相及則議事以制而政不迷其爲益於國與民者正無盡也豈特救災一邑乎壬戌長至日金壇後學于維城記

駱氏二莊義田記

情莫深於敦本義莫重於睦族世俗爾我旣分遂親疏各別未及數傳幾同陌路求其推水源木本有無其濟者殊難屈指我駱氏自宗祖創業以來子孫蕃衍支分派別其富厚者固多貧乏者亦復不少幸富者不忍獨富故貧者不至獨貧每遇歲凶分有餘補不足敦古睦族代有傳人駱氏後嗣屢世蒙庥不比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九

他姓近世七世孫次由公尤足述焉當乾隆三年秋句邑旱荒北方更甚公慨然以蠲賑爲己任異姓者設厰賑救生活不計其數同姓者糴穀給散加意至再至三是以駱氏遇歉如豐家無懸罄之悲戶鮮舉火之歎復於乾隆四年冬因先人子羽公有志未逮公體先人之志義蠲章培莊樂莊二莊之田一百二十六畝三分地十五畝其田地一百四十畝有零入祠俾收其所獲酌爲族中濟困扶危之助謂祠內祀先固已有資而曲全後人不嫌多備也至乾隆六年句邑復被水旱之災而北鄉尤甚公仍設厰博濟鄉鄰糴穀給宗均沾厚澤是誠樂善之無已好施之靡極者也夫天有豐凶人無不足有義田以爲補助之資又廣賑以繼其災祲之缺廣賑其偶然義田其常然也當斯世而范文正其復作乎公之食德正未有艾矣而我同族之人

司其事者切勿視爲固然亦須克儉克勤持公矢慎用廣仁人之至意於勿替焉豈不休哉爰爲文以紀之時乾隆七年壬戌之夏族人駱居祉撰文

北山開賑記

粵稽往古唐虞水患商湯旱災水旱愆期則民生不給此亦天地自然之運五行遞轉之常雖帝聖王明亦有所不能強也惟茲句邑土瘠民貧地無物產旣非商賈之通達亦鮮桑麻之餘利四境皆然而東北尤甚山多田寡俗樸民淳生聚雖蕃經營頗拙力耕之外守分敦倫幸際年豐僅供溫飽偶逢歲歉半屬飢寒昔在戊午之年天降旱災句邑十室九空而東北兩門盡皆菜色鳩形之輩駱君次由憫之獨請於邑主周公曰方今

聖天子視民如傷加意蠲賑各上憲日夜焦勞多方籌畫余力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三

雖不及竊有願焉爰設廠於祝廟不惜數千金擇人董事計口量給自初冬以及麥熟晴明賑粥陰雨賑米俾方廣數十里六十六村之男婦大小不知凶荒之苦實免流離之嗟至今壬戌又游禱災公復設廠中隅四方便就勤勞賑粥計口授糧一如戊午之法不吝多金慷慨獨任六十六村之人沾其德意者請余爲之記以志不忘且曰生斯際者亦何幸而絕處逢生苦中得樂耶迴思四載之前旣蒙沛澤今於四載之後仍復樂輸公之好善不誠大耶余因述其言詢其法而約略記之如此乾隆七年壬戌孟夏江寧徐渭撰

按句邑荒政較他邑爲最善捐助者勇於樂施司事者勤於動作屢屢不厭實出本心各上憲之所共知其許惜乎修邑志時內無荒政款例可詳載也僅得平糶碑

救荒記駱氏義田開賑數篇而已其餘四鄉好善遺法各出心裁亦以志館告成日促未得搜羅備紀俟他日再錄小編以存激勵善義之風云

華山游記

李維楨

華山隸句容縣距縣七十里而遠距南都八十里而近初長老福登範銅爲文殊普賢觀音三象奉文殊於五臺奉普賢於峨眉各因其現化之所觀世音應在普陀而會島夷犯屬國我師勞費七年僅邀天幸遁去驚然有輕中國心象至彼夷航海來朝且爲封疆患艤舟江關猶豫未決有獻議者華山寶誌公菴可增式廓也遂輦象居之更庵爲寺上賜名曰護國聖化隆昌云登公數爲余談山之勝而法須故代登公主五臺以歸展墓寄徑金陵諸芑芻聞其來迎之結夏因招余游屢爲期且踰歲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三

念此後無適主者遂以四月七日同陳山甫楊元素大兒營易往先夕風甚厲比旦側寒挾續由御賜廊歷北安門出朝陽門草樹上下一色黃屋青林承以晨旭居然趨朝光景經神烈山馳道如砥鍾山葱鬱造天夾路萬木森聳如羽蓋霓旌行人如交戟之內冷風則絲竹飄風則海濤六月無暑無論清和時矣三十里飯麒麟門路室郭城以土善崩攝司空事者請繕必以磚約十年訖工出郭眇隰彌望農慶麥秋度三小市而達東陽鎮上元句容界也鎮人可五十家以名醫自標者七余調元素無自矜鴻術何地無才小溪通龍潭大江華山薪樵舟載而鬻利視力田有加過范家場數里抵山麓微雨舍籃筍步入寺禮佛謁銅殿象象塗白金爲白衣莊嚴妙好下而飯圓祿房圓祿者登公所屬造寺者也三中涓將作館其中而虛左兩楹館余

飯已復登周閣恭觀上與太后頒藏經各一部七年前嘗施千金而中涓送經者還報寺工才十半復令諸椒房若左貂以下各捐助凡四千金將至矣四顧白雲瀰漫如陸海風雨隨之如蜃結鵬運僧言山欲雨候輒爾巡簷入殿看諸僧作晚課而退就枕簷溜猶有聲至明而霽是日浴佛金闥賈客載長明燈飯僧米麩三石果蔬諸物稱是三江中流遭風舟幾覆忽得渡龍潭泊東陽登岸眾譁然訝爲佛力考佛生日或言周昭王或言莊王或言貞定王或言殷武乙或言生年有八別周正四月非今四月爾時西方不通中土以麻定甲子甯免紛紜憶京華此日間賜百官不落英故鄉僧餉青餲飯不可得矣從南上有團焦僧真儉日以豆計誦佛號其門見大江及江外山登公本意安象殿所相土者以華山矗出雲表凡三成殿基實山督脉四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五

山環之如負展如步障西向嶺蜿蜒其崖誌公拜經臺青龍作案昂首如躍於形家宜喬木千章啼鶯時有折而東南下有蒲團白石止水回龍庵蒲團或言蒲堂訛爲葡萄二三老宿居焉庵趾周遭崿嶮無名田廬雞犬自一隩區折而西嶺凹亦見江與江北山下爲僧蔬圃亦可建靜室伐石者陶冶者取給於斯可里許而得誌公黃花洞高三尺修二十尺相傳誌公悟道處旁有秦僧團焦僧嘗遊余邑能談邑事洞後沮洳僧深其口泄水余謂上與旁可仍舊無鑿混沌竅洞前地二丈許疊石爲岸架閣岸下石出泉如井汲之不竭葷腥人觸則爲祟復西行半道山石嵌空履之有聲可十丈許因訝靈谷琵琶胡乃寂然稍上有碧霞元君祠遺址下小坎號龍池蜥蜴十許僧云某公嘗乞見之不得歲旱以禱雨輒應又稍上有雷擊石焦裂是何怪

物窟宅已升臺巨石位置參差磊砢相扶踞而小憩指顧江南
北諸山遠則三茅金焦近則栖霞牛首或可伯仲鼎立雁行鍾
阜龍飛在天此爲虞賓不純臣禮最近如銅山之屬餘子碌碌
何足數也丹徒儀真六合諸郡邑水雲烟樹縹緲斐亶如博山
壚氤氳南都王氣糾結輪囷如五城十二樓雕繪滿眼報恩浮
圖如不律五采毫大江如匹練可曳而取臺東北復有龍沼較
西池稍狹亦有蜥蜴鄉人禱雨較西池更險方議建龍祠復還
臺坐微颺徐來草木香發作旃檀薰陸鼻觀僧言盛夏黃花滿
山如金蓮不種而生山以此名禮玉藻大夫玄華註云華黃色
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詩小雅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山
名取義有以也還而僧指一山首平日切菜墩冠達帝爲誌公
飯僧地事無據名不雅馴應有以易之其地亦可建靜室而有

廿虞誨盜覓徑從僧圃還已行飯寺門石池上泉伏流池中朱
魚萬頭錯以瑇瑁諸色施食爭取羣遊成隊池水盡赤胡牀坐
觀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山甫快意大叫得未曾有有中貴
故隸大璫張成株連罪廢談成所以受譴語掖庭永巷曲折頗
悉其儔戒無多言乃已余誦王建詩不是大家頻向說九重爭
得外人知眾爲微晒步而上象殿旁有二樹名菩提山甫言蘄
春歲取此樹實無萬數是鉢塞莫否余曰菩提本無樹實之則
無名於何有翼殿二藏經樓累甒禦火而除其隙擬爲四十
八願樓山中僧募秦晉人金數百以娶婦從軍想如調達入地
獄自喜不減四禪天樂日漸下度夕陽看山有奇致復與圓祿
上眞檢室稍右有凹攬結江山殊勝祿云可建閣良然又下坐
池上月從樹閒照人游魚撥刺出聽夕梵僧言嘗掘地得棺廣

六尺長十有二尺發視惟一鑪歸之中貴人又言象未至時山鳴經月當置殿日山下人望上有旛刹矯若游龍山時吐光怪如霞如炬如燈炮釋家幻詭之談有萬倍此者存而不論可也天闕靈秀以貽聖明花宮蓮界忽如飛來忽如化城神通煜赫擁佑萬年之麻凡屬瞻禮若爲讚誦詰朝取舊道下循池而得橋琮琤聲卽池泐流泉可百步又一泉會之爲池池旁橋入澗過橋又得石門洞穴受風如潮音須公欲擬普陀更名又有欲爲閣洞旁者稍下嶺名歡喜凡陟險而夷如岱宗參上五臺俱有歡喜嶺茲山行殊無苦而人情懷安以趾臣目頓成異境山窮探天井泉田間草頭露沾衣履若濯泉方廣可十丈云與潮汐相應萍藻冒之綠不見影流可百許步道傍復有楊柳泉會之小橋流水二三人家白板扉映帶其間有銀杏出地卽分兩

幹合抱如一垂蔭半畝數百年物也里許又得泉有橋俱名河充諸泉滙爲大澗溉田萬畝已過金姑庵庵女僧六七人當蟠龍右脅卽龍潭鎮背也上爲李文定公先墓山陂陀而龍潭支河趨之大江繞其右地靈人傑固非偶然復至東陽鎮於中得一弄則走攝山道也按志秣陵郡嘗改東陽東陽鎮在瑯琊鄉宋葉適創瓜步堡屏蔽東陽又稱華山與竹里山皆在縣北六十里有翻車峴見鮑照詩劉牢之斬王恭帳下督顏延宋武帝破吳甫之於此竹里城在鎮東鎮於前朝稱要害問之人無知者志又曰秦淮源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門入都城天井諸泉當卽秦淮水源也梁武帝問華山何如蔣山高薛對曰華山高九里似與蔣山等泉水倍多兩言是山實錄矣真誥所云鹿跡華山卽宗居華山註屬南

徐州界別是一山耳又考諸傳記誌公產東陽市古木鷹巢中朱氏收育之舍宅爲寺七歲依鍾山法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於道林寺修習禪業或見景陽山或見龍光尉賓兩寺或往來與皇淨名兩寺都不及華山然市距山不一舍甯詎無公遺跡昔人構庵標公名必非無因山前有東謝西謝公受記家其族猶繁生女多持齋旣山由公顯何得庵以山廢余憶公語云人道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豈以華山爲家以梵宇爲美志在大乘視帝釋宮猶脫屣耳所葬獨龍阜建木塔更以石今爲孝陵夫沙門不敬王者猶然奪之不嗔毀之不愛況皈依西方之聖慳此一拘吒迦乎昔張僧繇畫公像不就以爪劃破面門現十二觀音則華山之爲普陀公所幸願也釋家以達摩誌公俱觀世音化身同時顯化南北或用爲疑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五

夫化身千百億復何疑二身是山事觀世音卽誌公在其中余言又多乎哉

寶華山記

寶華山在縣治北六十里天下第一戒壇也相傳梁寶誌公爲開山祖又千有餘年而得三昧律師昧師高足爲見月尊者見公以優婆離後身現身震旦宏闡佛法稱極盛焉而茲山之名乃大著蓋惟我佛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說法四十九年萬論千經不出乘戒二字自六祖相傳五宗繼起南泉趙州專闡西來大意非略戒也乘卽是戒也後之學者徒知直指人心而不知心之何所在徒知見性成佛而不知性之何所歸乃假祖師直捷簡易之言以開方便之路而六度萬行等於菅茅矣此永嘉所謂豁達莽蕩正墮解脫深坑宜其爲宋儒呵詆也

抑思釋迦老子在菩提場普光明殿四欲界天及逝多林說華嚴經八十一卷三萬六千偈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無法不備而淨行一品纖悉周詳最後說普賢行願終以淨土爲歸結之所楞嚴會上演無上諦推肉見骨至頓極圓而一言以蔽之曰攝心爲戒篇末尤諄諄於十習因六爻報之說具見憂世苦心迨入涅槃迺謂諸弟子曰我滅度後汝等依四念處波羅提木叉而住至遺教則專以木叉爲言末後一著亦於此可想見矣大慧宗門龍象也而其訓人也不過曰止惡行善蓮池再來菩薩也而以梵網心地爲淨業綱領卓哉見公繼徑山雲栖之絕學而宏我佛之心傳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言於舉世不言之日嚴淨毘尼得未曾有其卓錫寶華也以戒爲寶是謂無價明珠以戒爲華是謂無邊蓮座雖人之賴山以傳而豈非山之因人以

重歟蓋嘗言之佛有戒儒亦有戒其曰戒色戒鬪戒得也卽佛之貪戒淫戒嗔戒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卽佛之身戒也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卽佛之口戒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以慎其獨卽佛之意戒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卽佛之三聚戒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卽佛戒之八萬細行也能見其過卽佛戒之發露也內自訟卽佛戒之懺摩也洙泗七十二賢推顏子爲亞聖而非禮勿視聽言動戒力獨精曾子一日三省以魯得之易簣時啟手足示弟子且引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句厥戒何如聖人之教端木氏曰不欲勿施戒詞也其自言曰無加諸人則出之太易矣賜之穎悟不如顏而過於曾然一貫之傳終讓曾氏一籌者毋亦才辨勝戒力微耶程子起於微言旣絕之後獨拈出敬字以示學者厥功甚偉在長慶寺見僧眾威儀

濟濟內外嚴肅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蓋佛之戒儒之敬其旨一也昔人以雲栖老人比於佛門朱子如見公者實不愧佛門程子近世長老稍有聰明便提話頭學轉語揚眉瞬目豎指擎拳反薄見公爲小乘之學亦猶吾儒駢四儷六東塗西抹自號名士風流而於聖賢省察克治近裏著己之學毫無所有聞寶華山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今山主聞海大和尚定慧雙修門庭高峻真不愧乃祖者適奉賢侯重修邑志凡境內名山古刹例得並登余因述茲山所以著名之由以請於聞公且以明震竺同原之旨至若形勢之奇梵宇之麗僧寮之盛林樹之幽雖無非佛事莊嚴畢竟於第一義諦無與且本山志紀之詳矣故皆略而不書浣虛居士俞顯祖撰

茅山遊記

李維楨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七

余擬謁三茅君久矣數坐事不果今年抱疴杜門閱四月室人交謫得無神咎負約耶二十一日昧爽與陳山甫出通濟門沿堤而東秋水方澄斜月猶懸一兩點露如雨三五箇星在天令人蕭爽晨光漸起廬落比屬烟樹鬱葱稻未刈者十九雜以鳧茈菱芡芋疇蔬畦豐茂景象儼然過小市有坊曰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俞進士仲茅題視之在一蘭若中從後入有佛殿昭明祠當其南卑隘圯剝爐塵多於餘燼憶荆襄文選樓頗壯麗何此地寂寞也飯涓化鎮而行取問道歷黃彥壩至淤村孫氏宿焉村在秦淮下流復一溪會之潮時至時否所以名淤蓋赤山湖尾湖廡塞爲田矣問道問蝗何不亟捕云翔而不高下而不食食青而不食黃或遺子土中蓋七八月交蝗蔽天自留都東北去凡數日日數時未已閱禮緯含文嘉蝗食苗爲常不食占

有兵或未可信不則憂方大也詰旦霞天如赭疑爲雨微沿小溪行十里而遠逕松林中松高不過丈許能使人迷如是者可十里而近凡五十里至玉晨觀觀故許長史宅定錄君言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玉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居此陶貞白爲朱陽館唐太宗以桐柏栖真改華陽觀玄宗以玄靜修經改紫陽觀宋大中祥符始定玉晨之號嘉靖初再燬揚州人張全恩棄家入道爲三茅君玄帝殿各一茅君殿無梁瓴鬩層累高九丈深十丈有奇廣十二丈有奇余所見天壇行宮五臺佛殿無逾此者茅君背龕展真人肉身按真誥高辛時仙人展上公於伏龍之地植李彌滿展今爲九宮內司保常向人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忽已三千年元時劉大彬山志竝不言有肉身何所據也真誥云大茅山有玄帝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天

時銅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有盤石掩鼎上玄帝命東海神埋藏中君言軒轅子昌意娶蜀山女生高陽號顓頊是爲黃帝鑄寶鼎各一獻於洞山神峰則今所祀玄帝亦非昔玄帝而高陽高辛俱出黃帝黃帝仙家所祖從來殊遠後人傳訛失其本真耳真靈位業圖展上公在第五天右位仙階殊不高也左陛顏魯公李君碑碑四面書鑄字爲吳崇休故良手雖墮損尙多可讀碑言李君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李名含光諡玄靖都玄敬金薤琳瑯載此碑亦作靖左廡碑河東柳識譔李陽冰篆額云避則天諱兩碑俱大厯中建右有陸長源法師韋景昭碑云葬玄靜墓左柳陸碑作靖容誤乃云避則天諱何不審也鄭夾漈通志略載顏碑亦作靜又徐鉉撰紫陽觀碑內云天下者孝高之天下憲章者昇元之憲章昇

元李昇建元孝高其廟號而徐鉉與書者楊元鼎刻者王文秉皆不書國後己未十二月一日建不書元蓋昇子璟改元保大戊午改元交泰尋去帝號奉周正朔己未周恭帝立不改元明年遂爲宋故其體如此然何以不稱周顯德至云孝高之天下其二碑則稱保大稱烈祖稱今上不已侈大哉陰雲四合懼雨妨遊亟呼竹兜子之下宮下宮者崇禧萬壽宮也宋延祐賜宮號敕有碑而元至治碑王去疾爲文趙孟頫書云改宮爲觀自此始宮惟帝居可稱如後人稱朕稱璽之類豈宋稱宮後又嘗稱觀元復之耶門有小溪自上宮來上宮者元符宮也蓋至是始有喬木而合抱干霄者亦鮮門外樹屏中嵌九字每字高廣三尺餘是詹姜家輿臺弘治乙卯立己周二甲子道士云有大姓妄意其下藏金欲更修竊取以眾目所視而止從左行丁司

空有屏禁婦女遊者書大明律於上前有奉律亭葉相國爲記清虛真人云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一術非真人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百萬中盡被考罰思懷淫欲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抱玉焚火金棺葬狗也真人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生在於二景雖名夫婦不行夫婦之迹數行交接漏泄施寫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玄挺玉籙金書太極將不可解於非生而治遊者以謁仙祈子爲因窺室家之好行穿踰之事妄謂孫寒華與杜契通情皈依張毅毅爲脫免事平歸茅山寒華有少容今尙俱處華姥山以此得名夫玄白道忌房室自契受道不得行此婁豬艾豕用志能抑斷乎禁之良是登大茅峰九霄宮据其上西南四平山俗謂方山下有洞室名曰方臺問道士莫能名其處宮後有龍池

大旱不涸祈雨於此請龍山多石俗有巧石窩之名而天市壇當洞天中夾玄窗上是安息國天市山石玄帝召四海神運諸洞天非但句曲有之豈石亦如仙聖有種耶何遠求也宋淳祐加封三茅真君誥大茅十六字中茅三茅十二字按天皇大帝九錫玉策文今敬授盈位爲太元真人領東岳上卿司命神君中君小君亦各有紫素書策文中君位爲定錄小君屈司三官保命其位似僅定錄司命各二字而南嶽魏夫人與楊君說眾真次第位號則曰東嶽上真卿司命君不書名字句曲真人定錄右禁郎茅季偉三官保命司茅思和註謂以多爲高猶今世徽號則策文是而魏夫人所說中茅字何以多於兄豈多寡又在本品論耶大茅形甚少於二弟二弟同來侍立命坐乃坐宋封字多寡亦是然人間浮名非天仙所受多見其不知量也拜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三

觀上御書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畢下至喜客泉泉出池中爲入方石欄其色碧客至噴珠自下而上若喜者或叫呼之不出金壇曹太史造老君庵其上子祖鶴修之蓋因李德裕茅山三象記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三象此其意重君親而以孔子廁李尹間甚無謂又有僞作孔子福地記云崗山間有伏龍鄉可避水避病夫以茅山祠柱下史未盡合況孔子乎出祠數十武爲流玉亭泉九曲溧陽史氏鑿源出上宮龍池而喜客併入焉道左有洞泉二字碑石封之上有朴樹云泉通海爲人所汗風雷示異又有小螺取拭目輒佳至五雲觀觀外有小碑宋景祐中書門下下五雲觀牒過華陽洞洞可僂僕入者數十步其中遠不可窮類林屋隔凡句曲洞宮有五門南兩便

門東西北各一虛空之內有石階曲出承門口得往來上下都不覺是洞天中謂是外之道路中君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以石塞之東門似在柏枝有兩三洞口恐真門外亦不開南便門外雖大開內已被塞緣穢氣多也華陽中有玉碣文鄧夫人語許長史妻此仙要言解此則仙今文自傳而玉碣當還歸天上矣陶隱居華陽頌十五篇讚述此山洞內外事欲於昭靈臺前立小碣子未辦作石其文具在無樹碣者紛紛惡札爲石災良可懊惱又數十武有玉柱洞狹而石差潤是新鑿出意或與華陽通已入元符宮觀正統時賜藏經敕上賜玉樞寶經象在上經在下後有符有宋賜玉柄劍不滿三尺鏽澀已甚有玉圭有方諸研有玉鎮新符文曰同明天帝日敕有玉印九疊篆其右都曹印三字甚明蓋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三

本朝物而道士詭言傳國璽可發一笑有趙子昂九天生神章經爲錢塘隱真庵道士何道堅書中失十二行情拙手補後有趙雍題曰先平章暮年筆復有道流吳全節題此經爲元符道人史姓者所得以質錢史金吾元秉其子復以歸觀要不敢信爲子昂雍與吳題字相類疑是二人臨本耳兩垂垂欲下道士促歸余聞蝗以旱生保命君有丞四人一主雨水理禁伯亦主雨水若請雨宜併爲辭果得雨除蝗余將爲民請命何惜妨遊昇夫請窮日之力無煩再舉從之至積金峰相傳峰以秦皇瘞金名按金陵有二有秣陵之金陵有句曲之金陵河圖中要元篇句曲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生洪波不登稽神樞曰金陵者洞虛膏腴句曲地肺土似北印堅實宜禾穀掘作井似長安鳳門外井水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是金

浸潤液之所溉大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運石古名積金山此中甚多金物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外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其非秦所瘞可知且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金入地九尺又曰山生黃金近東處碎石往往有金沙菌山亦有金可往採王莽贈黃金百鎰光武遣使者吳倫贖金五十斤在小茅山獨高處埒上有聚入地三四尺安得秦有瘞金不載耶茅君臨去時曾埋金欲服金者任取但不中以營私累太上宮中歌以青金爲誓然後發行受錄者齎金環一并諸幣以見師師受贄以籙受之仍剖金環持其半以爲約許氏書亦云然此自鼎藥所須而誤以營私愚矣觀後玉皇閣右石名飛來卽本山中所未移者漫爲之名耳已至二峰有德祐觀玄嶺高處司命埋西湖玉門丹砂六千斤山左右堂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三

泉水水流赤色飲之益人抱朴子以石丹泉與太華井泉無異爲作銘泉所在有之無赤色者已至三峰有仁祐觀神座右有石亦修觀時未及剗削余謂此亦可名飛來眾爲一粲漢明帝修句曲真人廟了無遺址二觀應門財一兩人作可憐之色游興易倦歸而禮黃冠祝釐方暝爲謝昇夫不但饒濟勝具其興故不減吾輩矣枕上聞簷溜窺虛不成行遲明雨漸微之園中觀許長史丹井石孔二分陰陽水氣冬則左孔出夏則右孔出問徐鉉銘不知所在門有池池前三土壘不及丈曰三星眞誥言長史所營宅對東面有雷平山參龍池周時養龍在此後姜叔茂田翁亦居焉宋眞宗遣中使禱龍取二龍中路風雨失其一持一龍至闕下其形可異爲歌記之恐此龍亦天書之類也山北有柳汧水或名田公泉玉沙流津浣衣不用灰當在此地

而泉湮矣已謁貞白墓披草莽有篆字碑元泰定時立梁昭明
邵陵王唐司馬子微碑俱亡神仙感遇傳言桓闔不知何許人
事隱居執役十年無所營爲一日青童自空下曰命求桓先生
隱居默然問所修何道至此曰修默朝之道陶君欲師之桓執
謙卑不肯服天衣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室曰君陰功著以本
草蟲水蛭輩爲業功雖及人而害於物須一紀解形辭世邵
陵王隱居碑云弟子桓法闔等慕遙風於緱氏給餘想於喬陽
勒三碑而相質騰絳霄而流芳別傳桓法闔字季舒東海丹徒
人陶隱居高第弟子于鬱崗築玄洲精舍周處士弘讓題其壁
王僧辨使陸晁圖闔與己形及周處士像於便面寫闔與僧辨
書於障世有指闔爲隱居執爨者宋道士賈善翔集高道傳謬
用其說隱居書闔入山詩及隱君墓碑可考豈兩人一名闔一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三

名法闔耶旣以昇天又下降爲隱君立碑耶雨未已衣短後強
而登雷平山有故祠址石子徑猶可辨也乾元觀主使人來導
行將至里許松柏夾道時有梧竹輔之峭倩可人其地俗呼大
橫山實名鬱岡名山記所謂岡山下泉水李明於此合神丹而
昇玄洲陶貞白因之建鬱岡齋室宋朱真人爲觀業已蕪沒獨
碑在雲陽陳輔造七閭蔡仍書土人仆之地一夕風霆作其上
碑植立如故裂石合而復生石曰文所支鐵屑亦成石字無一
損遠近駭異道人閻希言來卜居與其徒江本實翦刈蓬蒿荆
棘而宮之希言逝其徒李徹度以道行名新觀舊址事聞禁中
爲賜道藏經命其徒李敬順視作而徹度去之天子都敬順竭
蹙從事人施者眾其教奉全真淨潔與諸道流殊餐風之士栖
集其中有山東蕭乾陽頗諳玄宗物化矣余雅聞遷安王合中

號九靈子少遭家難出家於陰陽五行諸家多所通曉訪之團
焦一龕一衲叩會極有省問余曾學調息乎真人之息以踵眾
人之息以喉在踵者安可調今仕宦必欲棄天下而自爲殊不
其然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
於天下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此甯獨善其身者
積功滿千有道得仙巖居川觀不踐生蟲不履生草不食生物
爲功幾何孰與仕宦立功之大且久也道德經終篇旣以爲人
己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
爭不害不爭見爲細行而五千言廣大精微畢具矣余嘗見茅
君示楊許至寂非弘順之主儼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
無李含光對唐玄宗言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王語固自有
本示余所爲宗源類參同悟真而本於易陶隱居參差經術跌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壽

蕩辭藻其庶幾乎夜宿敬順別室因憶陶貞白愛山水每經澗
谷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見朱門廣廈識其
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
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寧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
相亦緣勢使之然馬樞得邵陵王書二萬卷肆志尋覽殆將周
徧喟然歎曰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
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
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天不惠高尙何山林
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後以門人勸應聘行則
志亦未竟遂樞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
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蓋有道術者似從萬
卷中悟入陶之弘覽博物更出其上余讀書遠謝二君且無仙

相而耽山水仕多差舛略相似今入仙都猶以兒女繫戀未卽
解脫何無志分若是愧之汗下晨起觀李明真人丹井丹泉泉
有三合而爲井與九靈偕游魏元君洗心池水出石中可二三
石不涸不溢池上小閣祠王重陽四隅劣容一人下祠江文谷
旁有元君祠行數十武得燕口洞可坐兩三人一名緝麻元君
緝麻其中志有燕洞宮爲仙女錢妙真化所梁邵陵王爲記池
亦是其跡有溪蓀紫色生淺水中而託爲元君爲張道陵母何
也又方隅洞在方隅山上洞二門其一卽燕口亦不可辨取逕
而上有石棋枰界道宛然亦後人爲之今墮矣再上有石橋石
根隱巘相屬橋高廣不過五尺九靈云歲覺長校渠初來時高
一尺許下至大池爲堤廣丈計長十丈許蓋以障山中諸泉若
雨水爲灌田計者昔郭四朝於許史舍前造塘高其堤岸過柳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記

蓋

沂水水得深四朝乘小船遊戲有扣船歌四首歷代久遠塘牆
頽下居民猶呼一平澤地爲郭於此池自不可少欲於堤上建
亭亦佳又欲於鬱岡巔爲三茅君祠山以茅得名惟玉晨專祠
而諸宮多置之廊廡於義未安此舉良是余謂其後當作小齋
以志貞白之舊九靈唯唯觀止矣復入飯而歸相傳吳太伯初
逃至此越翳王亦逃此卽莊子所云王子搜從之丹穴越人薰
之以艾者也顧著作況有山房都莫可踪跡山中有鳥曰山和
尙似鵲而斑每呼曰前山裏去前山喫果去音甚明徹未得明
也秦孝王時道士周大賓於句曲山下種五果有地名姜巴路
姜茂秦孝文時封巴陵侯種五果五辛菜不審爲何品至於五
種神芝身非仙骨自難遇耳山未開時雅稱仙境而近代人烟
輻輳漸鑿渾沌之竅自元旦至三月十八香火特盛秋時人絕

少四履膏腴田百萬悉入民家道流牧馬飯牛察雞豚供徭役
復苦胥吏追呼如玉晨者其右房盡轉鬻他人與民家通上宮
富者有千金產而未嘗掃除牛渤馬溲積與階平神明隩區穢
媠已極欲望雲裝烟駕之至止也其可得乎觀妙先生朱自英
曰道士當巖居穴處勤修上道遵保大茅君苦行然後可報國
恩若效西方土木莊嚴非老氏慈儉之教此論自奉則可奉神
則不可乾元中興閻恤整潔百人同釜而炊蔬素無他茅山田
入薄不足供億余自濁入清差爲一快非此則俗物敗人意不
可駐足山甫鞮然而哈曰君所至考典故晰異同彼善於此耳
上真視之不免謂俗余爲之愾然意下矣

賦

游茅山賦

宣體仁

帝東眷茲福壤兮開伏龍之仙墟極神暮與鬼藝兮為閭野之
 次都躡三峰如地肺兮巧擬隙而礎礧曠無日以嫫媻兮雲淡
 泮而封甌維癸亥之週算兮東皇駕余以驪駒出句曲之塵郭
 兮神怱悅而紆徐風遼紗乎四壙兮華迎吹而自藪歷畦陌之
 繡錯兮炊烟結而紫樹鶯啼聲而載好兮坐弱柳而容姝忽崩
 霧之纏纏兮若翬鸞而鹿麋憬聳碧鄉而上蟠兮隔中潢之倒
 景迺危嶠之隱岫兮純羣岫以自屏靄靈禋之四興兮間祥霞
 與瑞鸞遂玄鶴矯其薰翮兮白鶴聯其素翼信真棲之禁宮兮
 首寰中之隱墜歐人生之如漚竄戲兮胡歸來之多遲少遲回
 於林薄兮方結綵四於蘭塘漸溪響之入聽兮姑爨辰止乎高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三

岡挹香澗之珍液兮進橐飄橐之杜根鶴雛歸而溪蓀草長兮
 乳管落而石髮香恍其移余志於崑維兮濯余魄于海荒歐良
 朋之糾簡兮方於紅塵兮須叩循幽林以放足兮沿曲陂而踰
 壠乍煙井之雜遝兮伊司命之下宮複閣道之展曲兮歸殿
 牖之崇封虬獬獬而護棟兮雀不啄而棲瑩碧璫耀而寶網靜
 兮檀煙交而鐙影重拜瑤圯而屏隸兮顧塵懷而自悰洞房秘
 夫紫素兮黃庭藏於朱宮瓊桂遭夫白阜兮五杏下於璇空願
 記璿宇而泯名兮抱虛無而行功覲黃冠而攸暨兮度斗夜之
 鳴鐘惜曙靄而蹶興兮星戒駕而琤瑤露猶炫於蔓草兮月餘
 光於東樓猿罷啼於隴嶠兮虎尙嘯夫深邱陟大巔而俯瞰兮
 恍垓澁之可收神湖吐其朝彩兮眾木鬱陰而綢繆嶺東出而
 迤邐兮若龍尾名之趨趨澗潺湲而不舍兮各去住之分流天

池貯於危巘兮承銀漢而沃神洲石室崑崙而有容兮伊何人
之所留誰帝鼎之龍文兮眇秦璧之難求仁青童之飈輪兮將
獨輦而重游遂攜余以入東掖兮俾寄籍於神緱瞰猗龍于汎
泉兮波濤瀾而騰上名喜客之佳汁兮洵雲錙之清況拂銀牀
之墮華兮代椒漿與桂釀澗激湍而磯怪石兮遂觀覽而留連
左蒲澤而右稭畝兮穿玉穴而過珠川披靈碣而莊誦兮知爲
華陽之洞天暫齋心于司命兮茵繡薛而禮石筵惟後覺之惜
懔兮恆前聖之所憐鳴珮玖以叩闈兮抱茝蕢而自遘進道心
微而響答兮愚志堅而感玄羌命余歛趾而卻蹕兮怖鬢龍之
龍龍乃幽適之須臾兮乍晨光之破曖月懸壁於西馭兮日精
凝而東在互仙杏於交衢兮五雲紛其靉黶鼎三府之嶙峋兮
飾軒廊以薊翠多瑤簪與珠鞞兮充大君之外閣引余於客座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三

之右兮啖火棗而益之以沆瀣二季掖余以遊兮從赧輪而同

邁徧七塗而盡九源兮曠冥思之憤憤登金壇而仰玄窻兮望

易遷之靚妹

洞中有易遷宮鮑靚靚及其妹在焉

之羅浮而不果兮恐人間之易

代降玄鶴而游二宮

童初易遷二宮

兮棗步輦而言嬉蕙晚侵夫芷砌

兮垂晶簾而敞彤闈洵般匠之奇斤兮組簷闕橐盤銀螭轉曲

榭而無盡兮碣磯聚塊扈溶涯絳趺紫英不可識兮奇馨異色

環水泥錦臆修翎翺於簷際兮斑鮪文蛟物塘西曲屋雕疏貯

女真兮菴風靡靡締銖衣青眉鬢翹盈珠箔兮貝齒靨輔嫣然

姿香粳爲餐霞爲飧兮清醞不醉延年期繁絃促管調新聲兮

激楚揚風邈難追願留茲以終兮乃緣數之多違贈余以駐歲

之芝樹兮曰菘玉與洞草曰熒火曰燕胎兮更夜光之皎皎小

君私余赤砂兮還穉顏而不槁乍辭袂而掩泗兮悔投誠之不

蚤既徜徉而獨出兮或要予乎上宮飯青餽之如土壤兮聽嘈
嘈其如飄風謂茲游之可廢兮勉駕余於積金之墟天裂壁而
如割兮伊陶隱之舊居瀏冤汭而音微兮石螺結而中虛擷金
菌之遲葦兮持白雲之有無緬三館之初構兮侈四雷之翔軒
亭孤懸於霜谷兮激迴注夫秬田內養谷神於玄牝兮閉募金
錄于虛簷三元八會之文兮琳碧虛白之室鍊飛精于神爐兮
火四轉而輒失知冥期之分定兮有不盡用之秘術况乃名絕
於靈識兮智更窘於密勿形同溘霞之葭兮居類焚堂之鼠卽
受夫上清之玉檢兮恐心鹿生而真經逸接羅姑之西洞兮歎
仙綦之眇然知不可乎驟遇兮凝幽思之前緣忽屢變而掩至
兮垂髮髻而便娟雙金玉之條脫兮隨麗雲以迴旋履北蹬而
魁邾不兮爲中極之內屏汧朱色而流砂兮魄無人而自動有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堯

泉動石

澗名宜春而甘冽兮碑長辭而短頌倚陶公之醉石兮弄

青雲之黻黻

繼

如行鰲背之蜿蜒兮聯三峰而鼎蹲萬木參差

而含秀兮眾壑谿衍而吐吞覓危橋之架海兮收霞實之如屑
跡桐華之源兮尋石徑之抄越閃峻嶽而徑隴兮遂登晉乎少
君顧鍾山於半眉兮指江潭之泔澗古松臥於隕石兮左檜化
爲香棊拂崆峒之返影兮覽桐柏之游氛廣余衷於四天兮何
彈丸之足云舞長袂之颯颯兮歌鬱嬪安妃字之奇文歌曰豎雲
闕兮聳瓊阿濯天池兮楫牛河漱雲屏兮碧柰花整玉顏兮揚
修蛾荷虎錄兮囊紫羅年十四兮署九華攝三辰而俱升兮散
八景以爲車李夫子之愛子兮將傳余兮良夜於是梯藤隕堊
降乎峗嶠玩巧石之融膩想飛來之迢遙入紅源而問渡華殷
殷而多桃徒空崦之闕寂并雞犬而蕭蕭望乎白雲之峪仵乎

仙人之橋灌乎洗心之池臥乎青牛之坳既緣情而任感欲寫
慮而抽毫嵐旣薄而陽彩散月半黑而天籟高屐齒殘而行後
訪乾元觀之耆舊雖鶴馭之久違猶尤散而自壽談山靈之逸
事有銀津與風竇悵茲游之難盡盱歲月之可又宿玉晨之古
蹟汲長史之暮泉撫角枕而無睡歎歸隱之何年忽勦室之夜
白玉斧小許造席而余覘云將標世外之辭以拓余之初念余避
席而勤請先愾然而發歎曰子亦既有感於茲游兮洵下士之
奇觀別有輪囷之秘景兮隔世路之漫漫甯惟軌跡之所不至
兮亦思慮之所難攀浮生望之若駕景真人居之恣盤桓結玄
雲以爲宇兮連緋霧以爲居通一線於帝闕兮散九氣於八隅
或屬於八溟之山或屬於羣玉之巘連岱宗與林屋結小有之
清虛映大洞七變之奇光兮凌虹橋之須臾紛六合之奇觀兮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罕

俱唯意之所如乃託根於中峰之微穴兮一氣旋結而無枝方
之子之營營誠無異乎薪苴越隴負石胼手通蠹凡材圍變畫
閣星連春晴雪壤秋肅花闌急駒如電奔序若環荒臺故沼桑
滄變遷見而心賞歸而自憐亦何當於璿空之嬉戲玄卿之躡
遷哉況乃粉壤繡谷愛網情絲韓空鄮業陸賦江辭願留譽于
身後思播德于中區安能修此儀璘璫佩之法聽此廣韶曲素
之詩乎笄子矍然起曰有是哉再拜而受銘之青瓊之板兼訂
從遊之志於其石

茅山賦

李昌魯

粵天下之奧區有名山以作鎮若二華之聳秦越太行之互晉
表秦岱以爲宗仰嵩高之極峻斯皆雄峙於北條莫不嶙峋乎
萬仞乃有南幹實維茅山並衡廬而稱尊兮逆大江而迴環福

地冠乎七十有一兮亦洞天標於十大之間綿金陵之邃脈兮
矗句已之孱顏擅洞虛兮出入紛仙真兮往還溯茅山之初原
自天作巨靈未分五丁難鑿獨出嶽崎自然秀削神鼇屬首
戴背托雄踞華陽昂霄聳壑隆望秩於山經遂以畫東南之疆
索原其爲狀也屨巖削芳帶巢嶺巖翠微直上連蜷以喬插三
峯于天半兮嵐氣凝烟而飄飄舒大魁小杓以蜿蟺兮象斗府
列宿于次寥伊大塊之洞虛兮包孕乎川原林谷之迢遙儼人
身之膺穴兮周流乎元精眞炁之均調林屋潛通夫地道兮羅
浮遙接乎山椒貫蛾眉而達岱宗兮維呼吸之可招若夫怪石
嵯峨巉崖磽确戴土連礮雲根綿邈展若旗遮銳同錐卓或如
臥虎或如飛駿又似怒猊舞爪張脰殊形詭狀峭稜厲角天貌
于此攸分山骨誰云可斲爰乃壓地軸映斗垣雄南服障東藩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聖

襟東流而枕北固帶秦淮而抱白門西連鍾阜以爲衛南欹石
屋以爲墩大坏拜舞而近侍絳巖拱揖而內躡斯乃三山之合
沓故能含元氣而網緼忽朝暉而夕暝兮常日沐而月浴回絕
壁之返照兮納林巒之初旭有萬千之氣象兮看二六之變局
令人想縹緲于仙都兮尤足寄眞人之高躅迺有西漢茅氏兄
弟三人棄官學道鍊液棲神掃除五蓋屏絕六塵呼長精而吸
玄泉兮養泥丸而鳴天鼓交姤兮嬰姤馴伏兮龍虎功成兮凌
滄洲行滿兮遊懸圃于是上帝錫以班龍之輿素虎之駟使得
浮景太空飛輪帝廷名標仙籙職居神靈遂各擇一峯以蒞止
飄飄乎御冷風而薄青冥是則茅山之所由名而自漢以來未
之或更者矣爾其珠闕鱗編瓊臺鵲起上宮下宮低昂竦峙大
峯頂宮中央高倚木裏藻繡土績朱紫雕楹鏤檻窮奢極侈寶

座法壇盡巧畢技金像莊嚴神威瞻視凡此仙宇之崢嶸咸屬
茲山之觀美于焉循峯而西北兮爲玉晨觀之仙墟抗宇于伏
龍之鄉兮奠趾於雷平之區北彌郭干之路兮南綿姜巴之衢
左憑柳汧而靡迤兮右帶陽谷以橫互隱舷池於林邱兮藏丹
井於曲徑洵華陽之福壤兮而地肺之名勝至若支山餘峯綿
衍無窮周遭百里彼此交通抱朴渾淪而北拱兮魑輪飄忽而
居東華蓋迤邐而下垂兮五雲繚繞而環中疊玉皎皎以綴白
兮積金爍爍以搖紅良常藹藹以盪日兮方隅颺颺以批風秦
望湧雲鬢而出岫兮鬱岡堆螺髻而橫空光騰龍尾而飛霞兮
彩映銜珠而吐虹羌勝境之眾夥兮夫豈更僕之所能終況復
洞有碧巖黃龍華陽玉柱峪有華蓋碧玉霧豹眾真澗有鶴臺
九曲楚王宜春泉有喜客天池玉磔丹谷觀有聖祐元符乾元

崇福莫不宵兮而幽遠窳兮而泓深靈光兮倏隱倏見瑞色兮
忽升忽沈籠晨烟兮浮山谷捲暮靄兮歸岑林變幻兮興雲出
雨燦爛兮噴霧施霖他如洗心池邊菖蒲澤汜曲水甘泉涓涓
常瀉蒼梧溪前長隱岡下修白高青色色相射以至髯松虬柏
翠蓋參橫古槐老檜曲幹敷榮桂蘭苓朮方蒟杜蘅馥馥郁郁
葱葱菁菁奇花異卉及時香馨幽禽好鳥應候嚶鳴諸凡物類
眾形殊聲高下遠近莫可殫評亦足以標茲山之勝槩而動達
士之盱衡則有上公清修令威高尚許長史構宅南岡劉混康
結廬北障葛稚川洞裏真人陶弘景山中宰相是皆千人之英
萬夫之望固係天運之特鍾亦由地靈之時貺則又有齊梁而
後歷代帝王宮名觀額建賜輝煌傳志記序璀璨琳琅更崇祀
典肅薦馨香巍巍廟貌千古光昌自非靈山之感召曷以致昔

人之表彰由是時維三春士女交逐四方九州禮仙齋宿提香
挈爐摩肩擊轂揚旆鳴鈺聲震山腹間以笙鏞雜以爆竹拾級
頻升衣摳足縮乃造紫宮惟巖惟肅折矩周規瓣香拜祝冀彼
神明俾爾戩穀我來仙館以瞻仰兮旋陟三峯而遠睎瞰絕頂
之寵從兮方北極之高懸俯諸峯之曼衍兮若眾星之分躔干
青雲而秀出兮厯倒景以孤騫層巒膠流而險峭兮石洞嵌壁
以幽偏巖峪崛其駮駮兮泉澗縈紆乎清漣參差宮觀以華矚
兮丹房紫府迤靡乎屬連夫何工巧之瑰瑋兮綺文交結以娟
妍曳紅采以上下兮颺翠氣之宛延儼石室之相矩兮棲度世
之真仙思靈修之不遠兮破塵俗之拘牽緬往蹟之猶存兮何
來者之不然逝予將遺世而獨立兮嘯傲乎水之涯而山之巔
蓋雖滄桑有變更而斯世之靈秀不遷也誠所謂天下第一福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望

地而華陽第八洞天也乃有下里巴人詞壇狂客憑眺山川遐
思往昔欣羨方終悲涼忽劇遂爾爲變徵之聲按清商之節調
吳歛操南音而歌聲哽噎乃歌曰迢遞茅峰兮日影斜迷離一
望兮暮景遮人世繁華兮過眼花百年易逝兮未許賒安得仙
人兮飲流霞我來山中兮空咨嗟倡曰華陽自古稱仙窟應有
名賢此中逸我恐學仙仙莫必丹砂未是長生術但使洗心歸
靜密何須神宮禮太乙仙家已去不再出徒見高山沈白日客
歌未闕主人笑之形勝如昨焉用歛歔吾今與子欣遇盛時不
知鼓腹而反教人悲乃爲之亂曰句曲山前瑞氣浮兮森森萬
象望中稠兮華陽仙蹟長遺留兮玉函金檢煥瓊樓兮思往從
之道阻修兮請解愛鎖脫塵鉤兮六根清淨百無求兮放眼乾
坤愜勝遊兮聖世恩膏遍遐陬兮山靈効職永不休兮和風甘

雨護神州兮明禋享祀萬千秋兮

華陽樓賦

許志剛

維建康之屬邑兮乃丹陽之古郡籍或隸乎昇州路則名乎集慶星分牛女之躔疆綿吳越之境山如已而有容地曰肺而形稱東通鐵瓮雄城西接金陵名鎮帶長江之北流揖絳巖之南互連峰則入海標奇重嶂則切雲紀盛旣尊距乎華山之陽乃命名夫華彩之勝實管轄乎二百廿里之遙而環抱乎一十六鄉之近爾乃縣治創建以來有譙樓焉所謂華陽樓也堂哉皇哉巍乎煥乎高占容山之頂俯瞰伏龍之墟登傑閣而紛羅遠岫啟疏櫺而直指奧區極川巖之幽渺披井壤之縈紆納星辰于棟宇延日月于庭除四圍週遭兮桑麻夾乎隴右萬戶絡繹兮烟火接乎城隅皇古之人民猶是日前之風景不殊洵仙人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畧

往來而結宅而隱士埋照以下居原夫地傳竹里城號瑯琊居有仁威之壘水名吳續之塘王荆公垂釣之臺于今不墜梁昭明讀書之所振古流芳侍御建三台之閣孝子廬千柏之廊社學則由義居仁千秋俎豆書院則茅州江左奕禩馨香亭有申明旌善房云皎日甘霜東南則昇仙而覽秀西北則朝闕與望江湖洞天之第八嘉福地之無雙登斯樓也則見九曲爭流三峯競秀積金壘玉聯屬中邊華蓋飈輪趨承左右牛頭虎耳葱龍兮其繽紛白馬青龍繚繞兮其輻輳鬱岡則竹樹蕭森幽館則林巒豐茂隆隆兮巖谷交加渺渺兮邱陵疾走又如赤湖達于秦淮新河注乎震澤澗紀楚子而波青宮誌吳王而桐碧苒蒲清水楊柳玉液或曰護軍亦云喜客潭厯厯其可稽泉班班其可覈而況捫霞分水墩則沿自名流亦且拗月洗心池則留

乎仙蹟憶長史之仙廬撫徵君之醉石丹砂泓畔花卉盈盈明月灣頭風光奕奕他如珠宮貝闕之氤氳素塔青壇之縹緲高則比秦華之巔幽則似蓬瀛之島宜其漢武方塘可溯而從莫怪秦皇良常永以爲好瑤花琪樹和露長而烟肥風磴雲扉儼地設與天造叢道院於村墟矗浮圖於日表清曠兮方外烟霞奇警兮仙家禽鳥若乃茅家兄弟角里先生陶貞白掛冠而歸隱葛稚川拔宅而飛昇丁令之仙峰翠嶺巴陵之侯路崢嶸青童君蹁躚而下王真人禱祀而臨莫不抗雲霄而絕迹捧金籙以棲神更若帝子龍興狀頭鳳逸曹尙書之文藻輝輝湯御史之英風瑟瑟固山川之靈秀所鍾而宇宙之精華特結外此則忠孝通于神明節義光于簡冊孰則博古知名孰則疏財誦德伊千載爲之流徽而一邑于焉生色若夫風奏淳良俗稱儉素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壘

百室之婦子熙恬千耦之倉箱饒裕士則砥礪乎廉隅農則勤勞乎力作里中鮮慄悍之夫戶外乏追呼之屢恍鄒魯之禮教所遺而唐魏之風聲可樹乃有清虛公子瀟灑賢人旣含元而抱朴亦和光而同塵每登高以抒寫時望遠以沈吟放眼則空乎一切抗懷則及于無垠爰賦華陽樓而爲之歌曰周覽嚴城兮山如几琴堂清韻兮被閭里絳霄芙蓉兮雲霞紫花發女牆兮春風美又歌曰邈高辛氏于邃古兮緬吳泰伯採藥之芳踪企茅葛于漢晉兮懷陶許之高風地効靈而人傑兮習俗厚而時雍登斯樓以四望兮相與高據而長此句容

壘玉峰賦

李元坊

維三茅之福地實鈞化之所鍾吐山川之瑞氣標坤輿之神工距洞天而屹立互金沙而排空毓元精與真炁舒魁杓之龍樞

循巔頂以東下特表乎疊玉之一峰是峰也白石嵯岬色類玉
璞體質溫融形勢渾樸非關和氏之剖無待玉人之琢光浮疊
嶂而雲蒸彩映層巒而霞馭羅萬象之晶瑩豈凡峰之可角爾
乃環以南斗之洞通以玉液之泉竹山南列而繚繞華蓋東接
而盤旋北控海泉皇甫之幽邃中垂藏真仙臺之參連傍楂谷
而葱鬱壓星峴而高騫照積金以晃朗撫桃崦以交妍聳千尋
之絕壁插林木于半天若其堆髻螺以昂霄湧雲鬢而聳壑曳
朝嵐以下上颺暮靄而回薄盪落日之返照射素月之朗魄儼
銀闕之縹緲恍玉山之磊砢石磴攢巒而鞦韆危嶠嵌崿而秀
削碧霧凝乎瓊脂松蓋棲乎白鶴宮觀參差以電燭丹房迤靡
乎彩錯斯疊玉之所由名誠未易覩縷而殫索至若容溪路轉
仙朮風來烟翻石壁洞隱丹臺尤高人之勝境而煉士之仙胎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吳

則有白羽散人黃冠逸客澗飲巖居棲神煉液祛五蓋之游蒙
掃六塵之壅積摘丹葩於懸崖掬甘泉於深澤採芝兮山間嘯
傲兮松宅長養兮藥苗丹砂兮黃白功成兮流水長行滿兮白
雲適又有所嗣來禱至誠感神降生熒氏言如異人元符著爲
宮額嘉名錫自宋真于是士女殷盛輿馬交逐或誠心而禮仙
或騁懷而遊目陟頂宮以遞降行玉山之林麓巖峪崛其駁駭
澗泉縈其往復衍支嶂以羅布樹一莖而高矗體玉光之皎皎
若凝霜之初肅驚玉色之熒熒似融露之初蓄騰清輝于複道
吐虹霓於山谷綺疏交結以玲瓏仙館斜映而起伏覩勝景之
在茲想丹井之餘漉瞻隱居之故宮眺靜一之古屋令人緬前
修於未遠允足標乎地肺之靈淑乃爲之歌曰三峰傑出兮若
蓬瀛旁有疊玉兮高青擎攢崖列岫兮競相并谿訝噴薄兮素

雲生亂日白石皎潔色如玉兮盪激陽光同朗旭兮一望迷離
精氣燭兮凌虛變幻無塵俗兮緣山館宇相連續兮聚會羣仙
留芳躅兮洞天福地藏寶籙兮渺渺予懷寄遠矚兮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賦

七

詩

自金陵泝流過白璧山玩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

唐李·白

滄江泝流歸白璧見秋月秋月照白璧皓如山陰雪幽人停宵
征賈客忘早發進帆天門山迴首牛渚沒川長信風來日出宿
霧歇故人在咫尺新賞成吳越寄語青蘭花惠好庶不絕

送姚八之句容舊任便歸江南

劉長卿

故人還水國春色動離憂碧草千萬里滄江朝暮流桃花迷舊
路萍葉蕩歸舟遠戍看京口空城問石頭折芳佳麗地望月西
南樓猿鳥共孤嶼烟波連數州誰家過楚老何處戀江鷗尺素
龍相報湖山若箇憂

自紫陽觀至華陽洞宿侯尊師草堂簡同遊李延年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吳

全前

石門媚烟景句曲盤江甸南向佳氣濃數峰遙隱見漸臨華陽
口雲路入葱蒨七曜懸洞宮五雲抱仙殿銀函竟誰發金液徒
堪薦千載空桃花秦人深不見東溪喜相遇貞白如會面青鳥
來去閒紅霞朝夕變一從換仙骨萬里乘飛電蘿月延步虛松
花醉閑宴幽人即長往茂宰應交戰明發歸琴堂知君懶為縣
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李商隱
淪謫千年別帝宸至今猶謝蕊珠人但驚茅許同仙籍不道劉
盧是世親玉檢賜書迷鳳篆金華歸駕冷龍鱗不同杖履逢周
史徐甲何曾有此身

張員外好茅山風景求為句容令作此送 徐 鉉

句曲山前縣依依數舍程還同適勾漏非是厭承明柳谷供詩

景華陽契道情金門容傲吏官滿且還城

晚憩白鶴廟寄句容張少府

全前

日入林初靜山空暑更寒泉鳴細巖竇鶴唳眇雲端拂榻安某
局焚香戴道冠望君殊不見終夕凭欄干

題白鶴廟

全前

平生心事向玄關一入仙鄉似舊山白鶴唳空晴眇眇丹沙流
澗暮潺潺嘗嗟多病嫌中藥疑問真經乞小還滿洞烟霞互陵
亂何峰臺榭是蕭閑

題茅山胡道士琴月卷

宋江賓王

皎皎松上月泠泠手中琴一彈颯靈飈再彈驅層陰鏗然發清
響窅昴延餘音流光復徘徊空林轉蕭森象器無乃泥天人諒
何心邂逅若有得俯仰還自吟太音寄寂寥內景涵靜深山空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吳

夜將宴微露沾衣襟

三茅秀色

明趙欽

萬里江南見此山三峰高插五雲間烟嵐縹緲蒼巖窟石徑縈
迴碧樹灣雨過洞前龍出沒月明壇上鶴飛還神光熒熒沖霄
漢疑是仙人夜煉丹

九曲清流

張昂

一派泉源出化工縈迴九折妙難窮雪浮水面蒼龍白花落波
心翠帶紅鼓柁不通漁父艇流觴堪繼古人風幾回我亦航行
樂笑舞婆娑月影中

崇明古塔

施倫

浮圖高聳梵王宮八表分明眼界中五夜銀燈輝佛日半空金
鐸響天風門開面面無塵入欄遶層層有路通幾度躋攀臨絕

頂此身渾訝出樊籠

青元丹井

王韶

洞天迥寂無塵埃仙翁鑿井連瑤臺碧梧葉落秋屢易紅桃花
發春幾回金丹煉就光射日玉液瀉來香滿杯何當一服生羽
翰遨遊八極登蓬萊

絳嶺樵歌

落華遇雨湖水紅湖上湧出胭脂峰伐木聲穿白雲裏放歌調
起蒼烟中暮阻哀猿嘯空谷曉驚宿鶴飛長空兩三互答自成
趣爛柯却笑尋仙蹤

秦淮漁唱

呂霖

湖長通津白下連放歌漁子興悠然數聲欸乃遙歸浦一曲滄
浪謾扣舷響振碧山凝暮雨笑歌黃帽破晴烟幾回聽斷江村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辛

路水滿蘆花月滿天

義臺秋月

樊安

稜層臺石倚高坡分得貞元雨露多陳跡縱教人世改穹碑不
為蘚苔磨嘉祥會應靈芝產孝義重徵太史歌俯仰乾坤秋一
色永留清譽伴嫦娥

善橋夕照

兵戈誰料格渠戎自是良心感易通魯地昔推高義少容城今
喜令名同秋風古道遺殘碣落日晴波浴斷虹人世已非陳跡
在不堪惆悵思無窮

九曲溝流

戈鎬

句曲城東路春溝九曲長煖香浮淺草新綠蔭垂楊自作迂迴
勢都非一鑑光透迤如兔窟盤屈似羊腸蛇陣縱橫起龜紋宛

轉藏游魚難作隊浴鷺不成行已訝窺眉月仍愁照鬢霜無因
翻錦浪有意導銀潢派接秦淮水波涵雨露香尋源如可到細
得見微茫

嘉瓜詩

劉儼

惟皇受命車書大同既庶何加重穀務農孰守孰宰龔魯同升
化及物類自色自形瓜有嘉實並蒂盛容視彼眾產大有逕庭
圓如合璧堅並蒼瓊若擬其大豈直楚萍郡進於帝帝曰爾能
其應在民其獻則誠自時厥後乾清坤甯亦有張氏有孫在公
百世其承匪士則農

又

吳節

維瓜之戩縣縣奕奕滋之培之是崇是碩
維瓜之異二氣妙凝於昭皇祚維休維禎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至

樂彼句容瓜戩啍啍動之斯和福祿是總
樂彼瓜邱有駢其實以享以祀子孫千億

謁季子廟

何仲禮

廟貌堂堂歲月深驅車此日一登臨脫韁喜遂生前志掛劍難
移沒後心骨掩千年雲樹合碑題十字蘚苔侵椒漿奠罷情無
已獨立東風賦短吟

咏興教寺前大樹

莊景

杏壇風雨有桓魋此樹能容老翠微夢裏幾番全是幻人間萬
事果誰非繁陰蔽日三千界黛色參天五十圍我欲南堂借斤
斧不勝三匝繞斜暉

同縣尹李公登塔

湯鼐

寶塔峻嶒倚碧空偶來登眺寄行踪萬家閭巷周迴內百里山

河咫尺中靜愛清虛喧鐵馬忽驚幽僻起蒼龍乘風絕頂應須到不爲留題與自濃

登盡浮圖已在空此身疑是躡仙踪上方天闕欄杆外下界人家烟霧中絕頂孤危無鸛雀中心蟠屈有蛟龍嫦娥訝我來何暮賜得金莖一滴濃

游彭山菴

張軌

隱隱禪關隔茂林塵飛不到薜蘿深野花繡地供幽思啼鳥當牕雜梵音曲徑斜通流水澗閑門遙對白雲岑何年脫屣重來此共結菩提一片心

登白石山閱仙跡

陳沆

乘閑縱步登危峰凝眸俯視仙人踪我欲題詩寄岩石還疑歲久蒼苔封酌罷村醪欲歸去醉中不記來時路惟聞幽鳥啼一旬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五

聲山花滿地無人顧

雲潭道中

虞謙

十日江南雨今朝喜放晴澗泉清可汲沙路軟堪行谷暖禽聲媚風微柳絮輕前途問樵子咫尺鳳皇城

望駒驪山

朱稔

駒驪倚天外樹色畫蒼蒼相去渾如近纔行便覺長霧深常隱豹石臥未成羊幾度凝雙目吟餘思渺茫

登妙雲院閣

吳寬

義和寺裏晝深沈蓮炬檀烟院院春今日荒涼無覓處止餘危閣鎖秋陰

歸自金陵宿白土

唐順之

長路緇塵欲上衣暫投客館亦如歸不因野老來爭席豈解山

人久息機

句曲立春

黃省會

寂寞留山縣天回大地春東風生旅館吹共故鄉人

仙人橋

冒愈昌

片石凌空此石梁鞭山猶自說秦王華陽咫尺神仙宅不似蓬萊祇望洋

自句曲至茅山

孔尙萃

村村郭外事農功一望三峰隱現中佳境漸增疑食蔗驅車迅發擬凌風溪縈籬落松杉古嶺接烟霞島與通耳畔微聞天籟發恍然笙鶴過崆峒

登大茅峰

仝前

羣山環拱獨高驤殿閣崔巍最上方縹緲香浮通顯氣熹微練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至

白見江光雲來大地波成海日映懸崖紫間蒼雷雨移時空際奮神龍池畔忽飛翔

古隍行

朱南強

茂林修竹恆蒼蒼畦繭晚芷騰幽芳鬱葱佳氣藹禎祥小小一村名古隍屋西有山名虎耳東流挹挹長溪水三峰筆架卓面前背後駒驪翠屏倚遶簷數頃祖遺田儘可容儂耕曉烟摘山釣水美且鮮南牕笑傲北牕眠三餘祇把子孫教不俾趨炎競浮躁先於道誼後文章事長謙恭事親孝桑麻芋栗小園收社醞茅柴逐旋芻但得官清徭役省此生温飽復何求

夜宿茅山

居仁

華陽一入遠塵氛便覺仙凡兩地分聚散烟霞隨處變疾徐鐘磬隔林聞猿來洞口啼殘月鶴到松梢踏破雲掃石焚香尋羽

士夜深相伴禮茅君

送人歸句容

高志

纔喜逢君又送君，鄉心十倍惜離羣。
歸期正及冰初泮，別路俄經日已曛。
渺渺風波迎客棹，依依江樹閣春雲。
家山到日應相見，黃鳥東風處處聞。

送子從征

陳勉

玉花驄寶雕弓，肩戈擐甲行。恩恩兜鍪揀，勇向前去挺身突出。
參元戎元戎曰壯士，狀貌何其雄。丈夫有如此唾手成奇功，吾兒事親素云孝，當知報國尤在忠。腰間寶劍始離匣，秋水灑灑光搖空。只今年華才弱冠，電掣岩下睜雙瞳。陣前擬斷渠魁首，草染刃血郊原紅。明過番陽重回顧，句容縹緲江之東南。昌在望，應咫尺。金湯深固郡方同，雄樓傑閣倚霄漢。民物秀異天所鍾，王師自出大江右。城狐社鼠皆潛踪，楚山漢水只依舊。太平深喜無戰攻，來年二月秦淮路。望汝歸帆乘便風，伯勞啼處百花媚。一統山河錦繡中，從斯萬物皆得所。憂心不用恆忡忡，父慈子孝遂天性。滿家和樂無終窮。

季春遊驪山

陳灝

諸峰羅列引兒孫，約伴登臨載酒尊。
正惜春闌開飲興，又經花落惱吟魂。
雲連澗谷高低路，樹遶郊原遠近村。
半醉半醒天不管，任他明月自黃昏。

遊茅山

張理

路入三茅面面通，短筇隨步閱仙踪。
蒼苔白石新成舊，嵐氣烟光淡復濃。
古洞陰崖深杳杳，雄樓傑閣並重重。
幾回欲問長生訣，未卜茅君肯見容。

成化改元仲春祀丁詩以紀之

張珂

奎壁熒煌拂曙流重門洞啟薦珍羞寶爐香裏陳籩豆銀燭光
中拜冕旒五德接人輝日月萬邦隨處祀春秋自慙韋布叨陪
獻敢負宮曹禮遇優

別業詩

戎省躬

幽居渾似灑西東景物無邊趣味濃
遶屋按藍流一水迎門臨
畫寫羣峰林間金影月
篩竹澗畔琴聲風弄松
只此可爲悠遠計儘教人世喚痴翁

按古隍行起至別業詩止共八首由容山鍾秀集中選出
集係笄江上家藏本其首卷目云自唐至明詩人共二百
六十七家選詩一千四十餘首可謂富矣今僅存殘編一
二冊復缺略失次不能觀其全美亦聊存此數首以爲前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蓋

人之碩果耳

同孔人初社長重過茅山巧石亭感賦

王祚明

烟雲簇擁到蓬邱二十年前此勝遊
袍笏已經新制作嶙峋不改舊風流
山靈骨相從來幻地肺儀形分外幽
好謝諸君足清興殷勤竟日共夷猶

小游仙八首笄江上邀宿乾元觀同作

孔貞運

五雲不動日當空碧眼平瞻華與嵩
藉得珊瑚海外枕承恩高臥禹餘宮

桃源一撮自成村浩蕩乾坤合有門
童子採真攜手入巍巍帝子一何尊

渴藉雲英進紫霞瓊樓十二正開花
仙人竊笑長門賦誦得南華又法華

天雞喔喔集仙才九奏鈞天闐闐開十二星辰齊下拜恭惟象罔得珠回

亭亭碧柰歷千春綽約羣仙過幾巡笑指穿花雙蛺蝶蘭香下嫁作車輪

碧桃花下赤欄前爾汝何妨鶴髮仙下界塵埃衝四角中央金內獨無烟

著書纔罷即高眠未覓丹砂骨已仙休訝文章還太麗羅浮風雨自年年

仙童一例食黃芽紫府書名未可誇煉就熊熊雙白眼三千年過看桃花

寓辭

全前

黃麻名列事全非隻手匡扶心獨違半壁江山狐鼠亂指馬阮輩一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美

天風雨蕨薇肥忠魂應共山陰語山陰劉念臺亦不食死大節繇來汗簡

輝太史輜軒從此去為余憑弔首陽歸

按此詩文忠公于弘光時不食而死作此絕命前志未載今採入以見忠貞之不可泯也

恭紀

國朝 笄重光

聖祖南巡

駕宿東長巷

句曲城東紫氣屯回鑿午夜宿農村只今四海為家日不遣兒童避至尊

山中種梅歌

全前

孤山處士久不作華陽散人意寥廓時平敢上治安書白賁邱園甘寂寞纓圃編籬自種梅聊向松間結孤閣閣中一榻空如

水唯有家傳圖與史客來掃地共焚香烹得園葵生事已今春
雨多花放遲二月中旬蕊乍披酒邊不見蜂蝶至林間幾樹聞
黃鸝人生行樂須及早紛紛年少成枯槁花開轉眼見花殘零
落臺堦風自掃花落還再開春去仍復來人老更難少莫負花
前杯酌酒勸花心何哀折花在手空徘徊丹跼綠萼參差放遊
絲暗逐春風颺欲開未開朱門深流雲亂綴新枝上清音歷歷
響朱絃佳實調羹入鼎鮮春向百花頭上發自比松筠節操堅
歲歲雪霜寒獨耐肯隨桃李取人憐

憩定水菴

叢大爲

洞天遙指碧雲涵縹緲其如勝未探鞅掌已知違鹿性折腰又
復向龍潭攢峰簇湧長江渙曲徑幽通定水菴最愛林筠資坐
嘯偷閒於此話瞿曇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七

不緣于役出城闔曠望何從得趣新巖石恍尋三徑夢澄江堪
浣百年塵桂英濯月秋偏好梵響迴潮夜倍親鏡牖頻搖寒玉
綠琳瑯佳氣拂涼茵

河口小憩還龍潭

全前

三更臨河口乃抵玉泉寺叩扇出燈火靜聞旃檀氣衲子坐深
宵揮談清不寐曉訊天寧洲官舶從未至攬轡謀西馳馬前哀
垂涕問若胡爲者役田被水漬頻年罹斯災今更無遺穗不見
村墟前滔滔尙滿地跂彼登場人嘻笑拜天賜余乃得縱觀惻
然動咨喟驅車經昨來秋光搖碧翠江干聳奇石緣崖蔭薜荔
行道當遊山所獲已多異況乎軫民艱省歛亦吾事

積金峰

胡虞允

萬仞巉巖紫翠森三峰隊裏矗高岑中天不斷山浮玉疊石渾

疑地積金

葛仙祠

孔之允

城隅風土清如陌烟塵不入神仙宅祖孫蛻去蓬山客肖像祠
中無乃迹丹砂留井光猶赤幾千年事同朝夕當垠銀杏陰森
碧晨興霜滴疑玄液抱朴一書真秘籍箇中消息誰能釋仰止
先生增跼踖參觀太極須周易藥宮去此億萬尺道士莫教腐
鼠嚇

良常洞

胡岳

秦皇恣遊歷轍跡遍遐荒駐蹕句曲山慨然稱良常山頂裂石
罅曲磴於中藏嶙峋俯幽森杳冥帶深長暗捫厯數折忽得一
鏡張廣容百人坐四壁巉巖裝山空地有室石穿天入光異境
駭世眼洵哉愜始皇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五

石龍洞歌

仝前

行天莫如龍作雨滋萬族變化無端倪風雲隨閃倏神龍行天
亦行地句曲山中形宛寄怪石為鱗洞為口巖巢飛來壁立陡
窈窕幽深不可探激浪奔濤終古吼青天谷底老龍吟白晝山
根怒蛟走吞吐烟雲百態呈變化神奇萬靈守巨靈不是豢龍
子劈石為龍何代始天開地闢石已生水激泉鳴龍不死噫嘻
石化為龍龍吐泉天帝有意開奇緣只恐一日乘風雲而上天

題崇明寺藏經院李文定公玉帶樓

仝前

絲綸翰墨映奎躔元輔勳巍賜玉懸意報名山謀重鎮特留高
閣倚諸天瑤華彩射珠林燦瓊藥光搖寶塔妍貝葉金章同不
朽嘉名千載羨韋賢

巧石亭

江五岳

怪石劖雲根礙雲錯如峙天矯鬪蟠螭玲瓏舞鹿麕削鬼詎能
工精靈宿所削友茲敦石交煮可忘年齒我心亦匪石欲拜徒
倚徙何當見初平叱之盡皆起

庚寅臘月開牡丹紀異

王晉新

誰擬名葩背暖看俄驚春艷復秋殘但聞盛夏催榴火幾見窮
冬綻牡丹未信花王獨遲暮翻疑富貴亦孤寒東皇何自無張
主忍令芳叢寂倚欄

喜客泉

全前

叢珠滿泛喜相尋互古泉邀客到今卽我高山初借步盡人流
水幾知音不開冷面韜生趣但躍天機寫道心此外江河誰與
語仙家翻忍聽浮沈

次施淑韓見南閣卽事原韻

張芳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堯

樊圃會非綠水園披襟望遠息啾喧伊人愛客無塵狀季子稱

詩有夙言

三年前有見示佳什

書閣吟留烟月晚茗甌香散午風暄荷錢

鋪翠新鸞滑村跂高蹤未可諉

清標豈但企文園想見忘憂託樹萱校獵上林占中雋藏書東

壁賞藥軒

時廣文將舉七藝會

玉壺冰映干江月金井涼生九夏暄寄語

草廬聞問闊幾時裾袂倚風諼

題登喜樓詩

張 禮

眼底勞人未識津息機堪作指迷人桃源自覓閒中境槐國休
譚覺後因書帶漸長霖雨歇酒筒新卷晚香親城隅十畝能容
懶桑者行過盡比鄰

前題

施 愈

世境嘲啁不可聞琴書深度足怡雲焚香拂塵輕塵散研露箋

經宿霧分竹嶼儘容安鶴夢花溪好自狎鷗羣涼生講席炎威
卻請益頻來莫厭勤

按菴喜樓係前輩張鹿牀先生築樓在縣治華陽門內竹
樹池塘密邇城隅樓上菴喜匾額係先生親筆至今尚在

城東橋

高世傑

城東長橋歌踏踏別墅遊人倚高閣自來曲水繞容山直到橋
頭烟柳合城中有人臨曲潭欲排綠雲叫聞闔橋頭老人種桃
花春風吹來攜酒榼使君逸致寄園東酒興詩懷招客同記得
高吟罌粟句醉歸扶倩侍兒紅春去秋來今幾年老人常歎落
花前催歸白髮茱萸酒九日登高更可憐

和張鹿牀紫縣書屋歌

駱鳴騶

先生書屋紫縣名紫縣書屋舊時營書屋幽深臨委巷積書萬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奉

卷花相向先生坐袖把卷吟騷人詞客話清新高歌一曲浮大
白倚欄如逢楊太真余雖未獲歷庭前鶯啼花發心自偏構屋
數椽不嫌窄風月無邊作休息金風颯颯老人來題詩臥倒西
牕側耆英洛社集高軒何羨石家金谷園

觀大泉寺唐碑

全前

鑄年猶自紀開成披讀循環骨暗驚顏氏子傳能捨宅

寺為邑令顏氏

捨宅惠能僧不懺前生

惠能主僧也

泉聲帶雨流荒址苔色隨碑傍古

城

碑舊在崙峰下寺廢移置城東崇明寺

舊館於今蕪沒矣

茅山下有陶徵君舊館壇碑今不存

居

人空憶六朝名

井銘詩

江砥

句曲山城茅山下城根古井瑩古瓦石欄有字類二王前人未
識誰書者眼昏石老點畫蝕口誦意惟指空寫前存天監十三

年後存茅山道士作亭也中間數行不成句反復玩味不能捨
細觀酷似陶貞白較瘞鶴銘同瀟灑世間僞本錦爲囊好事競
傳充典雅可憐遺此荒城根歲歲頻增風雨痕相看不覺聲欲
吞千秋金石誰能存

花磚詩

張效齡

當年扈駕渡南方卜築茅洲古潤鄉里號戴亭綿世澤公封壯
武慶家祥千秋水映巨川月萬玉風凝博物芳始信根基傳奕
葉花磚早已著咸康

義臺秋月

仝前

青臺迥出白雲回三紀焚心罔極哀皓月乍懸飛鳳嶺彩芝特
聚臥龍堆靈通帝座徵精意瑞兆貞元敕義臺木碣直同天地
老千秋令望重南陔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仝

喜客泉

施愈

泉沸丹崖竹樹依尋幽偶一款荆扉潛蛟煦沫珠璣湧游鯉翻
波玉尺飛細浣春紅梳石髮冷涵山翠漾雲衣勞勞誰是閒情
者喜客多因客到稀

東郊勸耕

周應宿

布穀鳴三兩聲昨宵破落黃梅雨布穀今朝啼更清牀頭穀種
留五斗歲歲收成可熟否各種鄉名異稻梁辨明種色新來婦
東家新婦著紅裙問說今年逢二九妾家積祖習犁耕百穀能
名不嫌醜田頭酌罷新白酒細切蒲絲並綠韭少農播種老農
嬉囑咐兒童種莫遲小暑芒種多良時好風好雨年年足落到
霉天蠶自絲

勸織

仝前

促刺促刺男欲耕田女欲織石田不毛莫上倉空杼無絲枉太
息生來多受父母恩寒時得衣飢得食世間不少金閨兒慣竊
餘香度白日五更雞唱爛晨星英雄早起持弓立一箭正射雲
中雕得意忘歸奄朝夕君看一日復一日多少青春容過客
己未麥秋告成鄉民報五歧瑞麥坐明倫堂拈示諸生

全前

顛顛華陽令蕭然食藿藜臺空秋月落

唐張孝子廬墓三十年每逢八月望夕風雨不

侵月色如洗勅賜義臺

碑臥夕陽低

茅山路上有華

壑隱蛇龍

動松平風雨齊五歧占瑞後珉石待留題

歸緒二律

全前

官罷論文轉自慙暗將舊景細推探笙歌社酒家家墓荏葦山
桑葉葉蠶耕犢帶犁出垞北秧船和雨放湖南年來不慣山陰

句容縣志

卷十

藝文志 詩

全

道只說鄉村事未諳

閒來夢到卽鄉居八百湖山風俗書密竹連泥生玉版輕醫候
堰出銀魚爲耽清話留家釀不謝殘羹佐小蔬自是寒儒風月

處蒙 恩歸臥樂蘧蘧

留別華陽紳士

歸去華陽客路迢一湖秋水木蘭橈茅山道士如相問人在南
塘第五橋

句容縣志卷之十終

